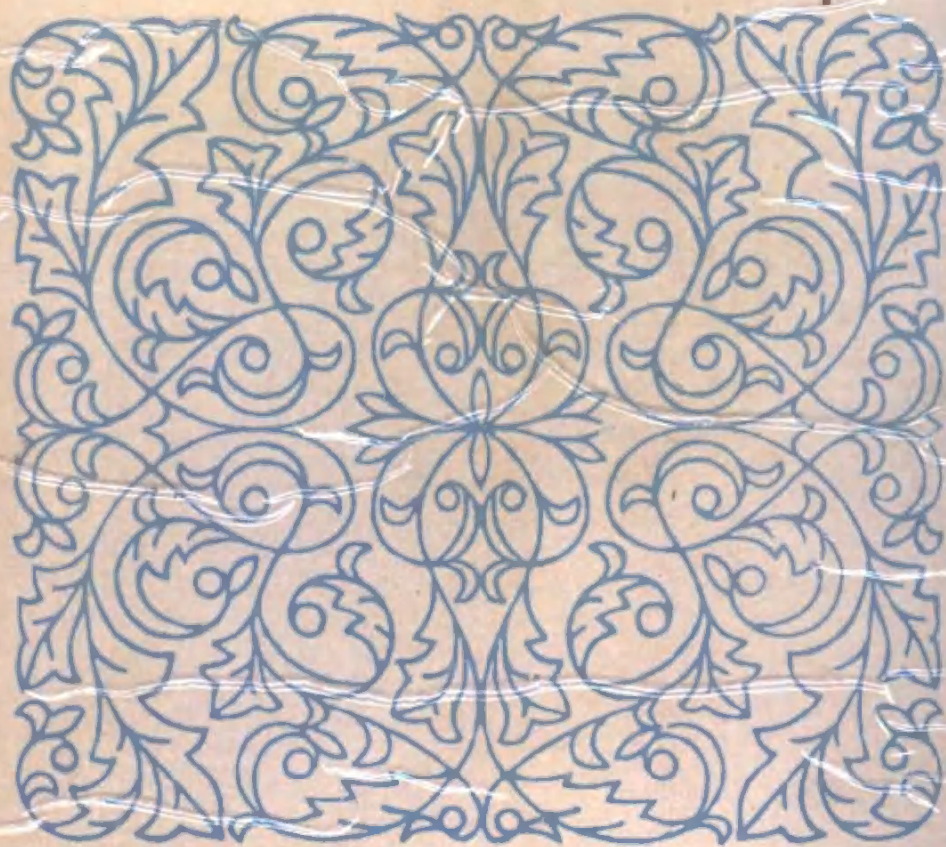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94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94 ·
綜合類
國

春覺齋著述記

貞文先生學行記

林氏弟子表

畏廬文集

畏廬續集

畏廬三集

畏廬詩存

朱義胄述編

朱義胄述編

朱義胄述編

林紓著

林紓著

林紓著

林紓著

上海書店

畏
廬
三
集

林
紓
著

畏廬十七小影



紆以何物而放放膽而著書以少任氣人目為狂
且以若自媿謬託迂儒名為知止而好名之
心躍如名為知足而淫蕩之心濫如為止欲為子
孫歛吾初以姑孫之而為其有得輟筆華寧
與居春心以魚村德如舍室無江此鄰何甘焉
與孫子孫有初室以清靜

畏庵老人自題明年七十



序

集之有序所以助傳也畏廬之文每一集出行銷以萬計且所著譯百五十種都一千二百餘萬言久已風行海內自不待助而傳余又不治古文辭更何足以傳畏廬乃畏廬必責序于余者蓋深念吾伯兄媿室先生也伯兄爲畏廬執友日以道義相切劘畏廬每就一文必商之伯兄時以一句一字之爭斷斷無已方畏廬初集出時伯兄已前卒畏廬以不得一序恆引爲深恨今三集告成畏廬乃以不得于伯兄者轉而及余余何人斯豈足爲畏廬輕重顧念畏廬行年七十又三精健如昔自言少時博覽羣書五十以後案頭但有詩禮二疏左史南華及漢書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書

矣其由博反約也如此而敘悲之作音吐悽梗令人不忍卒
讀蓋以血性爲文章不關學問也集中敘余家先德甚詳其
哀悼吾兩兄之文章語語出于肺腑余不知文故但述吾兩
家之交誼以歸之畏廬畏廬其許我耶高夢旦序

畏廬三集

目錄

腐解

述險

左傳擷華序

鳳岡劉氏族譜序

慎宜軒文集序

雙忽雷本事序

同學錄序

拜菊齋詩序

百大家評選韓文菁華錄序

鹿邑徐尙書奏議序

守岐日記序

謁林日記序 法區郭休君著

書昌黎處州孔子廟碑後

贈金生錫侯序 此稿久遺竟得補入

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

送正志學校諸生畢業歸里序

送魏君注東奉使比利時序

贈張生厚載序

贈李公星冶序

壽公六十壽序

石顛山人傳

王灼三傳

丁鳳翔傳

宋牧九先生家傳

陳墨莊先生傳

昭武上將軍姜公家傳

吳星亭將軍傳

許節母張夫人傳

南昌楊君若臣家傳

王烈婦傳

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

與唐蔚芝侍郎書

答姪肅鴻書

答徐敏書

答甘大文書

上陳太保書

止園記

清朝議大夫花翎三品銜湖北試用道玉邑張公配顧淑人合葬墓誌銘

清善士唐先生廟碑

清廣州教諭李君墓誌銘

清榮祿大夫江西廣信府知府二品銜安徽候補道閩縣李公墓誌銘

清林文直公墓誌銘

清中議大夫翰林院檢討前新疆道御史梅陽江公墓誌銘

清奉直大夫學部主事閩縣周君墓誌銘

林夫人墓誌銘

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

清誥贈奉政大夫胡君嵩高墓誌銘

阜陽王公墓誌銘

清中憲大夫署潯州府知府陽原井君墓誌銘

鄞縣曹蘭彬生壙銘

清奉政大夫贈封中憲大夫花翎同知銜候選府經歷若谷李公墓表

清修職郎訓導徐君墓誌銘

馬遜庵生壙銘

清處士甘君紹堂墓誌銘

宋母張夫人墓誌銘

清中憲大夫邳州知州東麓王公墓表

清贈奉政大夫東鹿李君墓表

清武德騎尉晉贈奉政大夫候選守備晰庵李公墓表

清安州馮先生墓表

屏南徐君霞軒墓表

清處士可園陳先生石表辭

禮園記

汕潮林氏建立太師公廟記

山居課子圖記

九謁 崇陵記

番禺梁文忠公種樹廬記

風雨恩勤圖記

理耕課讀圖記

秋室研經圖記

泊園記

六合十齡童子賊中尋弟記

南湖舊隱圖記

黃笏山先生畫記

潛廬記

蘇園記

致遠亭記

箴宜女學校碑記

遯園記

御書記

記雁宕三絕

祭丁和軒文

公祭江杏村侍御文

祭林文直公文

祭沈敬裕公文

祭高子益文

清番禺梁文忠公誄

奮曾李先生誄

冒母周太夫人誄

井序

告嚴幾道文

張太夫人誄辭

高子益哀辭

陳太保壽文

文用駢體附錄集末

畏廬三集

閩縣林 紆著

腐解

蠡叟者性既迂腐又老而不死之人也一日至正志學校召諸生而詔曰嗚呼世變屹矣僊悖昌矣聖斥爲盜矣弑父母者誦言爲公道矣俗固憊耳然何憊愉者之多也吾方懔懔然憂其漸而不知變也彼方詛詛詬詬以余爲狂悖而悠泛也嗚呼余將據道而直之耶抑將守吾拙坐而聽之耶將息吾躬而逃之窮山耶將泯吾喙而容其詆譭耶將和光同塵偶彼斯濫耶將虞吾決脰洞腹而與彼同其背誕耶諸生其爲我析之語未竟有笑於座者曰迂哉先生此何時耶噬聖而牙吻張哮道而聲名揚騁私崇怨者財張王醜言怪節者方披猖撓螻既肆孰訟其枉崖檢盡去始成爲放先生固爲衛道然譁起而攻先生者且以爲淺衷浮表而某人容也獷暴陵縱而行此洶洶也以腐爲正莫悉時趨之所從也仲尼何才聽之衰冕而端拱也錮數千年之聰明者孔邱也剪暴夷兇剗彼輩之深仇也聚無數之青年而從之冶遊驟萬年之道統而肆其盲求先生踽踽涼涼無輔無儔而曰吾惟時之救而乘險抵巇者方將以先生爲戎

首且羣起而掊之先生胡儼然開關而致寇先生啞然而笑曰汝胡言之怯也墨突弗黔篤於匡時而孟子疾之楊子惜毛弗利天下苟害天下毛亦弗拔而孟子黜之老言曠而冥佛言幻而深韓愈乃攘老而闢佛楊墨弗老匪獸匪禽而孟韓攻之若束溼焉然則悖倫侮聖者當益爲孟韓之所急予乞食長安蟄伏二十年而忍其飢寒無孟韓之道力而甘爲其難名曰衛道若蚊蚋之負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我者將爭起而吾彈也然萬戶皆鼯吾獨嚶嚶作晨雞焉萬夫皆屏吾獨悠悠當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爲牛則羸胡角之礪爲馬則驚胡蹄之鐵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嘗爲之子耶巍巍聖言吾不嘗爲之徒耶苟能俯而聽之存此一線之倫紀於宇宙之間吾甘斷吾頭而付諸樊於期之函裂吾胸爲安金藏之剖其心肝皇天后土是臨是監子之掖我豈我之慚

述險

余恆告諸子曰恆人怙過天或恕之憫其愚也君子怙過天有時或殛之怒其知過而憚改其冀人爲善者將絕望焉余少而知懼畏天之心與年俱增然天之所以赦予者亦至其說險也

或爲人所不測隨處若有神鬼陰相之卽予亦莫可自解則僅能歸之于天而已同治庚午余十九歲府君疾自臺灣歸時家橫山屋小左廡僅能容榻一几之外常側行而就榻旣以正寢奉府君余及室劉孺人遷左廡侍府君疾四更歸寢遲明起齒震震作聲孺人猝問亦作死灰色相嚮不能發語蓋火發燈鎔板壁洞可徑尺四週已炭然去余帳僅盈尺乃不爇而自滅余二人祕之不告母太孺人防驚及府君嗚呼果不測者余夫婦不足惜府君奈何越十日府君疾革余恃有幼弟乃露香檣賴告天請以身代不驗旣遭憫凶遂病肺日必咯血或猛至者盈盃矣積十年大小十餘病病必以血醫言肺痿矣不可治越戊寅乃不藥而愈貌益豐其主死之醫見乃赫然不信吾之尙生也嗚呼十年處險病之中其視一夕幸脫于火者爲何如謂非天能至此耶丁酉母太孺人癯癯于喉際旣晞洞見其咽醫言血且大崩潰時余夫婦侍疾已經月矣不審爲計則起五更熬香檣賴于庭而出沿道拜禱至越王山天壇之上請飭其科名之籍乞母以善終勿使頸血崩暴以怛老人如是者九夕第四夕盛雨及之余堅伏雨中不起從者以蓋庇余斥去之夜寒鷗鳴于樹間從者股慄余憂火中炎木棉之裘盡溼乃不自覺十

月二十七日母孺人逝幸不見血余伏榻下經時不能哭蓋此時一心感天幾不知余母之舍余而去也居喪之六十日余夜祭太孺人罷哭歸苦心忽跳動作響二目昏黑自謂死矣已而小蘇醫至言心房且因悲而裂余曰否不孝之人無此至性不足憂也然亦病眩暈至六年而止嗚呼以上所述述一身之險耳至吾珪子之險有相髣髴者珪之宰大城也衙齋之椽小如兒臂以滲漉之故則積土以增之土積可二尺許而兒臂之椽不能支也且陷忽兩穉孫闕于門外珪怒起斥之去牀不十武椽折千斤之積土立下几榻皆碎珪得無恙又大城產河豚珪甘之越日必具一日得五河豚珪方聽訟廚子私烹其二食之立死而珪不與焉嗚呼天相予躬乃並及其子意欲余長葆其畏天之心故用是以警之不知余感恩深畏念篤雖不之警而警心未嘗一日忘也辛酉二月余戚周太史女孫病猩紅熱死家人奔避都盡太史夫人挈其一子一孫至余家越日皆大病醫言不去之且濡染及人時余家上下幾三十人余毅然曰周氏之室空矣驅此病人是置之死地吾不之忍雖得禍甘也周之子孫相次愈而余子女及孫病者七人既起復仆第六子璫及幼女病且殆凡四閱月余醫藥之費幾及千金幸皆無恙余

仍長日讀書作畫若無事然余已嫁之女及諸姪皆極憂憤余徐曰爾自行孝余自信天無傷也夫行險徼倖小人事也顧小人爲私而行險余則爲義而冒險其幸無事者蓋當禍時無一中悔之心氣壯而神完邪沴或從而辟易然唯余畏天至故冒爲之子孫果不及余者則慎之勿以身試險也因作述險示之亦以堅勵其畏天之心

左傳擷華序

紆按三傳之列於學官者左氏爲最後出然而公穀二傳已爲老師宿儒所寢饋其治左傳者至杜元凱始尊爲不刊之書且謂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此邱明之志也其推獎左氏至矣蓋其崇左之心以爲膚引公穀適足自亂似蔑視二傳爲不足重輕善乎宋朱長文春秋通志之序言曰孟子深於春秋惜不著書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史盡得諸國之史故長於敘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經要亦互有得喪實則精於公羊者董仲舒平津侯也精於穀梁者劉向也而左氏之得列於學官實劉歆買達之力乃其篤好咸不如杜元凱元凱之心醉左氏謂其能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

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真能徹左氏之中邊矣鄙意元凱此言不惟解經已隱開後世行文之塗轍所謂先經者卽文之前步後經者卽文之結穴依經者卽文之附聖以明道錯經者卽文之旁通而取證試觀蘇穎濱非宋之古文大家耶然有春秋集解之著雖因王介甫詆毀春秋故有此作余則私意蘇氏必先醉其文而後始託爲解經之說以自高其位置身在尊經之世斷不敢貶經爲文使人指目其妄但觀蘇氏之敍集解述杜預之言曰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味以上所云則余所謂元凱之言隱開後世行文之塗轍不信然耶夫文家能優柔饜飫則古書之足浸潤吾身者已自不淺葉夢得斥穎濱謂左氏解經者無幾且多違忤疑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此言非知穎濱者也以解經論公穀之文經解之文也以行文論左氏之文萬世古文之祖也唐陳氏岳作春秋折衷自述曰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夫記當時之事而文之則已以左氏爲文家矣僕恆對學子言天下文章能變化陸離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左

氏之文無所不能時時變其行陣使望陣者莫審其陣圖之所出譬如首尾背馳不能係縲爲一則中間作鎖紐之筆暗中牽合使隱渡而下至於臨尾一拍卽合使人奮然不覺其艱瑣反羨其自然者或敘致一事赫然如茶火讀者人人爭欲尋究其結穴乃讀至收束之處漠然如淡煙輕雲飄渺無迹乃不知其結穴處轉在中間如岳武穆過師元帥已雜偏裨而行使人尋迹不得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爲全篇關鍵而不得其出處乃於閒閒中補入數行卽爲其人之小傳位置恰好如天衣無縫較之司馬光之爲通鑑至敘補其本人之地望族姓於無罅隙處強入往往令人棘目相去殆萬里矣又或敘戰事之規畫極力敘戰而不言謀或極力抒謀而略言戰或在百忙之中而間出以閒筆或從紛擾之中而轉成爲針對其敘戰事尤極留意必因事設權不曾一筆沿襲一語雷同真神技也其下於短篇之中尤有筋力狀奸人之狙詐能曲繪而成形寫武士之驍烈卽因奇而得韻令人莫可思議僕亦不能窮形盡相而言之當於逐篇之後細疏其能讀者自於故紙之中憬然侈爲新得庶幾不負僕之苦心矣

鳳岡劉氏族譜序

漢之鄧氏有官譜應劭有氏族篇晉宋齊梁以來有百家譜除官者有百官譜皆私家書也唐太宗始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則姓氏之譜又成爲官書矣然而孝子順孫无不重其家譜以家譜不修則昭穆之世次無考故或宦成名立必急急于此茲者吾友劉資穎以鳳岡劉氏譜見示屬余序之夫劉氏譜之最古者無如劉子玄所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劉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諸劉出楚孝王閼曾孫居巢後不承元王按據明審今此書不可復得據劉氏支譜則但云先世諱存者以唐季黃巢之亂率其子姓入閩其上無詳焉若果得子玄家史以覈之則光州之劉統系或可承接而得也然而鳳岡之劉固不待襲其祖烈久已蜚聲于閩矣前此三十年見劉氏八賢五忠圖衣冠奇古蒼髯而偉貌者列坐其上有烏紗絳袍兩少年則履之用之兩先生也兄弟皆從考亭以僞學之禁弗仕而仍袍笏者以曾舉神童科進士耳夫劉氏自執中先生開其源于是侍講修撰樂昌諸公咸事正學時豫章延平考亭勉齋方以理學提倡八賢者繼踵而起閩中右族如劉氏之昌古未有也至于忠簡忠顯忠烈忠定皆名被汗青獨提刑以官微不獲易名之典然而廟食百世其酬

一也嗚呼古來忠義文學之士亦自計其身之善而寧及于子孫之昌熾求食其報者然天福善人必熾之昌之永祚其嗣胤子姓旣繁則大宗之世次必使勿紊故歐陽文忠之自敘其譜謂昧昭穆之敘則禽獸之不若其重譜至矣蘇明允之敘譜則曰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譜所以作其意曰分至于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無至于忽忘焉可也觀此則修譜不惟親其先而且親其後余家自比于公後推衍至於十數萬家唐林寶作元和姓纂沿流溯源乃知林氏系出長林山而通志氏族序駁以爲無據然則劉氏之爲堯後劉子玄亦不自承而後世之稱劉氏固無一不以爲堯後也世胄遙遙必有祖始之人爲之肇子孫但能各職其職各治其行兄弟敦睦自足永紹其傳吾林氏之宗亦閩之右族也八賢九牧並著于時今爲資穎序宗譜不禁悠然共思其祖德于無窮也

慎宜軒文集序

方滄溟弇州之昌於明也天下文章宗匠若無敢外二子而立而震川則恂恂於崑山以老孝

廉起而與抗二子卒莫之勝者固不能以淫麗者蠲天下之正宗也袁趙蔣三家之昌於乾嘉之間也浮囂者羣响而和之陽湖諸老復各樹一幟爭爲長雄惜抱伏處鍾山無一息曾與之競不三十年間諸子光燄皆熾而天下正宗尊桐城焉歸姚二公豈蓄必勝之心而古文一道又豈爲競勝之具然人卒莫勝者載道之文固非絺句繪章者之所能掩也今庸妄鉅子鈇鉞過於汪伯玉哮勃甚於祝枝山用險句奇字以震眩俗目鼓其實力斥桐城不值一錢而無識之謬種和者嗥聲徹天余則以爲其才不能過伯玉而其頑敝所張又未能先枝山也吾友桐城姚君叔節恆以余爲任氣而好辯余則曰吾非桐城弟子爲師門扞衛者蓋天下文章務衷於正軌其敢爲黔黑兇獍之句務使人見而沮喪者雖湯雄氏之好奇不如是也昌黎沈浸於雄文然奇而能正蓋得其神髓運以關軸所以自成爲昌黎之文惟曹成王碑好用奇字乃轉不見其奇彼妄庸之謬種若獨得此祕用之以欺人吾亦但見其黔黑兇獍而已不知其所言之爲文也叔節家世能文爲惜抱之從孫所著慎軒文若干篇氣專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於名理是固能彌其祖矣叔節之言曰劉孟塗桐城人乃其文固未肖桐城

也余謂孟塗之文吾鄉張松寥已力諍之矣得樞城之嫡傳者惟上元梅曾亮顧其山水遊記則微肖柳州夫學桐城者必不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異也會子固文近劉更生而道山亭記亦與柳州爲近蓋旣深於文固無所不可叔節知孟塗則自知尤深行文能用其所長夫能用其所長者桐城之長也用桐城之長則決不爲黔黑兇獍之句可決矣今日微言將絕古文一道旣得通伯復得叔節吾道庶幾不孤乎因樂爲之序而歸之

雙忽雷本事序

嗚呼辛亥之去庚戌一稔耳庚戌之十一月葱石參議飲予於雙忽雷閣時新得大忽雷未匝月屬予補作雙雷之圖參議昔得小忽雷予爲製枕雷圖並記之矣今雷雙而圖一予喜其得雙也亦樂爲補之顧未朞年而遭國變予旣避地析津而參議亦淪落江左自是不見者七年此七年中長安如置棋檣網淮池人情騷擾予一置不問閉門譯書成四十三種而參議於海上亦校訂羣籍影刊宋元本叢書又彙刻傳奇劇曲集數十種亦告成丁巳春相見京師而參議之鬢絲有數莖白矣嗚呼建中興元之朝大局斃於宿奸老蠹之手朱泚李希烈可謂禍盡

惡周矣益以李懷光之叛有唐之國祚乃愈岌岌而區區雙雷竟幸存於民間猶之貞元父老之再見天日也有明及清之季雙雷竟同歸諸遺民之手然則此雙雷有終見亡國之一日矣設竟落之僉荒家則塊然兩樂器耳寧復有建中興元之感愴使見者不勝其悲然異寶之附人而傳其託身也必不苟庚戌之冬大雷雨歸參議而辛亥之秋變起鄂中已無復興元之望予知參議摩撫雙雷其悲梗又當何如參議沉博而嗜古積諸家記載詩文成雙忽雷本事一卷其間有遺逸不可迹覓者咸索而顯之於世物之聚於所好若有神鬼陰爲之合斯亦怪矣參議舊宅已屏不居閣前榆柳皆有可憐之色乃不知海上枕此雙雷者尤有可憐者在也孔東塘生于明季固有心人也得小忽雷而製爲傳奇參議自云因刻傳奇而遂得其器今參議爲先朝遺老奔走往來其傷心故國有甚於東塘之哀明故於雙雷愈形珍惜則予之所謂異寶必附人而傳其信然耶請還質之參議

同學錄序

同學之爲錄非弟子記也學子宗一先生之見遵率其言則有弟子之記今之學校爲之師者

不一人傳其學者不一事弟子同也非一師之語錄且亦非其門籍特四年聚畢四年而散識其姓名里居猶古月泉社之題名耳余蒞此校匆匆四年矣所職則發揚宋五子之學治文則宗仰八家歸於醇正之域諸生中頗有解余言者嗚呼世亂亟矣藩鎮據有分域余不之畏所畏倫紀盡數將自卽於禽獸爲可悲也近人竊據講席至尊天策金輪爲明主馮道爲真宰相卓文君爲列女之冠是張李贄之兇燄敢爲是言其於文字也復倡馬班革命之說斥孔子之道爲拘攣則倫紀幾乎熄矣余爲此懼日省省焉不敢惜其殘年爲諸生策勉俾不爲瞽說之所奪顧四年爲期至趣想諸生去此而就他校必有用吾言以自治者則雖離而仍聚矣考亭當僞學之禁屢弟子尊聞行知不必及其門余非考亭其望諸生則蔡元定也同學錄旣成諸生乞余弁言略書數語歸之其餘意則見之贈序云

拜菊盃詩序

宣統丙辰冬十月二十一日我 德宗景皇帝忌辰臣紆及臣毓廉匍匐 陵下臣鼎芬引拜隆恩殿外故事小臣無與陵祭者乃臣紆及臣毓廉幸得肅具衣冠跪澆陵樹是 先帝在

天之靈宥臣以不死之年聽大馬之戀恩臣紆臣毓廉蓋萬死不能報也是夕宿臣鼎芬之清
愛宰紆及廉咸賦詩紀事又明日毓廉將其詩自涑水寓紆讀之奇麗有光氣言情之作則巧
於紆悲古體發源古樂府或追摹昌黎琴操其流宕奔越處則穉存柳門也近來南士大昌宋
詩吾友成多祿獨不謂然紆則謂詩筆因時變遷自漁洋荔裳出力追開元然而趙秋谷馮舍
人已漸趨澀體自是以來臨川後山之派流衍至廣而紆每讀臨川後山詩亦未嘗不心醉卽
亦不知其所以然殆真樸之氣入人深也此作於二家一無所似然仍成爲拜菊盞之詩者則
自成一格不逐時趨固有其不可漫滅者在也實則詩者性情之所寓當時如宋之舒亶李定
呂惠卿蔡京兄弟父子皆負奇才其詩詎無可傳而終不傳文文山之詩時時摹仿老杜間有
臨時率然之作不盡協律而寸縑尺素人皆珍惜卽吾鄉之黃忠端文摹尙書幾於不可句讀
詩亦趁其興致人之珍惜等於文山顧不以其人歟毓廉之品之學紆所心折今其詩亦紆所
珍惜者也必斤斤繩以宋人之軌迹則謬矣今冬臣紆臣毓廉再覲 崇陵相與哭於 陵下
并袖此卷奉還彼此同爲孤臣則互相珍惜者當不僅以其詩矣

百大家評選韓文華華鈞序

紆讀祝允明罪知錄其詆韓文曰論易而近儼形蠱而情霸其氣輕其口誇其發疏躁頗疑枝山不飲狂藥何以哮喘如是已見汪伯玉詆蘇軾爲一字不通始恍然于明人質爲兩漢之過也漢人如揚馬班劉以鴻麗之作俗眼爲所震眩漠不省其轉軸關鎖之所在心醉古澤以爲儻飾以鮮榮之辭語即可倫儕于漢氏其視韓歐八家之步步皆就繩檢心病其拘而莫之屑嗚呼此祝汪終身由之所以不知其道也漢文能內轉若張平子之製渾天儀關軸處中莫究其巧明人重外而遺內故心乎漢氏但襲漢氏之皮毛而已昌黎者竟死追逐揚雄氏所爲文實未嘗貌類揚雄蓋雄文肆于賦筆而縮于法言造語重而結響堅此昌黎之所慕也而猶病其多異采則歸本于孟子孟子與陳相論並耕千波萬瀾吐茹蓄洩神化至不可方物昌黎終身用其道故其所爲文頓接若不相屬能蘊至理于不言之中貶褒弗見明文每從旁側寓其無窮之慨且因事設權每製一文必創一格近斷而遠續伏於無心而應于弗覺變化微渺若神樞鬼藏焉宜乎蟲才之不能尋迹而得也紆治韓文三十年能解韓文而不能爲韓文今爲

老無用尙集諸生講南華左史及韓歐之文每授韓文一篇輒加評語至數百言務發其覆而後已嘗語諸生韓公之文武夷之溪玉華洞之泉聲也武夷山溪每曲輒變玉洞之泉則伏流于石片之下雖繁其耳聽固未嘗得泉解此始可語韓否則未見其能韓也屬者海上六一社諸君子編爲韓文精華錄乞紆于余意豈以余爲能韓耶顧余之于韓直守藏之吏日親藏寶初非己有而頗能詳其狀至于近世自鳴爲文章鉅子者亦窮迹兩漢吐棄八家吾恆笑爲祝汪之鈍奴固不如吾藏吏之有真知而灼見也

鹿邑徐尙書奏議序

吾鄉林文忠公督兩廣時以焚鴉片事與英人忤卒爲言者所中荷戈萬里賜環之後身督全師往平緒寇乃薨於半道鹿邑徐尙書仲升爲文忠年家子繼公之後督粵與英人力爭入城之議單舸登英人兵艦執理抗辯而英人折服全粵得以無事身膺五等之封名動九閩亦以緒寇之亂督師武昌因而劾係詔獄嗚呼二公皆有大功於粵其才武均足以平寇亂乃皆不竟其功詎天心滋養此十五年金陵之通寇不假之二公之手使蕩平耶然而二公之功名垂

宇宙矣余摯友吳航李星冶所交往多河南名流一日出公奏議將公文孫崇慎意請序於余
嗚呼余大清布衣耳犬馬戀主之心至今耿耿得清室忠懇大臣遺事讀之靡不涕零况幼年
已聞公督粵之功視自稱爲海上蘇武者有同霄壤不期七十之年得泚筆以序公集何其幸
耶公外交之要言曰固不可失之操切致起崢嶸亦不得過於俯從有損國體此二語盡之矣
文忠以後左文襄之處外頗激壯見節概而幸無事者文襄於塞外用兵頗爲外人所服崢嶸
因之以弭而文忠伊犁之行卽稍操切耳公言蓋爲文忠發也至於俯從則慶邸長外務部時
外人請求恆置不答彼以爲默許動以兵力要脅則苟且承順又公疏所謂俯從也韓非子曰
弱亂生於阿言阿卽俯從而損國體之謂也公奏議中要言能洞外人之情曉之以利害察中
國之勢出之以和平外不見窘於恫喝之言內不自隕其正直之氣至平潯梧殲羅鏡指陳兵
要動中輟略蓋曠代將才也嗚呼陸宣公之經濟卒老忠州李鄴侯之功名終隱衡嶽君子亦
鑒其心而已身後終有必白之冤公果於宣統元年得開復總督原官管子曰伯夷叔齊非於
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嗚呼公之大名豈待暴於伸雪之日蓋粵人之思公雖婦

孫靡不知公爲文忠之續矧余閩人尊其先輩其念文忠亦正如粵人之念公故敘公集時不能不於吾宗文忠無眷眷也

守岐日記序

鳳翔卽周之岐州漢曰右扶風魏仍之晉爲秦國後魏置秦平郡後改岐州西魏爲岐陽隋曰岐州大業初仍爲扶風唐初曰岐州天寶改爲扶風至德仍曰鳳翔郡尋改鳳翔府明清以來皆曰鳳翔至今仍其舊也地形險徧隴關阻其西益門扼其南漢回雜處宗教旣異回之防漢恆虞待以異族而漢之視回尤輕藐而獸畜之以故日相冰炭外回一動卽煽內回回部人亦恆有入伍爲軍官者一經嘯引則劫脅其部曲以從亂故赭寇之據有吳會亂萌甫靖而關外之回燄熾矣同治初元江南盜藪垂空而餘賊竄入關中回人方曹伏思亂則爭起而應之而吾年伯友山中丞適被 命守岐中丞知兵而耐勞犯雨蒙霰力阨巖城尤能以忠義振發其士氣用智略以脫於危難嬰守固城至十有六月援師旣至重圍得解然督援師者煦煦爲仁冀賊就撫可以得旦夕之安直楊嗣昌熊文燦之用心岐事幾敗其手時多禮堂方以善戰名

天下急檄趣進討鳳翔之賊遂竄入甘涼岐幸無事 朝命以公陳臬閩中嗚呼公生平資忠履義與城存亡乃天佑孤忠瀕危得安履險如夷卒使身名俱泰爲吾閩之福星而公子韻舫太守又與紆爲同年生太守出守莆陽以疾卒紆臨哭其櫬於中岐之山至今黃鱸之悲耿耿也已未之秋幼安觀察入都則中丞之季子吾友韻舫之愛弟也相見道故出此命序嗚呼我公之亮節清風紆三十年前已傾服無地矣不圖舊時轄下之諸生今日竟敍公之大集因公益思吾道義之友不期淚下如縷矣

謁林日記序 法國郭休君著

古云禮失求諸野今則禮失求諸外矣老友勞玉初有德國之友蔚禮賢陳太保有英國之友莊士敦其人皆崇禮夫子以爲曠世之聖人今陸公子欣復以法國之友郭休君所著謁林日記屬序於余其書論禮樂皆深於古合何其言之類也郭君之言曰禮猶器也燦爛其外而內則有原質之精神按樂記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莊敬之爲用實由中發外所謂燦爛者卽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苟乏中正無邪之質禮何由行又何燦爛之有又曰禮

從心出有心之禮足以提醒道德之精神此亦樂記所謂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者也夫不提何由承不醒何由順唯理發於外鄭注指容貌之進止言疏曰理發諸外非道理之理謂容貌進止之理也容貌進止一本於正卽爲道德之精神矣又曰孔子以實事爲教以至善爲訓人相愛人吾今而後知以理爲教者同一可通同一有效而簡捷多矣

簡捷二字似斥道股教之煩瑣

嗚呼是言也卽起游夏莫贊矣蓋言實事則無高遠之談止至善則造

倫常之極所謂可通者以人性之本有爲之導所謂有效者以大道之必至爲之驗人道之效捷於神道之效郭君誠揭其常而挹其深不惟取途正而亦析理醇也嗚呼聖人遠矣旣非教宗尤未嘗震人以禍福郭君言宗仰夫子者無束服之威人人咸屈於一力之下嗚呼夫子道也非力也惟醇惟正惟必由始謂之道且屈亦非屈人震夫子之道內慚其心屈於天良非屈其威力故以元伯顏之兇頑兵屯孔林將發夫子之宮聞其爲至聖而止此亦云屈於威力乎今吾國秀少皆讀書識字竟人人敢爲叛聖之言無伯顏之勇而敢爲伯顏之所不爲其自命爲新道德者直反常滅倫無道不德極矣奚名爲新嗚呼吾夫子之德旣足以取信於英德法

諸哲學之天家擴而充之以下可暨乎全球之微其不其燭天之能蹈涉之亦亦無
憂其泯夏之兇余老矣憂道日深乃得陸公所屬郭君之書爲之竟夕不寐此書匪但衛道者
讀之而愜心卽叛道者亦將見之而滋愧矣

書昌黎處州孔子廟碑後

嗚呼廟食百世豈孔子意哉人之尊孔子者當尊之以其道不能但崇之以其廟昌黎謂天下
之通祀唯社稷與孔子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似廟食者皆其效也故而酬之其道近市嗚呼
夫子寧以道市天下後世哉夫能植百穀者其神稷能平九州者其神社四千年以來莫有變
也而今之社稷壇則廢而爲園游矣孔廟釋菜之禮亦久寢不行不惟有樂無尸且並樂與拜
跪之禮亦亡廟貌清寂轉不如佛舍之日宣其梵唱旦少遠於社稷壇之甲耳嗚呼廟之不足
恃昌黎永叔固不之料也近世衣冠之流憫道之衰乃倡爲孔教會誠是矣然而夫子之道之
尊尙不以其廟奈何轉屈之以爲教宗蓋道味之甘平如稻穀且人之需道以生者如遊空氣
今使人舍穀食而日饜鹿尾熊掌猩脣之屬其能久甘而不罷耶若日饜穀食則未有厭其常

而屏去之也道之中有倫常焉倫之爲言序常之爲言肅序則不亂庸則不怪人曰沈浸於道中達者爲之導而覺之聽者不以爲戾亦踵行之故數千年以來中國之易姓者十餘未敢有鄙穢孔子之道以爲悖猶人之不能舍穀食而別有所甘出空氣而自游於勃也 聖祖皇帝飲孔廟之井自撤曲柄之蓋存之廟庭爲孔子榮焉呼夫子豈榮此一蓋耶道存天下使倫常日用無所乖戾夫子卽不廟而道光也舞弁簪裳衣冠肅雍而所行者均與道反是之謂崇朝而非崇夫子余恆觀天下奇詭之事初亦震眩其耳目久之亦不謂奇轉似常直之足以待久老莊縱橫刑名法律之學皆足震動一時而夫子之道獨瘖而不厭亦就人之常性利導之而加以圍範故久之而無所苦今必曰常不可爲也且朽腐而卽於鬼墟當夷倫穢常恣其所至以爲自由此盛氣之少年力足自活百無恃賴故口不擇言迨老而求援於其子孫而子孫亦卽用自由之道反諸其身輾轉相尋戾氣壅積不至於夷絕不止矣嗚呼君子所以不敢爲放言高論不惟患其遺毒於後亦防其及身而先試之比吾夫子之道所以用常以勝且知常之足以持久文仁義禮智信皆活之曰常而卡尊玄之爲非常者老劣於辯口持論不能振人

夕暮之年知吾夫子之達汝無害於世也因謹書多碑記而悲痛言之

贈金生錫伊序

此稿久遺竟得補入

古來忠臣烈士世俗每竊笑爲愚而不知其用心之苦也忠臣之心非弗愛其身與家必爲是決脰洞腹博身後不可聞見之名抑復何樂而前路後踵不撓進不愜退卒就其志成其忠亦審於義之極至無可復戀耳吾友壽伯第先生生時與語國家蹙蹙之狀恆慚慨引爲己責其視忼爽叫呶凌詆一切貌爲憂傷者亦遠矣黨禍旣興邏騎四出所謂忼爽之士戚戚患其染豫走散伏匿而吾伯第固京輦所目爲黨魁者特巍然以待門誅而不及及敵兵犯闕闔門盡焉嗚呼此我 太祖皇帝聖澤悠遠乃克植此忠烈之士吾自吾伯第之死於滿洲人士更無識者乃今不意復得之於金生錫侯生剛峭有膽幹遇義則不計後患而猛赴之吾慮其遽起於禍也天下糜爛至此詎患無得死之時作第之死人猶有斥其不留身爲國家供奔走圖興復者此蓋重愛吾伯第之辭今吾不能不襲用其言爲金生告也滿洲人士爲國家貴冑與同休戚宜其有感恩之思而常厲報國之氣願淺激刺謀者多其究也適挑禍爲累國家生平日

恆深痛之今生尤不當弗審利害無益以戕其身明矣余大清布衣身依 皇帝土壤每得甘
食美睡未嘗不荷 皇帝之恩今年五十猶不爲老亦思留身爲國家用矧生青年蘊文明之
美抱忠懇之氣其可輕於自擲耶

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

丁巳冬余開講演會於京師授左史南華及漢魏唐宋之文林生仲易來與會憬然若有悟於
座間者戊午二月別余將東行求學於日本治法律之科余曰東人寧止以法律長耶蓋其嗜
古之心甚於中國之學者陸氏聚古書名而東人以十餘萬金購之而去果不以吾
國之學爲鄙者又何爲購之願吾國之習于東者則欲歸燼中國之所有者以爲留此足以病
新不鋤而盡之不止不惟不可得新乃並其舊者亦垂亡矣林生從吾游又將留學于東吾度
其心必解東人之意又必不以所得于我者一爲嚮人之所奪也余老暮而鞭撻每遇東歸之
士輒慚沮遜避不敢與語今生忽來求言于余以導其行寧非趣吾謗而樹之敵乎雖然君子
之行人也不能循行而有其節訪生當其忘中國之所有且東人之愛國者月以自愛吾國並

以自存吾學斯幸矣若夫竊東人之緒餘故爲奇創奪常之論以文之侈其得諸東者貽笑東人于生又何取焉故于其行也揭吾懷以告之

送正志學校諸生畢業歸里序

古未有恃才藝足以治天下者故孔子言藝必先之以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藝藝包射御書數而言推之如羿稟賁育之才勇墨翟公輸般之技能皆是也然西人之高于般翟者胡啻萬數至欲以巧捷殺人之器制御天下而卒覆滅其身與國者由其不德仁之云而惟藝之尙也夫藝之精者蓋出一人之神智以省天下之力作道在益人則謂之仁若藉是遂其嗜噬之慾則以藝逞者必以藝覆今吾國之所側重者亦必曰匪藝弗強匪藝弗富人人竄竊西人之藝名而又弗抵于完遂之域夫彼方用其神化之藝以求死而吾又從而效其劣陋者冀以自立余不悲其愚而悲其舍生而圖死也古所謂道者必盡人之可循生道也知其非是不生則藝中有道卽務極其神化者而吾道亦靡所不在彼方亟亟然求所殺人者吾亦亟亟然求所以自生者則藝之爲藝亦適足以成吾仁而衛吾道且旣知道矣烏有不造其完遂而但取其劣

陋以自封耶然則藝由道成非道又不足以成藝矣今諸生畢四年之力頗聞古聖人之道且略窺西人治藝之樊矣或有挾資以西遊者吾又甚願其勿右西人之藝而左吾道也余老矣日夕與諸生聚若慶家之有佳子弟焉而諸生之視余尤厚今且別不舉其大者以爲言徒煦煦敘其私交無爲也至於立身行己之道則固言之矣乃不復贅于此

送魏君注東奉使比利時序

嗚呼中國之文敝久矣余懼其長此而漸盡也欲自奮以廣古人之傳因聚其同志立社于京師講左史南華漢魏唐宋之文有魏君注東者雖風雨陰晦中必至而就講席乃不自知其身爲貴官曾奉使持節于美洲者也志堅而守固勵業而惜時惟學之務退焉若不足蓋時彥之卓出者經月不之見詢諸人則又奉使于比利時矣語其友陶君別余且請爲言以贈行嗚呼比之爲國會不及吾華一小郡乃其君臣士庶人人咸具不撓之勇概一舉而覆強鄰數萬之衆俾之焦爛無遺焉國亡亦無所甚恤寧非所謂志堅而守固者耶今天奪雄渠之魄而比之君長得復完其國魏君適於此時奉使入其都覩其殘燼之餘將一一復其舊觀必有慨乎

天心之厭亂而有志者終且不爲人所撓屈益將本其所學發揮其意用以勵勉吾之國衆則經年之聽講而求肆于文字間者其必用之于此時矣夫比惟君民之協治雖國于纖芥之地能僵而復蘇吾華席百倍之廣乃一家自相寇陷其視比之君民宜發媿矣余願魏君能歷歷紀其所見俾知強者之所由覆有志者之所由存則視樓攻媿之北行日錄爲多亦余所以望魏君之意也茲以毛生以亨西行之便因爲之言以遺之

贈張生厚載序

張生厚載旣除名于大學或曰爲余故也明日生來面余其容充然若無所戚戚于其中者余異之因爲之言曰學制中學或四年或五年而業畢自高等躋于專科則歷年或八九焉以學制論則言畢以學問論蓋終身無畢時矣矧能畢與否於一己又無所係屬者耶計余自辛丑就徵至京師主金臺講席蒞學者可四百人主五城講席十三年先後畢業幾六百人主大學講席九年先後畢業者千餘人又實業學校二百七十人今之正志學校又四百人矣視婁東之門左千人門右千人不審如何然其中陟通貴而享重名者多獨揭陽姚君愨成都劉洙源

以古文鳴同縣黃秋岳以詩鳴姚劉二生均畢業于大學者咸落拓江湖間而劉生尤窮蹙可憫黃生則名動京都祿足贍其家而仁其族然皆及余主文科時未三月而去乃其所造如此而張生又奚卹焉君子之立身也當不隨人爲俯仰古之處變而安者寧盡泯其怨咨之聲願有命在不可幸而免也西山何忤于沈繼祖劉三傑乃因考亭而急其獄迨蕭寺餞別有爲西山泣者考亭喟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今生之所遭直除名耳非有道州之行也生歸朝其父母于家處其兄弟怡然臨窗讀孔孟之書亦君子所謂樂也其視反乎此者必有間焉宜生之無所戚戚于其中也

贈李公星冶序

余聞愛人之君子其試手也必先其鄉鄉者目所接也由目接而推及於耳聽則仁被宇內矣若泯然不以鄉爲恤而望其心天下此必不可至之數君子烏乎由之吾友吳航李公星冶年垂八十聞其鄉之被水死者可千數則蹙然而悲焦然而思爲之陳請于外交部部長陳公移書南洋華僑得助賑金萬五千圓時吳航方修海塘以禦水水力衝冒塘旋修旋圯非更得二

千金者塘工莫藏民田則盡涵矣顧僑民所助金悉數別有所儲公累請莫得不願爭也則自
鬻其書用助塘工其志蓋可悲矣公以縣令起家 皇帝既讓政曾以省長長安徽歸而仍貧
然歷宰腴區可以致鉅萬公曰濫取之民不名爲貪直名爲盜盜不可爲仍守吾貧之宜且稱
余不宦去盜益遠特偉余而弟余余亦固願以兄事之然余年七十以畫贍其家視公之鬻書
以救其鄉則余嗇而公普序爲兄弟不爲公之辱耶當請公爲余釋其疑

髯公六十壽序

髯以忠孝節義高天下復佐之以文章余年垂七十閱人多固無如髯之超羣絕倫也髯一生
知有君父不知有禍福所上諫疏擯權相彈驕王爭國本攻篡賊去死岌岌髯坐鎮如山嶽不
爲動如是峻絕之品而紆居然得而友之又見其平安卽於老暮天相吾黨之善人良有其可
據者爾戊午六月六日爲髯六十誕辰紆胸中有無窮之言若怒潮之湊危峽梗而莫出累欲
書而累止者數矣今姑撫其瑣瑣者言之示紆之文字固不足以形髯之懿也紆六謁 崇陵
四止髯之葵霜閣 國忌之日亦髯之家忌髯旣哭 陵下退易素服茹素拜其二親遺像於

密室中紆亦尋迹而私朝之不禁淒然感髯之忠孝也髯視我如兄弟未嘗有獎拔之言一日忽示壁間紆所繪永願庵圖題其背曰天下第一流人林紆畫紆駭歎謝曰天下第一流人吾髯爾此何物敢有是稱髯笑自是以來紆之畏髯如畏師保防一墜檢見屏於髯將不名其爲人矣髯大病之後精神日益健旺必可臻於大畫上傳 皇帝下足爲紆餘年之師法紆生平敬天篤禱必有驗今爲髯禱亦敬謹爲 皇帝禱也

石顛山人傳

山人氏陳諱文臺字又伯溫陵人余師也山人長身玉立疎髯古貌善詩工書能寫高松及蘭竹亦間爲翎毛花卉初師汪瘦石先生瘦石山水精工雖大屏巨幃咸有韻致蘭竹近徐文長山人師之三年時謝琯樵自漳州至省會主山人家琯樵作畫下筆如快劍之斫蛟螭俄頃十餘軸畫時自篝其窗令洞黑以紙條撚細股蘸油燃之隨筆左右燼而復然山人日侍筆硯盡得其祕中年作蘭竹與謝畫莫別真贋迨琯樵殉節溫陵山人始變其法自成一格五十時除夕薄醉忽自仆於地殭若死人明日醒言有童子以駿馬至門言府主奉邀作畫至則一古廟

陳筆硯山人爲寫黑澤牛一巨軸童子將奉府主出言府主稱可復以騎送歸若噩夢焉明年春山行至一古廟一如夢中所見入廟則闌楮楹軒初無謬誤額爲地藏王廟山人膜拜而出乃爲象祠王於堂家有樓曰養雲庭下植竹十餘竿風來磨礪作聲初得紓紓方病咯血山人憂之及余以詩十首上山山人曰可矣氣遁而舒聲遠而響堅孺子不能死也紓事山人二十六年得山人翎毛用墨法變之以入山水山人見而異之以爲孺子能不同於法也紓於己亥客杭州歸山人年已八十有四見紓泣曰余昨夢騎童子復至殆死矣遲爾來歸將有所言余以山人醉耳越六日山人疾篤執紓手而泣紓曰吾師達人當不以殘年爲戀意者他日事劉夫人如事先生乎劉夫人者山人筵室年六十矣山人曰孺子終解事目遂瞑

林紓曰余自二十至三十此十年中月或嘔血斗餘不親藥疾亦弗劇然一日未嘗去書亦未嘗輟筆不畫自計果以明日死者而今日固飽讀吾書且以畫自怡也然每造養雲樓劉夫人必爲余治饌山人被酒縱論六法余亦自忘其疾山人晚年貧甚紓歲必竭其綿薄終劉夫人之世而止一日訛傳余死於京師劉夫人扶杖哭余累日旣得余書及金始止哭嗚呼知己之

感豈惟山人卽劉夫人者至今余之心喪亦耿耿也

王灼三傳

王君灼三字微庵閬縣人家於玉尺山余幼從薛則柯師讀書於玉尺山之廬君出入必過先生之門余悅其風度凝遠卽思友之越明年事朱韋如師則與君同筆硯遂訂交焉君孝友誠篤出於天性丁母憂哭經月不已背俛若橐駝百日杖而始起且其事二兄如諸父也丙子余授徒於君家君別出館於史氏兄某浸潤其婦言乘醉肆詈君婦且以盆水覆其衾褥余奔告君於史氏君夷然方授其徒尙書若無事焉尋歸朝嫂問薪價貴賤旁及他事已聞妻哭於房始徐入自理衾褥曝之日中笑而語余曰家無奴媼幸吾力尙能及此也若不聞有訟閱之事者余歸告母太孺人稱君孝友太孺人爲之動容太息不止壬午余領鄉薦君以科考第三名格於額莫得廩餼余假得二百餘金助成之時余將入都尙不得裘也丁亥君病瘵且死以八十金授余曰與二兄同居賃屋值三年綜八十金今罄吾所有償居停矣余泫然問後事不答明日逝夫人潘氏將縊以殉君余破扉進奪其繩曰先生卽不祿固有紓在也夫人哭曰夫子

彌留時亦已後事付之畏廬矣余大哭視君殯後引其孤元龍歸衣食而訓誨之凡十二年且爲籌得四百金權子母以供夫人君沒之三年余爲嫁其女元龍長更爲之娶婦已而元龍領鄉薦以詩鳴於時然余去家二十年矣

紆曰光緒己丑余公車北上元龍仍居余家食時恆擲肉以飼狗余子珪止之元龍不悅怫然將歸余妻答珪而留元龍余歸聞狀計此二雛不協元龍不能終居吾家也乃預留香於几與珪同宿至夜午余哭失聲珪驚問狀余曰我夢王先生言爾凌其孤將甘心於爾珪泣而自明余曰但注香告先生後不復爾則無事矣珪果焚香長跽自懺而元龍遂覓其業以去嗚呼撫孤之難如是微先生之知己吾乃行詐於骨肉耶

丁鳳翔傳

丁君鳳翔字和軒閩之溫陵人也任俠尚義遺產萬金則盡蕩之壯年嗜阿芙蓉日靡數金一日忽大悟盡斧其吸器病臥三日以齒齧布衾都碎已而強起就飲食遂不復吸讀杜詩皆成誦爲近體詩骨力堅蒼顧貧不自給則爲人署狀伸理枉所得多近於義然時時勸人以息

訟求者遂不復蒞其門忍飢偃臥吟聲達於戶外於朋友中獨喜余余負氣不見直於衆因之
謠詠紛集君起與抗辯至握拳抵几幾於用武余轉以語慰止之方余喪妻及其仲子君日再
三至慰撫之詞雖骨肉不能擊也性嗜山水每出必與余偕坐松陰談富世事者同中肯綮論
史能發古人所未發之祕己亥余客杭州君送之江潯堅囑苟得詩必以寓之每尋余書必徧
示其所知辛亥國變君寓書於余曰世變決不止比吾日求死不得矣丁巳正月君以絕命詩
寓余言將赴湖南自沈於湘江余力止之願死志已決越三月晨起挈壺酒責與至洪山橋飲
於江上小亭酣置杯徐步入水衆趨救已不及明日尸浮於馬江面如生故人子陳贊文取而
葬之年七十有三枕底得別余書詞致淒惋以幼孫見託且誓言冥報嗚呼貧交盡矣旣爲文
祭之餘哀莫抒乃並爲之傳

紆日前十六年四月余獨坐寓齋心忽忽如有所動似君死耗至者乃寓二十金與君至時君
果喧發於齋廈間且殆得金乃不寤於醫藥疾間以書抵余疑有先知余復寓三十金並人僕
一吏予之自是以來印書不互巨也義文百金或六十金貴十三年矣君生日其長史司余必

爲以詩中有醉臥江樓語時君果午睡得余詩及金復大驚以爲怪君書法至劣書每至余贊之如拱壁嗚呼貧賤之交能以死力衛我者舍君無第二人不圖以孤憤之故追蹤屈平竟使余增無窮之悲也

宋牧九先生家傳

君諱運貢字牧九號幼邨一號金吾姓宋氏鄭州人也父伯晉公本生父昂千公有擊行崇尚道學工詩能文有集行世士林稱曰杏邨先生祖健亭本生祖冠生有德爲西亭子以忠義孝弟旌于朝者君生而瓌潤端審七歲諸經皆成誦癸酉科試第一補博士弟子員爲學益勵兼及岐黃之術光緒丁丑中州大禡復苦疫然乞治于君者屢得愈君沈鬱而志甲世淹貫通曉所爲文汴中老宿咸莫之逮乙酉以坊舉入都考取八旗官學教習卽里居則盡取先代藏書加之丹鉛復廣搜遺帙而手錄之學乃益博戊子以州判謁選入都充正白旗官學教習宛平陸文烈公管學善其導誘考績連最以知縣分甘肅公昕夕讀律貫徹律意羅山丁公試以判決事平疑獄數十丁公乃大駭服丙申與鞏昌探運振糧事奔走風雪中而荒村絕廬往往

成城君雖露宿無憚卒得米數十萬石飢民賴以存活主者偉其能遂屬以源源倉糧后君夙
夜勤勞或憫君劬規以少息君曰吾不解此一日而小民即獲此一日之溫飽識者越之明年
大旱君任平糶事露漚者衆已亥攝寧朔縣事而團禍作于庚子君防匪氛西煽及于寧朔戕
殺禍且及民則招致教士禮待之官齋中他邑恆以教案受平鑄而寧朔獨否實君先事有以
弭之也壬寅補鎮原縣上德通理以仁明化其下民爭以慈父視令君矣築黠者戢足莫敢自
逞而縣中俊秀者又咸令祔學于是鎮原大治茹水者漢王符故居在焉水去城遠然伏秋汛
漲積漸逼城君集民夫萬餘人躬自董之以堅隄捍水河遂南徙得腴田數百畝收其穀以充
學校之費蓋君爲政因利乘便以不苦民爲上烈廟姬是甚嚴而尤惡盜剽劇盜黃河拉者以
椎埋廢亂郡中游徼莫能近飛行絕迹有司苦于掩捕君廉知其悍然生平精技擊計劇賊當
亦莫能近縣官恆思以計取之縣西有鎮曰新城與固原接壤戎窟于此殺人越貨靡所不爲
一日挾其徒黨入城僞引騾若求售于市者縣人固識其爲黃滿拉也然夙已見捕于巡防垂
得而逸且其誘其誘行已縣山君上登垂手夜中謂其從子汝明曰爾從得助度佐與市恩

誘之入署勿動聲色王明范丑及庖丁李太和皆忼健多力君令丑湯土鑿成目明趣而縛之
和則進抱其腰脅和之徒曰李鐵牛力尤偉君令下引賊足俾莫得騰蹕而升屋明曾元姪凌
霄咸少年英偉君命與謝某袖短棒棒賊股復遣兩從子伏捕其黨之入援者明日黃憤然引
騾面縣官蓋知縣中人莫已敵者伏發果就擒縣民神君所爲莫之測矣既受代萬衆籲留莫
得則空縣送之癸丑任狄道是冬會匪絕洮水撲城雪登陴擊却之明年夏五月白浪寇
秦隴連陷寧遠伏羌天水泰安諸縣賊氛近狄道君部署民兵將與賊搏時賊爲官軍所阨不
能東趣入川而又阻江遂陷武都洮岷諸縣而狄爲隴門戶君誓與城存亡已而官軍先後至
君竭力供芻秣餉糈而城亦得完方事急時城人議以城降賊君叱曰縣官知死節耳敢以異
言倡者齒吾劍衆爲色沮已而張勳伯督軍上君功得六等文虎章君官甘肅垂三十年以廉
謹慈惠仁其父老子弟每受代民恆呼號感涕不聽行君之吏迹未嘗爲鈎撓糾劄之行而豪
暴皆斂手勿動生平學問宗五子近思錄呂新吾呻吟語陳文恭五種遺規雖執掌中仍手不
釋卷詮釋羣經及歷代典章制度下及桐城陽湖諸家之文靡不悉心研窮生平著述已刊者

臨涇集一卷隴右集一卷未刊者問山樓文集二十卷問山樓詩集二十卷伴槐軒日記若干卷課草二卷瑣記二卷京寓隨筆二卷筆記十卷自訂年譜一卷家書二十卷勗兒瑣語一卷判牘書札若干卷嗚呼博矣子三庚蔭譯學館畢業舉人法部主事司法部簽事大理院書記官庚倉肄業京師俄文專修館庚原肄業宛平高等小學校君以丙辰八月卒壽六十有二歲林紓曰呂新吾之學本閱歷陳文恭之學尙實際其源似出于橫渠紓年二十始讀呂子書至今未嘗釋手其教長于珪則以文恭手札自謂得不傳之祕而君乃先我好之嗚呼宜其爲循吏爲文人爲孝子悌弟道皆本之兩先生也今者天地閉賢人隱而君歸然爲世君子而又凋謝旣以文傳君蓋悲不自勝矣

陳墨莊先生傳

君諱法書姓陳氏墨莊其字也直隸之天津人父薪樵公鄉之長者以淹和方重聞於時然貧甚君少而穎異有志嚮衆未之奇而族祖御史公秋帆先生獨偉視之以爲氣骨軒岸必不爲時俗屈此克家兒也時薪樵公客中州遇亂間歸里門泣而語君曰余蒙疾而客又遇賊幾

瀕於險今家居更無以脫貧博爾將奈何君曰凡百有兒在翁第自新攝母憂貧時君年纔逾冠耳顧家日益窘君未嘗一日自貶其風概覲額求貸於人時君已夔業習賈月有所入配周夫人以十指佐之薪樵公菽水之供得無闕而君終始未嘗貸也嘗曰天下惟計償者始能貸貸無以償使日叫囂於吾門此轉貽吾親之憂不如毋貸博以寧吾親也人多譴之以爲名言君旣以勤慎治所業境亦日裕躬任二喪皆如禮且厚君旣起家貧困中稔生人艱難愴楚之事而用心愈歸於仁恕有劉姓者窮綏不可自聊且負資不堪追逋之譴將圖死公憫之爲償其責不受勞嗚呼君惟不輕求貸於人而貸人者轉寬假而不求償不其仁且恕耶君孝友出於天性而配周夫人尤能佐其艱鉅曲成其所志子寶泉以博士弟子員在日本學習師範科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事君以孝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二旣葬寶泉哀其父之志事欲傳之以示其子孫使有以遵率先代之遺規因以傳屬余嗚呼世變旣屹表彰隱德吾雖不文敢逃責哉君以光緒戊子四月十九日卒與配周夫人合葬於霍家窪

林紓曰天下惟極貧始見節概君以衰親待養而年又甫冠親族旣遠之而不相恤蕭然孤立

非有主於中者其屈節易也公獨軒岸自立忍貧以圖養而卒酬其志天之厚相孝子此其驗也嗚呼紆亦蠻人耳固深知貸之不可輕也幸步先生之後塵未嘗少貶其節以至於老暮既爲先生傳頗用是以自慰也

昭武上將軍姜公家傳

公諱桂題字翰卿姓姜氏皖之亳縣人也亳距城東南十二里曰姜家屯者姜氏之所族居也公生而魁偉沈毅能處衆鄉里小兒咸懾其儀表雖嬉戲事咸擁戴而承望其風旨贈公永茂奇之待之異于常童咸豐季年赭寇竄吳中皖北被兵而姜家屯當敵衝僧忠親王悉師南討王薦肩公色權奇自憲時公年二十餘合里中壯士百餘衆迎王師王奇其狀貌授以紅衣隊百人爲王衛士賊黃雙者爲捻首張洛行梟將立寨亳城四十里阨險以守王大小十餘戰弗能翦撲稱爲猛敵王下教所部能剋黃雙寨者膺上賞公應教且行王將選鋒公曰得百人足矣乃果以百人行抵近村夜驚村犬使羣吠以疑賊百人者狙草間勿動賊偵歛莫得備懈公悉衆超濠登陴賊不及甲相驚以王師乃大潰王錄功予以五百騎遂躋偏裨從征張洛行張

洛行梟賊也所部以五色旗標其衆張製黃色大纛高丈許衆十餘萬往來剽矣王莫能制公進曰洪秀全憚洛行虓闕假以王號此難以力取賊姻李世英者爲某舊識餌之以利賊可圖也遂進說李李動乃大置酒張樂延張洛行至酒數行伏發洛行父子皆就縛斬之以徇洛行旣死衆無所屬推洛行族子總愚軍中號爲小閭王者也然頗憚公威棱無敢接同治三年王命公以所部五百人屬陳國瑞國瑞不知書激訐怵固好嫚罵所部切齒稍稍引去公瀕行以書諫之弗省國瑞果及禍一時咸多公之先見四年改隸郭寶昌軍宋忠勤聞其勇招隸麾下乃以毅軍追襲張總愚轉戰皖豫直魯間所嚮克捷六年捻平復隨忠勤西征公之立功秦隴間自此始也積功保總兵加長勇巴圖魯勇號時陝西內回叛煽外回朝命左文襄公移節入潼關文襄率湘楚精銳討賊公仍以毅軍從征攻肅州飛彈貫右股公裹創力戰犯矢石先登城下創劇以刀剗患處者三彈終不出創口平然天陰雨溼患處輒作隱痛至老猶然么弗惜也是役保提督換清字巴圖魯勇號光緒紀元秦隴底定公省母于皖中道河南豫撫李公不聽行檄統南陽練軍馬隊擒劇賊王豹虎子公生平愛撫士卒勞則先之食則居後嘗進挽

過娘子關時舉軍竟日不食左右得乾糗以進公却之曰舉軍皆飢吾何爲獨飽然捻前竄不可得路乃反攻公大呼陷陣飢卒皆奮捻大創而逃旣得市鎮公始釋甲與士卒同飯士益以此歸之光緒三年公仍統南陽練軍歲乃大無積八月軍不得餉時公立壁處與亳密邇乃飛書告其舍人由亳中糴粟以濟軍軍得不飢光緒九年旅順爲敵有公以衛隊潰圍出與宋忠勤合軍尋接統銘軍以餉絀遣散二十二年應袁項城之招入新建陸軍統左翼世所稱北洋五大軍此其一也歷屯泰安青州濰縣百姓便之庚子之變賊氛瀰漫京畿公以精卒入衛賊圍呂道生于博野公喟曰此非所謂義民賊耳遣騎諭之不可遂縱兵搏擊博野圍解兩宮旣西狩全權大臣調赴北京公外和客兵內清積匪中外稱便以收京功加太子少保銜紫禁城及西苑門騎馬賞穿黃馬褂三十二年加尙書銜三十三年拜會辦江防事宜之命開府江寧之浦口鎮三十四年調任直隸提督兼統武衛左軍卽宋忠勤舊部也 皇帝旣讓政公躡白狼之兵于陝豫間卒平大亂拜熱河都統蒙邊以靖先後授陸軍上將昭武上將軍管理將軍府事授勳二位晉勳一位歷授二等白鷹章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九獅軍刀

公誠樸出于天性不爲奇節崎行然行軍之智勇動與古合證以西人兵法亦往往奇中生平未嘗把卷咿唔然在通州熱河曾設立隨營學堂以爲行師者必須識字蓋公之行事有古名將風不事雕飾旣解兵柄艱于歲入然猶力籌四萬金賑亳州水患年七十有九以辛酉夏曆十二月十九日薨一時鉅公爲之銘誌公子某獨以家傳屬之于余

林紆曰文士不爲達官立傳以非史職也然爲家傳用待史家之采則古作者亦間有之余恆從城南遊藝園中遙面將軍白髯偉貌危坐觀劇至漏三下堅挺無動精神蓋天授也尉遲老計寄託絲竹蓋有牙孽之人使公失倚離權者然公終以元勳宿老終其天年于公又奚憾焉

吳星亭將軍傳

將軍姓吳氏名祥達星亭其字也爲浙江淳安縣人父若傳公生二子長起達公序次貳豐時緒寇犯浙城陷公從父兄走匿山中已聞賊退若傳公出偵賊蹤乃不知賊中詭爲是言以調難人也若傳公旣爲賊得索賄莫遂死于野次公心動兄弟蒙險近賊所得尸而哭舁至前塋溪葬遂與兄起達分析流轉至浙中應募隸劉松山部下大小數百戰積功補遊擊加副將銜

西域底定公得假歸里遇兄起達于田次方伸鋤而芸則抱提大哭傾囊貨馬得百餘金爲兄置室留數日過吳氏宗祠上雨旁風圯於兵後公具牲醴再拜而泣曰裔孫幸不死于鋒鏑者決修此祠時爲甲申法人敗盟公改隸張蘭陔軍門麾下血戰被創且殆得善藥弗死事平置功弗錄公夷然無動軍門異之中日構釁復檄公過嶺時軍門方任粵東陸路提督命公以哲字左營阨守虎門和議旣成遂以軍駐惠州庚子州之劇盜曹伏構亂者號萬人提督鄧萬林恇怯駭爲猛敵至無敢發其戍邏之卒嚴符趣公勦定公卷甲馳至黃沙洋賊衆四合公怒馬陷陣奪其纛而舞呼曰賊旗靡矣兵士遂大鑿撲呼聲動天賊衆盡靡捷聞惠人空巷出迓鄧頗怏怏抑其勦効弗錄惠人大譁鄧不得已上其功保副將請加勇號廷議斥駁已而陶尙書模稜具疏力請得旨俞允賞加精勇巴圖魯勇號移統潮州信字三營平賊于興寧州得保記名總兵癸卯岑西林督粵盜復張于惠州西林奏革陸提督程允和以公代領其衆未年獲劇賊陳馮王海徐大王志戴梅香皆猾豎也西林上公功奉旨補授高州鎮總兵憲署高陽鎮總兵潮州鎮總兵南韶連鎮總兵豐潤張公人駿旣帥粵奏保提督時惠州技藝方衰缺

洛于 壬義下可辛亥革命軍起武昌公在高州得電多節有韶連鎮悉師回省領民心已堅
共和公卽引退部曲爭趣公歸韶而主兵者亦以爲言時韶之羣盜方大熾熱公惜民困不得
已諾之旣蒞韶羣盜震駭無復嘯聚時陳激真與陳宏萼方相搏于潮汕間潮之父老爭請公
往平潮亂主者檄公至會垣時方遣散民軍而王和順者抗檄據虎門礮臺揚言非得吳將軍
者吾輩不投械降也公至立喻德意事遂平旣至汕頭遣騎喻林激真林以餽絀士飢果得食
卽以衆歸會垣公如言就地籌給林軍旣行而餘衆尙負固公微得其煽亂數人置之於法餘
衆以資遣之潮事大定民皆尸祝主者請公督辦梅潮綏靖然公以積勞之故患亦時作居恆
太息以守祠旣修恨不踐前誓一歸展謁也中央政府嘉公丕績累授二等文虎章陸軍中將
改任潮梅鎮守使公時患已大作乃力疾任事遂于 四月七日卒于任所享年六十有六
潮之父老子弟同聲悼惜發引日焚香野祭者繼屬于道至有哭失聲者娶張氏繼娶平氏子
三長啓泰爲張夫人出次啓坤爲平夫人出三啓豐筵張夫人出女六人公孝悌廉謹雅有將
帥身歿家無餘財其入民國凡再辭官不可得諱非其志也

林紓曰余於啓泰公子非有素也遠道貽書來請余文夫以公之把鉞凝威屢奏功捷國史寧患無名顧必資寒素之一言述其將安用然所感動余懷者實惟將軍之孝方其冒狂刃而求父尸固已置死生于度外故能死孝之士亦萬萬決其必能死敵將軍之所向克捷即本其當日求尸之勇概因而成功經所謂戰陣無勇非孝也將軍其有感于斯言而遂立其武節歟

許節母張夫人傳

杭州許生以栗孤捐拔俗人也能文習北魏書善爲擘窠大字己未秋來從余講左史南華及漢魏唐宋之文禮余甚恭一日出其母夫人花卉畫冊幽妍流媚似憚冰其家法仍南田也余爲緩小跋生乃更出夫人臨命時遺詩並夫人人事略求傳於余余曰吾文猶引重之馬所載以行遠者必忠孝節烈之人今母節如是則載以行遠吾職也夫人氏張諱崇憲字佩芬號芝蘭室主安徽之歙縣人父雲陔及諸兄皆負清望爲歙聞家夫人生有至性以孝行稱於宗族鄉黨能詩善畫既歸許君滄江生二子二女長卽以栗許爲衣冠右族顧乃赤貧許君以鰥尹需次淮左月俸僅數十金夫人奉姑教子家政井井一本勤約間及岐黃之術鰥尹君虛劣善病

夫人恆爲處方然終沈痼不起卒時年甫三十有二夫人旣孀然羣從仍推主家政不負因之而盡兄小雲勸歸母家夫人曰衰姑安可離也孀而鞠孤吾正欲其飽歷艱難寧忍以諸兒溫飽故累及外家且貧罄吾分鬻畫可以自活吾不忍爲口腹計舍羣從而自私也栗方四歲夫人卽授以毛詩枕上喃喃課其背誦七歲通四聲十二能成尺牘十八歲七經咸成誦十九與弟以松同入邑庠顧科舉廢夫人乃遣二子入新學校奉其姑太夫人隨其叔氏趣安徽永豐任丁未永豐大疫太夫人及其次女和咸病夫人日夕侍老姑疾姑愈而和殤夫人大戚時滬上親族延聘爲女校畫師冀以寬其悼女之戚夫人以衰姑在養不忍遽出謝卻之時以栗方就幕濟寧夫人竟嬰疾不起彌留手書一詩寓其兄小雲有臨危無別語乞憐埋枯骨字畫洵矯不亂蓋其神志定也復爲生輓一聯口授遺囑十餘事令長女幼芬筆記之皆敦勉以栗兄弟以立身行己之要歿時年四十有四有芝蘭室詩稿一卷遺畫多流散大江南北以栗所藏者寥寥然夏劍丞者江右詩人也禮重夫人清節舉所藏畫冊十二幀歸之以栗一時名流題詠都遍以栗爲京兆尹祕書娶孟氏生子道通以松供職湖北財政廳娶魯氏生子道融女以

皇朝三集
驚適四川張氏孀矣

林紓曰吾友袁珏生太史祖母左太夫人以花卉翎毛名天下就齊閩中閩人得左夫人畫寶之如拱壁其貴重幾過南樓老人今張夫人畫名如之具憚冰之神韻柔脆中見氣幹蓋寓風節於畫幀中矣王石谷斥南田以好爲花卉故山水中用筆微患柔脆然則花卉之筆固宜柔脆而夫人風節竟流露於柔脆之間何也問氣所鍾唯神會者始能測微世之有識者當不以余好打妄語也

南昌楊君若臣家傳

君諱念惕字和盛姓楊氏若臣其號也宋楊誠齋先生爲君族祖君紹其學故以文噪江右生時父感異夢故君少卽穎異慧倍常童治經兼訓詁義理未嘗區漢畛宋爲門戶之見再中副貢不得意抑抑爲幕遊顧任俠尙義辛丑壬寅間江右大水被災者多君族戚君出二千餘緡貸之度及期莫償則召集諸負責者還其券而義聲被南昌矣生平大度不欲翹人之過嘗監修學舍朽木露積一夕爲族人盜取其一穿噴逐之盜匿其材覆以茅菅衆德得其處爭恕之

君君曰一木之值其力可舉也未必取諸吾積衆頗弗平君曰絕盛之木寧無枯枝然枝枯而根同也吾德不足以感而振之又莫能逮再聲以盜之名則是人終身廢矣汝曹第忍之念及先烈則感憤之念當立平盜聞之泣而改行君雖未仕然有益于鄰里鄉黨者恆宿爲之備於近村塘渠中立石衡水水縮則別取塘水益之里中偶有火警水立具迨君逝後庚戌大火焚九十餘家衆爭曰果副榜公在吾輩詎無立錫之地有哭失聲者君居鄉里間大府檄辦保甲而羣盜陰伏無敢逞者其應諸大吏之聘校閱試卷所獎拔多通才戊申母太夫人服闋就職赴粵上游禮重明年己酉遂嬰疾不起卒時年五十有九平日恆感噩夢君力闢因想之說以爲無憑卒時神明不衰若坐化焉生平著述有蠡海園詩文集若干卷學海珠船一卷選輯詩文有旁搜遠紹二集中西學源一貫格言貫珠室海遊民筆牘章江老民雜俎等編子二長緒昌侵竄生北京大學畢業師範科舉人文官考試優等入選分發內務部學習次緒蕃附生北京法政學堂畢業生孫十人曾孫一女三孫女二曾孫女一

林紓曰余主大學講席九年辛亥之亂遷居天津始輟講而楊生緒昌卽奉君行述求傳於余

生事累人十年未之應也嗚呼世變日急求如緒昌之慕尚古學且不可得矧君兼漢宋之經學而發爲文章又豈時彥所能夢見後此茫茫古學之廢墜在吾意中傳成而先正典型之思日往來于吾胸中不能自己矣

王烈婦傳

烈婦氏劉名瑞卿適閩縣王生銳銳曾執業於余門爲法國屈樂堡大學電科畢業生歸朝爲海軍部科長其父若叔皆余執友也烈婦年二十二適王氏凡七年生女文錚男文修文鑑文誠銳既宦立所入亦微豐顧不謹於疾疴發寒熱數作而調嚙就醫天津法醫院烈婦扶提抑搔廢寢食者二十餘日而銳卒不起於是烈婦死志決家人察其聲色潛備之再服毒咸見覺得不死乃自絕飲食強以稀醢神形昏淬氣息僅屬嗣父冕軒中將自滬上至京師省之以爲銳死京師趣之南下無觸或殺其悲烈婦乃乘人無備服 Lyaol 藥水繼以白蘭地酒顧藥非猝死人者力能腐腸胃烈婦以爲無驗則引繩縊首以左端維牀柱右手力引之氣逆而脈家人聞聲奔救既而能辨人也然脣吻被藥而焦裂中將飛函趣數醫至咸曰胃爛矣獨許君世

芳者中將故交也鉞之數次濟以滌煩燥毒之藥微蘇顧家人曰我心煩懣頭岑岑也趣以鎗死我又案英語謂身造帝居以速死爲幸遂漸昏固中夜頻索梨漿吐咄皆血液越日死自草遺書以不及終事其姑爲憾劃其餘積供甘旨餘則畀其子女爲教養之費享年二十有八歲林紓曰烈婦死事之烈古亦有之余尙爲烈婦慰者慰其有子文修耳文修年五歲吐屬如成人父死母隨外大父南下文修獨坐廊隅泪眼向日而悲謂父不我留而阿母又南行誰顧我我今子子何恃者烈婦侍兒某泣而撫之文修曰母存而妹汝我今姨汝矣唯汝言是聽嗚呼古來節母恆有佳兒烈婦之孝烈文修後日之有成余拭目俟之矣

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與公別十餘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問至以爲歉屬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爲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當謹譔跋尾歸之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衆而夏峯黎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遺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

公爲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雖然尤有望於公者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丘者外間
謠詠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卽弟亦不無疑信或有惡乎闢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
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旣陳旁有
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
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騰至而
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
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
孔孟剷倫常爲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新之有恙焉逐之而童子可以
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
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三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
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讎倫之論比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我公心在漢
族當在杭州時閒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

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衷其是今公爲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于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標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尙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蠹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變之方孔子爲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爲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陣孔子行陳恆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於威廉以柏靈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爲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爲慊慊爲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

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託顏回託葉公子高之間難孔子指陳以接人處衆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爲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哮爲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云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卽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籍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

俎豆爲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馱舌亦靡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爲馱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以白話爲主不可也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感情慾于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爲擬不于倫斥袁枚爲狂謬不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餘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今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爲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况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爲南北美之爭我公爲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集甚爲我公惜之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覆唯靜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

與唐蔚芝侍郎書

蔚芝侍郎同年足下汪頌閣書來寓公所著汪穰卿家傳粹美純懿作家之筆也中謂吾清之
亡亡於廢經悲哉言乎廢經固足亡清病在執政之親貴少年狂譟剽竊西人皮毛鋤本根而
灌枝葉亡之病坐此耳胡羅曾左彭李諸公手握兵柄分據要害未有一人敢蓄不臣之心如
唐之藩鎮者正以人人皆通經耳樞近大臣如忠親王文文忠寶文靖倭文端亦洞明經意所
以上下無忤克成中興之治乃近人謂聖言幽遠不切於用至中學以下廢斥論語童子入手
但以家常行習之語導之已不審倫常爲何物一遇暴烈之徒啓以家庭革命之說童子苦於
家訓反父母愛勞之心爲冤抑一觸之如枯骨之熾烈燄光熊熊矣嗚呼易書詩禮及春秋之
言童子固不易知論語一書無所不包可以由淺幾深何亦廢之始基已不以父母爲然又何
有於國家其仍託國家爲言者逐時趨而侔己利耳且天下未有不得良師傅而可幾於道者
今之忝爲人師恆曲徇其弟子之意謂少匡掖之即拂其自由日爲詭御自固其立足之地此
喂鷹飼虎之厮僕寧人師哉師弟之倫旣悖故公之校生至敢以報章醜詆此意中事耳公唯
不爲喂鷹飼虎之役稍匡以正而所報已如此寧足怪乎嗚呼師道不立天下決無正人孔子

豈有威力能約七十子及三千之徒亦道之嚴毅勝於鈇鉞今道不足以約衆人人恃其自由之力雖師意本不如是而弟子可以作亂爲自由而師道掃地矣紆年六十有八賣畫譯書月可得數百金則棄而不爲而專力於教授亦趁其未死之年詮釋論語之奧妙佐以儒先之言亦旁證及於西人之哲學今正志學校肄業者凡三百餘人中亦雜貴游之子弟咸與紆親善如父子焉蓋紆臨講一涉倫紀輒拊心痛哭者數矣弟子頗感奮知自愛蓋紆之所操者與公同也公不能北來紆亦無暇南遊聞聲相思乃公竟先施於僕同悲時變亦由同病者之互相憐愛故不憚逞其狂言幸公恕之

答姪翥鴻書

來書問學生意氣有所激往往過當余則謂咎不屬之學生而專屬之教習學記曰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所謂失者謂多寡易止耳然今日學生之失初不在是舍正學而趨時名因愛國而近犯上爲強者所劫脅旁佐以噓囂受官中之摧挫日鳴其冤抑所謂豫時遜摩已屏諸度外而教習諸君旣無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之能但畏學生之衆而莫之攝愿者唯諾

詰者懲愚學生既不承教習之爲其師則恣所欲爲教習亦但能退聽尙得自保否則噪逐之而已置斥之而已其去古所謂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遠矣雖然年少氣盛之人苟無人以懲愚之患亦弗烈一遇醜言怪節之士坐擁臯比詭御之計既生養癰之禍始烈因之有家庭革命之舉近者尤有關孝之文討父之會吾至於掩耳不忍更聞關孝之文如何着筆吾不之知至於討父尤極離奇雖然此事誰責不仍責在教習乎古之善於教孝者無過孔孟曾子大杖不逃孔子斥爲不孝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道咸之間先輩之訓子也如斥奴隸至有拳擊足蹴之事皆孔孟之所弗許觀孔子之教子也極寬詩禮之外一不苛繩孟子之子木然無聞公孫丑問君子之不教子此君子卽指孟子之身孟子以不責善了之則萬無斥奴隸伸拳足之舉動世果如孔孟之教孝何必關父亦何必討一自學堂廢經小學先斥論語學生之不率者以爲嚴父無恩視己且同仇敵愾憤無愆一遇提倡討父之議則譁然以爲當理而孔孟處家庭及善全骨肉之道一無所聞宜其囂然動也嗚呼孝果可關卽先導其子以不孝父果可討是先種己身以罪根其人果不生子則己生子卽所以樹敵而崇仇異日一一反諸

其身則直欲揮無淚矣嗚呼學生無識不足言也彼身爲教習多半年過三十以外度其人必有子姓乃不用哀痛之言以啓道之一防罷席而苦綏袖手聽其所爲苟知廉恥亦當泚諸其頰而竟不爾吾不知其何心也然則吾所謂責在教習者然歟否歟幸吾賢亮察

答徐敏書

徐君足下得賜書久所以未及奉答者以來書推崇過當讀之顏汗旣念足下有嚮道之心且滇中去都萬里而拳拳於一叟之言至以十年功力誦讀而研窮之取道雖歧然於僕則可云知之深而嗜之篤矣古文一道非所以炫俗而高世者也在嗜古者審其言之近道用以自淑其身勿務苦慮勿覲速成知古人之從容遊衍發言能皆中於理非沉浸於經鑒別乎子則無以自立其幹然後泛濫載籍析微去垢凡己意所不能定者則歸證之左史韓歐然後漸漸知其義法矣然非悉心尋究亦無以遽洞其微道在讀時神與古會作時心與古離神會則古人之變化離合一一解其用心之所在至於行文必自據己意不依倚其門戶雖不能力追乎古人然卽古人之言中乎道者因而推闡之則翹然出新意矣且古人行文之所必至者由之旣

熟亦可自闢其塗軌不必跼步追逐韓之學孟無一似孟歐之學韓無一似韓卽會其神而離其迹荆公之進退蓄洩匪處不韓轉似既學韓矣則舍王不學亦可以王之鑪冶固出自韓氏也僕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已而八年讀漢書八年讀史記近年則專讀左氏傳及莊子非說莊其遺取其能變化也 至於韓柳歐三氏之文楮葉汗漬近四十年矣此外則詩禮二經及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梁肉他書一無所嗜來書論文取徑甚正文二篇骨力雖未道上然端直不苟可與進道都下方苦兵川滇亦未靖暑中奉覆幸恕遲遲

答甘大文書

得書媿汗無似蜀中近數年來屢有致書稱道僕之所爲文知拙集頗流行於蜀中自疑或以此誤人恆置其書弗答今得足下書已自蜀抵京且因趙堯生而求介於僕堯生君子人也全蜀方苦兵堯生僦然居榮縣適當兵衝想足下當能知其行踪今日適在何處堯生文高厲迥卓似龔定庵而來書所舉之二姚及通伯又皆僕道義之友通伯謙德無尙每得一篇必走而就商於僕僕但有快讀不能於通伯有所益也來書列僕於四先生之中而推獎尤力謂足下

之知文章實僕有以啓之僕果足以啓足下耶古文之衰久矣然衰而弗歇者以每代必有一二人提倡之惜抱之後傳衍尤盛遂爾成派古文固無所謂派襲其師說用以求炫於世門戶始立古文之道轉從而衰亡友吳擘甫爲桐城適傳僕數造其廬則案上陳韓文一卷韓者惜抱文字之所從出也擘甫桐城人又桐城之適傳胡以舍惜抱而趣韓則知桐城固無所謂派其以派名之實不知文卽其自命爲桐城者而亦不謂之擅於文也僕治韓文四十年其始得一名篇書而黏諸案牘之日必啓讀讀後復纂積數月始易一篇四十年中韓之全集凡十數過矣由韓之道而推及左莊史漢靡有不得其奧願以才力荏穉知韓而不能韓滋可恨也而尤無敢妄希爲惜抱冀流衍其傳今足下果欲就僕商量者可一來相見

上陳太保書

太保鈞座紆竊覽列史有化家爲國者無所謂化國爲家三國入晉其君尙可自全至六朝五季一經易姓卽不堪問南北兩齊親支都盡實無餘地以處寓公我 隆裕皇太后以馬鄧之仁行唐虞之事人民咸戴故 七廟無驚而 諸陵報饗如故且籌 皇室經費供奉內廷一

則聖祖仁宗厚澤在民一亦秉政者多清室舊臣雖奪門變生亦未聞有移宮之議故祕殿珍品均尙寶藏此特目前之安非復久長之計後來執政不必盡屬舊人老成終有凋謝之日彼黨人者家庭尙欲革命則視舊君之處故宮又歲糜巨帑此不待問而知其必行楷翦者如何如何方今總內廷出入者爲世中堂其人爲太平宰相則有餘望其力支殘局紆實未敢深信何者皇帝旣已讓政則宮庭制度不能不力加撙節撙節之後尙不知收局至何田地乃聞宮中趨走小璫尙有二千餘人明知宮殿深嚴不能不加防護亦難保不無頭須之事且據此一端糜費已不堪言宮省事祕遵照舊時故事爲數斷非草野微賤之所得知天下事逐情生費隨事廣若能省事費胡從廣管子有言儉則傷事侈則傷貨今日大政不屬皇上卽崇儉豈復傷事所患以讓政之皇家仍遵盛時之用度則傷貨必矣試觀今日各署薪俸至數月不發軍中欠餉索者囂然就此兩事而觀則皇室經費實危如朝露若不再行撙節以爲天家體制所關不惟寶玦王孫有路隅之泣卽宮中日用寧堪問耶當日尙有臺諫可參末議今議者何人我公師保之尊本不宜與及瑣事然皇躬關係實懸諸師保之一言紆意宜上

書 皇太妃痛陳事局之危一切煩費痛加翦除羣奄亦宜分別發遣至聽信與否則我公之資已盡亦不生後來史氏之間言果能節縮虛糜卽退處東周尙堪自立其餘變局誰則知之紆猥賤餘生本無置喙之地顧念九世農夫不曾蹈及縲紲此 天恩也紆又身領鄉薦旣爲我朝之舉人卽當如孫奇逢徵君以舉人終其身不再謀仕民國計自辛亥已後凡九度恭謁崇陵雖大雪彌天而衰老之年仍跪起丹墀之下不敢忘敬豈此報 恩亦自盡其犬馬戀主之心而已今日忍無可忍故昧死上言明知積重之勢非我公一力所能挽回然尙有伊朱二公皆心乎王室若能合疏痛陳尙有幾微之望所惜梁文忠逝矣嗚呼節省特一末事大局正不可知爲今日計但求處順安常不至墜入窘鄉勿出禁中寶玩向市貿易錢以供御廚之用此亦所以存舊時之國體是否有當伏乞鑒納臨楮不勝嗚咽之至

止園記

老子曰知止不殆言盛而不自遏將致危也嗚呼老子其知天乎天之有四時春秋曰分分者分也春逾暖之分則成夏秋逾涼之分則成冬天適如其分而止示不過也夏冬則曰至至者

極而當止也極夏而不止則燦金極冬而不止則墮指止之爲用大矣人而果知用止以完其生則古來暴君驕王權相梟將下至貪污之官吏寧人人自卽於刑戮蓋可止而不止卽所以稔惡而滋禍在漢則疏廣受父子知之在今知者其吾友宋公鐵某乎公以名諸生起家至封疆大吏近新歸自黑龍江灑然得某邸之廢園葺而新之以娛老顏曰止園一日廣集勝流觴余於園中高樹劉莅奇石嶢峩咸出天然匪人力所剏治積書聯楹日徜徉其間顧余曰吾其止於是矣請爲記鐫之於石余曰畸人之汨沒於山水與俗士之沈浸於富貴無異也園爲朱邸之遺其華縝藻飾已乖山林之趣更澤之以詞翰失止之義矣公心不波之止水也名園可止茅茨亦可止度公必不以是園爲己有日營營於花石亭臺之位置求多於是園而昧乎止足之義蓋吾之信公深矣方今天下洶洶朝不謀夕夫子所謂於止得其所止者果在何所是園寧爲終止之地亦曰知止仍屬乎公之心與是園無與也壬戌十一月二十三日林紓記

清朝議大夫花翎三品銜湖北試用道玉邑張公配顧淑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念劬號勵亭姓張氏江南玉邑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子鴻以公貴三世均贈榮祿大夫公

生而母郭太夫人以疾殞嫡母陳太夫人撫鞠以長公清整有風操閑素寡言動履必中軌範通經而尤嗜金石唐宋六朝碑版咸以重金收貯與歐公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都元敬之金薤琳琅楊升庵之金石古文後先輝映雖王元美之精博不能過也公薄科舉不爲仍留心世務尤重實業既以會典館膳錄得議敘知州適李公薌園有南潯鐵路之議公起而贊助之光緒三十二年江寧藩司札委南潯鐵路協辦公廉素自勵未嘗受俸於公家明年以江西巡撫瑞公疏薦遣赴日本考察實業及其政治學務歸朝由知州獎三品銜遷湖北試用道賞戴花翎公以爲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所謂一者商戰也以積貧之中國不長利無以自生因悉其所得於日本者力求實業用長其利乃議立工廠於鄂中爲天下倡願語新劫乎衆囿見遠黜於羣囂議梗而公莫勝遂引疾歸以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里第享年若干歲不浹月而武漢禍作嗚呼公其終始爲清室之臣矣公事親務續承其志事贈公生時置義田於玉邑用資祠祭又營治試館於會城以館試士公咸左右之而邑南門之浮橋公尤一力成之南門者通廣豐江山常山之孔道也春水方生行人病涉橋成

而商旅咸以爲便嗚呼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若公者可謂善積而能必人之信矣配顧淑人惠州太守蘭生顧公女也通文而工繡時有鍼神之目崇信陰陽撫誥子女必以聘嗜奔慾爲戒一本於恭儉其賑恤邑中水旱偏災雖藥巨金無吝英女士藍司鐸聞聲款附淑人亦就之商訂音樂之譜匯中西而一之蓋以其素習者融以新得也顧體羸而欸欸者經歲於民國八年十月一日以疾卒享年四十有二歲子祖珪筵朱淑人出女二其一亦朱淑人出孫德芳德新均幼今將以某年某月日卜兆於某鄉某原與公合葬公行應銘法淑人亦能以德儷公因爲之銘曰

六書胚胎實祖河洛斥爲柔翰遂寡獵略公遂其能世曰英博評駁旣當燭照彌灼橋捐秦漢寧取鑿鑿時屯猝薦頽運愈迫投筆奮起抒其碩畫滄海一帆窮天無壁取助東人爲我將伯悉力匡建讜議見格憺懔引疾咄嗟易簣蓋棺涉旬國命以革死當其時生靈歎附以靈匹惜嫺其質懷慙秉素如鼓琴瑟令門聞家世之儀率卜兆於茲宜子孫吉

清善士唐先生廟碑

清有善士曰唐桐卿先生諱錫晉自光緒乙亥迄宣統辛亥凡三十有七年所振災區爲行省
入爲郡縣五十有一爲里萬嗚呼以微官具偉力蘇天下且不避艱險忍死而爲之以迄於疾
且死而仍眷眷於青田之災何其仁也先生既沒之三年宣武上將軍馮公江蘇巡按使齊公
合詞上之政府請祠先生於其鄉用爲天下勸政府可其請於是先生子宗愈宗郭以廟碑之
文屬余嗚呼余旣碑先生之墓矣宗愈宦達以美效著於所治宗郭靖默溫裕能文章天之所
以報施先生者固已昌厥後人卽不廟於鄉寧無青史之名與父老子弟之啣感其盛德然則
廟於心者固重其廟於鄉也且余文何重焉然而孝子之心終不釋余宗郭凡五造余廬余慚
宗孰之來自知其不文亦無敢有所遜謝謹按先生世籍常州清初始遷無錫系出明荆川先
生弟歎庵先生後生而忠孝父問苑公於庚申之變舉家殉難難前趨先生出間關得不死亂
平收智井殘骨瀝血取驗旣葬而宗族鄉黨謹稱其孝先生豐頤廣顙通涉經史以壬申恩貢
得安東教諭訓業旣開士漸向學然而先生抱仁蘊義視天下飢溺若抒家累初振徐淮海三
州之災焦棟至白其鬚髮三州旣得食而安東復滌山左亦飢先生及宗愈犯雪履冰忍其飢

罷於風濤澎湃之中而振事卒歲庚子復入秦川振二州八邑之困而仁和相國爲之助請帑金二十萬關中飢民白骨竟再肉矣及再銓爲長洲教諭全楚大飢長沙張文達素重先生屬以振事於是長沙善化湘陰益陽衡陽清泉六縣均存活然而先生之竭誠致命者則在於辛亥江皖一役災區縱橫可萬千數百里先生徂暑弗息迨過金陵已憊固不省人積三日醒又五日渡江至當塗訖振事入秋江漲發先生愈力疾視事金陵既陷先生仍奔走無所恇惶然最其羨尙數十萬金收養孤兒以千計擬事平拓南都試院爲工廠聚貧兒教且贍之計定而覲羨圖肥者則力梗其議先生悲慨遂癯憊不起彌留中尙以青田之災爲廑卒命宗愈集贊畢其事夫先生之躬任義振非悉資於人也必首捐巨金江皖之役以鄉井之急悉產質萬金爲倡以義言之則廟食於其鄉也宜矣余觀古來顯宦例咸有祠而先生則教職耳乃江南之文武大吏爭爲之請而鄉之父老子弟咸慙慙其役宗敬之若神明焉祠成而春秋之報享寧有已時余重宗愈宗郭兄弟之請遂以其事銘曰

天篤善人胡待宦立仁腹其類匪遐弗及湯湯淮流砰磅下邑災聯徐海大浸胡戢騎危乘堞

萬衆雨泣積尸漲江婦穉槁乾去生而殍公推肺肝贖金儲糧雨盛天寒起仆而呻公力已殫
天阨魯分洪流漭決田廬盡湮鼻息何仰公曰恃我不我奚仗有司乖實下匿上罔公面大府
揭其樊網解復蘇崩角稽顙庚子之秋摘星昏蒙挑邊市斃掠敵求功翠華遙遙西指關中
三輔不年野徧嗷鴻公痛軫之挾貲入關時宰契公大帑以頒死淚映睫立恢好顏大功既藏
乃中傷詆嶽嶽連帥疏救取旨再振湖湘六邑蹶起長淮滔滔寒風蕭蕭淫霖騎月鼉蜃乘潮
浸陸湮陵潰塘圯橋災黎傾巢距鎮噉蠶坐索唐公如倪就乳公涕漣如載導載撫戢其虓闕
僉曰吾父陰隲詒後生郭及愈惟郭及愈環其神宇志學若鵠積學成庾蒙其先烈篤此嘉祐
廟貌巍然俎豆簫鼓我爲銘詩垂之萬古

清廣州教諭李君墓志銘

余於化州李生炳成未謀面也忽以書至爲其世父鶴舫廣文乞銘幽之文君峭整清徹雅有
器望化之人尊爲大人長德年八十二卒於家所遺詩文甚富炳成躬承陶育必欲以君之行
誼見諸吾文其義可尙也君諱粹年字鶴舫自宋景定間已卜居化州城南三十里之犀灣世

爲聞家曾祖東祥祖儲潤本生祖達章考位乾母江氏君少而該涉于書匪所不讀既補博士
 弟子員何棣珊學使賞其文選拔得就職教諭歷任萬州香山廣州凡二十年所至搜英獵俊
 卽小善匪不抽揚文風爲之一變解組後主講石龍書院訓業尤廣然宿知科舉之不終存則
 創辦師範高等及小學校數區省省然患化之縣人竊而不親學也其御子姪尤端嚴勸勉不
 稍假借故李氏一門親學者凡二十人炳成自謂尤被君之風訓日肆力於古文頗能窺其涯
 涘君性至孝遭父喪哀毀骨立侍母江太夫人病衣不解帶者累月每逢家祭動輒欷歔蓋葉
 夢得所謂追養而繼孝者也鼎革後曾一出而長議會尋卽韜匿營小園以居有亭曰亭亭淪
 茗攤書默坐花間撚鬚微笑終日不言嗚呼此昭子之不鼓琴也無成無虧殆忘智以合真矣
 所著有灣西草堂詩文集冷齋詩話及年譜若干卷己未三月三日卒年八十有二配易氏先
 君卒子二長炳焜舉人知府銜江西截取知縣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士廣州地方刑庭推事衆
 議院議員次炳琛府貢生日本大學畢業法學士部試法科舉人歷任三水澄海南海廣州桂
 林南昌各廳法官孫二長與華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法學士次雲盛曾孫日瑩今將以某年某

月卜葬于某鄉某原余爲銘曰

休乎天鈞而不封寂然容湛然胸是之謂兩行而造其宗嗚呼形蛻而神存君其永安于茲宮
清榮祿大夫署江西廣信府知府二品銜安徽候補道閩縣李公墓志銘

公諱宗言姓李氏字畚曾號桷巢晚號償園先世家閩之石壁邨遷居會城曾祖諱翼禧鹽大使妣氏林祖諱作梅候選員外郎妣氏何考諱端江蘇補用道妣氏沈三代封贈如其官妣均封夫人公少溫裕以雅量高人人樂近之員外公中年得冢孫家方以鯁富戚黨待以舉者衆時曾祖妣林太夫人健在公承重闔鍾愛顧清約自矢衣食未嘗逾度壬午領鄉薦癸未丁太公憂醵業適敗則攻苦刻勵若寒素不因盛衰易操也壬辰由戶部郎中改官知府需次江右丙申攝廣信府篆廣信者公外大父沈文肅公舊治也赭寇撲廣信文肅城守夫人林氏據井自誓已而援師至圍解信之父老尸祝文肅并祠林夫人而公乃以外孫踵守廣信信民愈悅而禮公如禮文肅也公奉母官舍追念所自出因名井曰誓井堂曰寶井堂公在官通簡不尙鈎摭而下無疑獄嘗臨鞠六囚鉛山令已具獄論如法公曰囚六而譬其一謂譬者殺人人

乃不之避是讞枉也飭再鞠而代者已至公終論折而平反之得不坐者三人在郡休暇恆集勝流觴詠且獎拔知名之士都其文爲守信錄尋以舅氏沈公瑜慶調贛藩迴避改安徽用勞進道員公勤吏事不廢風正詩近義山於清初諸老取陳元孝吳梅邨宋荔裳故近體聲亢而悲嘗自言吾詩其亡國之音乎公兄弟四人次曰宗禕能畫工詞善擘窠書客死金陵而叔季又繼逝太夫人年高公齋居悽咽不忍使太夫人聞之幽瘳內鑿遂日就羸困夫人黃氏賢而能上奉衰姑下督諸子甲辰太夫人棄養戊申黃夫人亦歿於南昌寓所公哀悼之餘益復頽喪方員外公生時修族譜既竟公以族姓日蕃乃自江右寓書宗老采摭傳志仿壽州孫氏餘姚邵氏嘉興張氏諸譜纂成其書世次井然故宅曰王尺山房藏書及書畫多幾連楹國變後喪失乃十存其二三公微喟委之於數不復咎惜嘗寶一古玉環就浴時侍者振衣而碎環慄懼失色公哂曰此亦數也於爾胡尤聞者敬服公生成豐戊午年四月二十九日卒於民國六年丁巳三月六日享壽六十歲筵尹氏子六長宣璋江西候補縣知事次宣威前郵傳部主事又次宣倜陸軍少將又次宣鉞爲朝陽大學教員宣襟宣果肄業於滬上醫學堂女六長適陳

世恩次適郭則涑三適陳祖光四適陳懋解餘二均幼孫四人功范蒸功藻功原孫女四曾孫一念慈宣璋兄弟將扶柩南歸葬公於北關外大夫嶺之陽書來請銘嗚呼公生時固以銘屬余矣後死之責其何謝耶敬爲之銘曰

宏其衷而貌盈爲虛碩於道寧病其癰隨牒而趨乃濫尸之虞趣利者湊如圖進者苦如子乃湛然安其居而遂其初嗚呼昊天不弔胡薺胡蓼一瞑弗視永息茲兆

清林文直公墓誌銘

公諱紹年字贊虞晚號榆園閩縣人也曾祖諱根祖諱樹基父諱景桐本生父諱星海均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均贈一品夫人公少溫裕懿量傾其儕輩同治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光緒庚辰會試壬午順天鄉試均同考尋補御史時方經營頤和園各省用海軍名輪款訖園工公疏爭有朝廷責貢獻疆臣肆誅求語奉懿旨嚴飭旣丁內艱服闋再入臺以鯁訐不容於執政出爲雲南昭通府知府雲南卽漢之西南夷號難治公至廉土目祿爾嘉以椎埋暴鄉曲名捕而猝戮之狙劫弗及衆懾而定期年中劾罷文武吏五人調署雲南府去郡日郡中

空巷出餞父老伏地至流涕弗起既受郡事安寧州方以剽劫聞州將諉過營兵以逃譴總督崧公嚴符切勒則答服疑似者二十餘人盡檻致之崧公下公證成其獄公得狀力平反之遂出此二十餘人於死崧公愧公能疏薦公可大用擢迤南道遂權臬事兼署藩司二十五年授貴州按察使明年遷雲南布政使又明年擢巡撫攝雲貴總督滇桂接境游匪駸滇邊公勒兵分道擊卻之大出兵合桂軍乘機勦定而蒙自土匪復竊發連陷臨安石屏公集勒所部扼而殲之滇亂遂平乃疏陳督撫同城非便請裁巡撫公時方卸署督自撫滇也既得請移署貴州巡撫首正經界去插花弊習而印口團首呂嘉禮楊鑫者脅汙其衆行劫質有司莫敢攝錄公剪其黨從寘二人於法黔民大服三十一年授廣西巡撫公所歷皆邊瘠日殫心教養慎簡牧令桂新被兵公寬其文法興學訓農勤工減稅與民更始且疏請立憲朝廷既更官制嘉公治績內召以侍郎充軍機大臣三十二年九月入直權郵傳部尙書旋授度支部右侍郎仍贊樞近時黑龍江新置巡撫朝議將以某往公謂邊帥宜慎選重臣不當輕署以滋外侮而御史趙啓霖亦疏爭樞職公謂御史得風聞言事不宜以此塞言路爭之不得遂引疾臥同列強起之

卒出爲河南巡撫計在政地九閱月也公習於勤約旣治中州本其廉素以率下務綜核名實革紅差店攤賠及支應車馬諸積弊兩疏劾罷文武不職者百數十人而牙孽者夥亦以此不久其位三十四年復內召爲倉場侍郎宣統初元移民政部右侍郎召對時論總督升允劾某巡撫旣不報而升允轉因是解職退復具疏斥某邸朋挺右其姻屬監國心善之三月充經筵講官樞學部右侍郎卽旋改弼德院顧問大臣讓政議起公悲憤極遂移病居天津孝定皇后大行哭臨至哀崇陵旣奉安公歸自陵下益病瘡喘自是以來遂弛然不自惜以丙辰九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八遺疏上賞治喪銀五百予諡文直賜祭葬配饒夫人繼配張夫人傳夫人子三葆愼縣庠生出爲兄後次葆愼舉人直隸候補道署提學使又次寶鐸女三孫四人內炎二品蔭生法部主事次志軾志轍志琦葆愼將以明年四月葬公於福州西關外文山里捷報山之陽東來乞銘嗚呼公至痛在心久不以生爲樂矣卒之日余晨詣公公甫易簀哀哉十年見知乃僅拊牀爲別耶因茹其餘悲爲之銘曰

仕標季而勇彈糾斥媒近而遏謹醜一典機劇遂蹈讒構吏迹自泯萬碑在口以武節靖南州

烈烈乎終殞于國憂國既卒斬日頻衰儂望陵而悲舍死胡求嗚呼我公其張白雲之傳既羨
既封安於茲邱

清中議大夫翰林院檢討前新疆道御史梅陽江公墓誌銘

公諱春霖號杏村字仲默晚號梅陽山人曾祖諱奮鑾祖諱文波邑庠生父諱希濂同治乙丑
舉人公氣調英拔然操行純篤言必顧行少作言志對長老咸目爲偉器弱冠補弟子員六應
科歲試五冠其曹以辛卯舉人中甲午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庚子京師亂遂南歸壬寅
歸朝充武英殿纂修國史館協修甲辰補御史掌江南道歷新疆道兼署遼瀋河南四川諸道
監察御史首論都御史某公冒煙禁不宜長御史臺聞者聳懾時項城帥直權傾天下公論列
十二事雖不蒙鄉納項城頗嚴憚之公恆太息擬之曹瞞宣統紀元攝政王監國公復具疏劾
項城不宜處樞近防禍發肘腋直廬中值項城相見問姓知爲公也避去然公疏已入矣時朝
議以中原蕪梗革命之說四溢遂以親貴長海陸二軍意可以居中而統攝之公疏言二王年
事未及不宜因骨肉屬以要政國儻不保家於何寄不報時輟撫以賂賄內結驕王外聯鎮帥

公章七上監國震怒禍且不測公弗謝仍抗疏引阿大夫及卽墨大夫事諷監國也宣統二年疏論慶邸有老奸誤國語得旨斥還詞館公慨然知時事不可爲矣遂告養歸合臺爭之莫得贖二千金爲贖公作詩謝卻弗受歸裝但敝衣數襲朝衫外無他物余送之國門寫梅陽歸隱圖並作序送之公歸一年辛亥禍作項城再握政柄遂監國公聞之登梅陽山巔望闕涕下如綆謂早知有今日矣方公之歸也困甚而弟梅村甚賢而能家公配楊恭人日灌園以佐公之養公母某太夫人耳目聰強年逾八十樂公忠盡居貧益樂 皇帝旣讓政項城以禮徵公不起蓄髮爲道人裝迨項城授以勳章公笑曰道人無須此也日從事花竹究心農圃暇則爲詩歌寄其黍離之悲公旣以名德動其鄉里獄訟械鬪得公一言立解時梧塘之海隄崩淹民田數萬畝乾隆時曾一潰決田不播種者七稔郡守某至以身殉於是莆之父老乞公董之公竭兩月之力歲其事爲文告之江神潮三日不至隄成靡五千餘金較乾隆時盡官帑數十萬爲數得百之一耳勳章之授蓋於此時也公雖屏居然鄉黨之益知匪不爲爲匪不力生平心折者諸葛忠武包孝肅海忠介居恆謂武侯論事以數余則以理孝肅無子脫然無累又值仁宗

明睿故臨事銳而無梗忠介歷事三朝有言必聽余則適際時屯亦不惜身以曲全大局耳嗚呼清自孫文定外敢直言不諱者寥寥然公其光宣以來諫官第一人矣公以某歲嬰疾卒於里第年六十有四歲配楊恭人先公卒子六長祖棻次祖芑宣統己酉優貢三祖著邑諸生四祖蕃五祖純北京大學工科學士六祖藝女三長適關潼次適楊達鴻三適黃耀葵孫十一人宗儲宗儼宗佐宗俟宗什宗侗宗俠宗伋宗傳宗儉宗侯孫女七人今將以己未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山祖純以狀來徵銘嗚呼方公寓京時余日造公則熟菌於小鼎中用以佐糜他無兼饌吾宗林志烜太史語余曰度包孝肅海忠介當日自奉正復如是蓋即公所自期者用以稱公也匆匆逾八年矣銘曰

培奸不殞創其囑屯詖交臻孰則藥霸府既建皇祚削瀚剔莫効容起瘼飄藏痛忍寧歸洛枯淚焦睫看崩剝一瞑勿視反東嶽英英諸雛起鸞鸞豐阡廣隧宅忠魄遺芳萬禩永勿鑠清奉直大夫學部主事閩縣周君墓誌銘

周君松孫既沒之二三年其女來歸爲余叔子婦然月必侍其母朝君懃於長椿寺清明中元必

造哭盡哀且病余宿聞其有創臂合藥事心憫其孝以五百金歸君櫬且營葬君於閩之大安山其子爾蘇來請補銘余審爾蘇貧罄未卽鐫石而納諸幽故先成此文以存吾集而已君諱景濤字松孫又字味諫祖鈞元本生祖歛元父作棟年未四十而逝母馮恭人躬萬苦字之以長二十一補弟子員己丑領鄉薦壬辰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丁馮太恭人憂服闋補外令如臯如臯濱海盜窟於掘港公至以嚴威切法勒之豪暴皆懾服莫逞沈家天井之民爲仇家所中言將揭竿倡亂大府以急檄趣君偵之且繼之以兵村民大震相聚自保君單騎臨撫俾勿暴動道遇一學生遮馬首請勿前君曰此寧足爲亂爾恤吾死過也且至民夾路羅拜君開陳大義若父之詔子民皆感涕時官軍以舟來君止而遣卻之歸語家人曰吾苟微惜其命者沈家天井之民糜爛矣邑西之十里墩緝私鹽者誣民爲梟因而殺人君爲之伸屈理枉獄因得直十里墩之民乃至今以生祠祠君也君之治邑如治其家日坐堂皇投慙者合兩造自爲開陳之詰駁咸洞其隱清積牘二百餘起行獄而憫囚虞荒而憫飢見孤寒而憫其無學乃大出資清獄中積穢病囚多蘇寡嫠殯而就死者時倉儲久空君預購仰光米五

千石實之如臯飢賴平糶以振又創立孤幼學堂得學生百數十人君曰余少孤不忍見此無父之兒終淪於昏瞶而不親學也君生平工詩能文然極講宋儒之學嘗曰情者丐之媒奢者盜之基雖居官而妻子皆布素君於公餘兼治岐黃之術令如臯三年上德通理因得連最調任甘泉未赴會 崇陵不豫詔徵醫江南兩江總督端方以公薦大學士學部尙書奏署君學部主事入值同徵者七人君與杜君鍾駿特邀宸眷賞御膳江綢果食君處直廬日夕焦悚若孝子之侍疾於寢門者然每請善藥多腐朽列方咸取 東朝進止一日請脈於內殿聖容憔悴 東朝厲色斥言虛不受補非常供之藥不許進御而太監崔玉貴尤豪橫無人理 崇陵既大漸君跪侍御榻見榻上陳貞觀政要一卷似讀甫及半 崇陵問脈息君嗚咽不能聲 崇陵微喟曰余知之矣趣出列方是夕 帝崩於涵元殿君跪宮門請死得 東朝旨敕勿問君既奉國諱居恆痛哭酒半尤悲辛壬膺國變乃以醫贍日益縱酒自戕遂於壬子九月十八日卒於京寓則年四十有八也配潘恭人子爾蘇海軍部科員女卽余叔子璐妻也孫揚祖孫女一咸幼嗚呼君既葬之三年余始補銘非緩也蓋欲下筆輒悲度冥冥之中必有與余同戚

者因泣而爲銘曰

禽獸之世早死曰福况遂其忠愈瞑君目枕岡騎原宅所卜永利後嗣蕃厥族

林夫人墓誌銘

余友江伯訓不爲貧憂不爲禍怵余甚壯之乃其配林夫人尤刻苦自勵所操過伯訓也庚申之冬夫人以疾卒于滬寓余悲伯訓喪此良匹以書索事略將銘其幽辛酉正月事略至乃其賢竟軼出于吾所聞也夫人諱喬璫爲吾鄉林竹坪先生仲女先生蓄德而壽年八十餘清望浥於鄉黨夫人之于先生母視之蓋夫人五歲失恃先生躬自撫鞠一子三女環聚而食先生左右顧若哺雛焉越六年丙子先生筵室湯淑人至夫人方十歲執禮甚恭淑人歎息盛稱其賢先生讀書於道山之麓夫人伯兄煜隨侍煜歸夫人必請其所作書範而臨之師事兄煜受吳江徐女士所編女訓及藍鹿洲女學日以禮自坊其孝友善出天性不關學也湯淑人之喪弟志烜方幼夫人撫之等于穉妹淑人病榻之前夫人弗離跬步淑人旣彌留夫人尙焚熏籠爲淑人溫足淑人感荷且趣之寢聲已而逝獨夫人在側耳越丙戌來嬪伯訓時庾仙太先生

春秋高陳太夫人尤罷而善病伯訓元配卓夫人子學輝方二齡夫人上事二老下撫學輝猶其撫穉弟也故學輝之悲感逾于所生夫人既來嬪一矢恭儉移無不完之衣庖無滛棄之食伯訓于夜中治文字冬爲熾炭夏則驅蠅子學榮既生而伯訓出主閩清之龍江書院每蒞講席夫人按其篇帙默處屏後聽之獨喜史記及歐陽文忠集取精擷華日自諷誦辛丑伯訓與蠶學于邑中夫人日處蠶舍辨蠶種而學榮以疫殤于會城耗至夫人慟絕然自支戾仍造蠶舍無虛日見者不知有喪子之戚也庚子以後伯訓橐筆遊杭紹寧滬武漢京津間夫人匪役不從至山水明麗之區愴然忘疲長樂高媿室自粵中出守梧州以書幣聘伯訓夫人力趣之行時學輝子元仁生五年矣夫人日挈之赴幼稚園已亦就女校習手工及保姆規則月必數書寓伯訓中有富貴辱身不如貧賤自得語梧州見而激賞亦以爲出伯訓上也伯訓既宰山陰躬布素行縣出乃無車夫人尤樂其貧謂取貨于民適以自殃其子孫決不爲也辛亥伯訓權寧郡僉議月以三百金供縣官夫人曰吾家月得百金卽不餒請伯訓峻卻其半旣而伯訓歸長吾閩閩人之告余者頗有異同久之余始知伯訓夫婦之仍貧也則事略中語伯訓果不

余欺矣近者伯訓傭書于滬上賃屋數楹居母妻子婢及諸孫可十餘人且拓其廳事處孀姊及甥客至語諸門外而伯訓怡然夫人尤自適其適不審其曾膺禕翟也庚申夫人病疽養疴于志烜京寓中尙背當時口授志烜之爾雅數章姊弟日相語家庭舊時之樂顧病日益劇伯訓迎其歸滬余時以書詢之乃于十二月五日起矣年五十有五歲伯訓瘞之滬上萬國公墓中子二學輝甬生女晚秋婉翠孫元仁仲仁叔仁季仁孫女順仁嗚呼吾聞夫人病革時移榻窗下懸鏡壁間映庭花以自怡此足知臨命之神明不衰宜其忍貧至死而無所怨蓋可銘也因爲之銘曰

嗜退樂貧乃出之婦人吾今者始面其真行無世疵神惟古親居必中禮動不違新質此幽刻用張吾閩

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

公諱用霖字雨臣姓楊氏福建閩縣人也祖諱桂英父諱孝昭均以公殉難故贈一品如其官公幼尙節概重然諾善酒而不及亂酣則縱論天下事咸有經緯年十八充藝新軍艦爲學生

從許公壽山習駕駛鎗礮之學日益精進補振威軍艦礮官旋遷藝新一副官洊陞至鎮遠鐵艦大副官公治事之暇必讀書書積其臥內恆加丹黃英人琅威理方教練華艦偉公有文武才謂進而不止者則亞洲之訥爾遜也戊子署右翼中營遊擊辛卯升參將加副將銜公撫愛所部如家人疾病必自臨存以故士咸爲用甲午中日失和秋八月遇敵於大東溝公謂所部曰戰不必捷然此海卽余死所能死者往餒則聽之衆皆泣曰將軍誓死吾輩寧以生爲請舉軍爲將軍死旣接主者不習兵聚艦爲方陣敵分行夾擊二舷之礮不能趣敵定遠中礮火發公轉舵遮其前受敵礮然鎮遠礮巨且命中敵少卻定遠遂得撲熄其火時艦中積尸交前公挺立指揮不爲動敵艦旣遁主將偉公能得獎補用副將軍賞捷勇巴圖魯勇號鎮遠歸時水涸艦觸礁而漏敵尾至管帶林公自裁公代領其衆趣修漏罅力當來軍已而南北岸礮臺陷於敵手敵礮據高臨下舉軍莫支提督丁公汝昌右翼總兵劉公步蟾均仰藥死公尙欲以礮仰攻礮臺顧諸艦爲魚雷陷沒者半矣公喟然誦文信國臨命詩出手槍啣而仰發之腦漿自鼻竅下垂如玉筋端坐不仆見者神之事聞朝廷震悼賞銀八百兩治喪贈提督銜蔭一子孫

都尉兼一雲騎尉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罔替時年四十有二娶鄧夫人前卒續娶黃夫人子夢騏將弁學校畢業生補陸軍少校孫熙燾海軍學校學生公以光緒某年某月葬於閩之柘宿山公子夢騏來請補銘嗚呼余年三十已耳公名聞公殉難曾以詩挽之前海軍總長劉公請予葺甲申甲午海軍殉難諸臣傳而各家子弟乃不具草以至史乃弗就不圖七十之年乃爲公補此銘也銘曰

王符有言兵不中御巾幗滿朝首挑虜怒禍反在內衛外胡據公當虜衝神態軒翥積尸梗步無變風度鄰艦旣燵飛彈集雨公立屍地轉舵橫據狀若當熊掌培弗露軍港旣裂衆咸爲魚魁帥仰藥倒鉞傾鉢公決死志恥伏鑣條信國死宋踵者其余機彈貫腦死不啣鬚旣論而視賊若未殊嗚呼楊公萬夫之禦我昔偉公公乃高舉繼欲傳公索狀莫署公宜特將顧乃徧福沈勇大慮孰步公武歛其虎氣寔此淨土雲衲繩繩來薦櫻黍

清詒贈奉政大夫胡君嵩高墓誌銘

君諱有敦字嵩高先世有聲徽歛間爲時聞家迨明始遷涇縣之龍坦村遂世爲涇縣人祖澤

問父益貞均國學生益貞公營業於六安州之蘇家埠儲貯碩所業頗日增廣道光季年粵亂起踰衡涉湘沿江而下東南無完區曾文正公方督師躡賊徽寧間賊流竄四出州人咸避兵君讀書里社譁言賊至益貞公倉卒挈君北趣道梗賊間出父子遂相失君初不審益貞公之殉難也則號痛追迹於澗谷間幾不免尋皖南北以次規復君歸皖故產則盡蕩度不能更從里社讀書則於煨燼中理益貞公故業既娶朱宜人子女漸繁而皖中新喪亂商業復困光緒初年河南饑流民子女爲人略賣至皖南北者日屬於道君憐之購得女奴於周氏撫之二年忽有稱女奴母者造門索女亟君以爲旣出此女奴於饑困中徑予之將不審其所爲地且奴得諸周氏子當取周氏問狀則竄逸不可迹詰訟久君操女奴券以周匿無左驗女卒歸其母以去君家亦日益蕭索君感人情險巇遂隱居市廛課子自遣長子璧城次景福次道樹殤又次毓瑞女二孫四女孫八璧城修立好學氣概沈遠應童子試挾數金徒行七百里卒獲雋及丁酉領鄉薦執業於京師大學堂而君竟以疾卒於光緒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距生道光丁酉享壽六十有七歲璧城大學畢業歸將謀葬君以事略再拜乞銘於余君和悌美令晚年微飲

酒酒半喜舉古忠孝事蹟警其座人每以益貞公殉難語輒隕涕壁城尤冥機慎道雅有德素足以嗣君門業乃不以余爲荒落屬之銘幽之文君行應銘法則又無可推謝者敬爲銘曰
積德如田沃其畚亂生不寧燔其居匪燔其居適充其閭子有令名德之與鑄我銘詩慰此幽墟

阜陽王公墓誌銘

公諱某姓王氏雨人其字也世爲安徽阜陽人父咸陽公諱某以循吏名關中公少勵節行聲頌播其州里咸陽公旣捐館舍遺資五千金公扶櫬歸阜陽而阜陽適大饑公悉罄其五千金又別籌六千金行平糶周轉活其州民無算而劉疙瘩牛世脩者渦之椎埋少年也乘阜陽飢嘯引徒衆廢亂郡中公以鄉兵躡之于王市集大破之于是以知兵名于時咸陽公服闋公謁選得雲南浪穹縣甫之官安寧州以教織局激成民變大府檄公往平之命以兵行公曰愚民莫悉刑禍非庶雄爲傑之比撫之立定猝臨以兵是長亂也乃進父老諭以利害懲首亂者十餘人亂萌以熄大府亟賞其能署大姚縣公秉庭訓以平情悉理居官時有明經劉永志者爲

其贅婿兇毆婿懼禍給其妻以爲臨質且死不如以禽獸行誣若翁則吾罪得末減若事父日短不如右我我存則爾不再醮蓋再醮非良婦也婦愚從其言果以婿言誣明經明經下獄公按獄見劉永志以爲恂恂儒也立平反之前令爲撫軍私人力持其獄公卒爭而得永志乃幸無事大姚人多健訟又習于行賄宿豪李姓得罪以三千金求緩其獄公峻卻之計所歷縣修橋梁立學校課蠶桑興水利平盜警民利賴之去縣之日以詩留別和者及於方外閨秀此足知其宦蹟矣旋以覃恩晉二品銜辛亥公歸里武昌適起事皖北之曹伏思亂者爭揭竿以應公隨前督軍倪公往來潁城太和之間削平大亂時流言麻起謂不逞者將甘心于公公夷然弗之計明年復隨倪公靖壽春正陽之亂事平以軍事裁判處處長駐治正陽正陽者潁州之門戶安廬之後應公復兼鳳陽關監督撫集流亡訶察盜賊商旅以安時東鄉土匪可六千餘衆旣圍壽春復以別股犯正陽公仿古巡社之制分區邏偵合鹽局護兵及商團警察可百餘衆嬰城固守賊近五里墩公悉此百餘衆進撲之所向無前賊驚其勇以爲大軍且繼其後遂噪犇然餘賊尙涎鹽商之家勾南堤大王廟住僧韓紹全爲之魁率潛發之期已定公微得賊

處夜中以壯士二十人擣其穴韓紹全就擒斬之以徇釋其餘衆八十餘人弗治人心轟定而白狼已竄入皖邊六安陷說者謂宜退保沙關公曰正陽爲皖北屏蔽吾一搖足則西潁東廬咸糜爛矣今但張疑兵賊必不敢輕進不三日援兵集城必無恙衆復請閉關公曰是示弱也且樵汲所資城烏可閉閉門不惟召寇適所以自取亂也于是賊果疑畏不敢進時公患作乃告歸民國七年舊曆正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里第享壽六十一歲娶某氏子四世新濟普世祺女一適某公旣瘞世新介余門人胡生璧城徵文于余嗚呼公文士乃洞兵要前後擯賊均以寡勝衆陸贄曰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所謂易者先理內而擯外耳觀公處變而鎮定蓋才兼文武者也余因就所聞見者爲之銘曰

能足鏡猥豈尙毛擘舄爾腹爾惟力是字拘逆得奸詖險胡冀佞哀詐泣初不爲地渠愜宿狡撓抗罔避苞苴以遠謳誦日熾匪憚匪煩以殖以遂綜其美效悉曰民利民國旣建迺與兵事潁城太和猾豎狎至鉏耒夷荒礪我武器壽春旣寧正陽受治曹伏斗發虢闕糜沸城當賊吻若魚喋餌公曰雛耳卷甲縱轡以少覆衆聞者愕眙妖髡眩誘殘孽與比游徼猝發取之睡寐

狼禍入皖厲其毒氣熾熬莫當扇攪且肆公張疑兵沿雉豎幟開關俟敵賊始疑貳戢尾欽蹄轉趨鳳泗不頓一戟不蹶一騎淵乎大愷卓哉神智功成則退銘在羨隧鐫碑紀勲萬禩弗墜清中憲大夫署潯州府知府陽原井君墓誌銘

余伯子珪宰陽原得友曰井紹先慷慨重然諾邑居未嘗與公事珪禮諸其廬遂定交焉珪既歸京師紹先時來存余審其爲君子人也則詢其先世紹先泫然述其尊甫仙槎先生之隱德因請銘於余按行狀君諱炫文字仙槎曾祖諱張祖諱元成父諱均均贈榮祿大夫君少孤讀書穎異以名諸生食餼愛撫其弟應星長日啓導無復倦怠應星旣入邑庠食餼如其兄旋以瘵殞君感痛二親復亡其穉弟居恆酸楚不可自聊光緒十六年江浙大水君喟然曰老母生時恆以濟人利物爲心今南中苦水吾當悉母所有賑此災黎因貨太夫人所遺衣飾可千餘金施舍被災之民並棉衣數千襲旣以光祿寺署正援例得通判加提舉銜籤分廣西潯州府木梓通判二十四年權武宣縣事攝潯州府篆欽加四品銜賞戴花翎庚子拳匪亂 乘輿西狩聯軍北來君感念鄉土防爲聯軍蹂躪因投効歸然比舍已多避兵君爲撫藉之衆賴以安

亂平君以千餘金創高等小學新政既行君復以二千餘金捐辦警務得 旨三代均獎二品封典君平日齋於自奉而豐於濟人馬連盤者在襄山之陰峭壁深澗行人往往觸險而死君爲夷其崎嶇其傾靡金錢數千緡邑之人乃履險如平地焉至縣西之濟遠橋宣大間之神泉橋邑東之神涉橋泰山廟之永濟橋君皆無惜重資修之嗚呼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若君者其可謂善於積矣然而樂善之心終始無懈也有所謂給貧錢者專爲瞽而貧者資也冬旣盡則聚錢千緡集羣瞽於門君自授之鄰之病者則與藥貧而不能具殮者則予槨至以萬緡之錢百畝之田爲井氏宗祠祭祀此尤君之宿心若君者蓋瞽隅子所謂黃金雖多不以淫費爲仁不以嗇用爲節在乎用協中而行合義也君以咸豐癸丑年十月初一日生以光緒戊申三月初六日卒壽若干歲配某恭人繼配某恭人皆端淑有儀子二長紹先次應星前卒紹先行能蓋能繼君之武其理家也肅其接人也忠居雅仗正宗尙氣誼處人危難脫手數千金一無所吝余蓋知之深而信之篤也旣交紹先因之愈服君之盛德君已前葬於某鄉某原紹先來請補銘因爲之銘曰

侈則傷貨儉則傷事君酌其中儉身侈義不家之殖而邑之利有施必普匪生不遂災黎景景舉實全地唯先是程在德爲粹名子踵武蔚爲家瑞億萬斯年厥聲勿墜永安君靈安此羨隧鄞縣曹蘭彬生壙銘

古孝子之廬墓以生人暱亡親也鄞縣曹君蘭彬營生壙於父墓之側且築室名曰喬蔭山莊變廬墓之迹日月過從蓋終身廬矣又不已復請銘於余嗚呼預凶事非禮也君健在余進以銘幽之文不其慎乎雖然人之戀親第知有親之恩何必自虞其殞君旣不以爲凶余則深佩其孝因爲之辭曰君名顯英蘭彬其字也籍吳而遷鄞遂世爲鄞人其先勲則宋大將曹公彬也祖名煥父雨岑先清仕至同知賞孔雀翎君少樸齋而精健舍儒業而就貿遷年三十一丁外艱商埠中享大名者乃無出君右旣精泰西語言文字互市不爲人所讐且爭服其允時滬上木商雲轅君實董震巽公所事人無異詞者垂十餘年葉公澄衷者首創澄衷學校於滬上甫經始延雨岑公董其事葉公旋卒雨岑公肩任者逾十年而君卽踵繼其後計葉公下世二十餘年而學校屹然山立學者益盛君之功也君生平以濟人利物爲宗如四明公所寧波同

鄉會樂善義葬曾經君襄助事無不葢似桓寬所謂順風易爲氣因時易爲力者乃不知君之忠固良有獨致之詣力不必據勢而集事但觀光裕兩等小學校之設君獨力輸二萬餘金其志嚮蓋可見矣至於設醫院平道路置義山築塘障濟貧恤寡繕祠修譜君皆引爲分內事未嘗自以爲功生母李太夫人恭儉不張壽筵君卽節縮其千金築石亭於曹家山以便行旅憩息至今稱君者未嘗不稱太夫人余同年鄭蘇戡曾爲之記今君復徵余文以銘其生壙嗚呼求友得其類矣君旣徜徉里第盛集古人書畫用自娛適花晨月夕輒諷嘯其間其素書所謂孜孜淑淑所以保身歟君今年四十有三去百齡且未半配唐夫人舉丈夫子三赤城赤厓赤圭女七人字者三人余旣重違君請想吾銘之入土者更須五十有七年耳不妨預爲之詩曰幼而惇謂方重其質養氣弗是納靈於一惟善是崇匪力弗畢黜亂懲怛葆此真率是豈幽藏吉祥之室百歲來歸我爲子必

清奉政大夫贈封中憲大夫花翎同知銜候選府經歷若谷李公墓表

士有起民畝間身經數十戰捍大難全城堡而不得錄功而仕于朝則叔末之恪惜爵賞宜其

士氣之挫而日卽于頽墜也嗚呼余于東鹿李公若谷之生平不期慨嘆繫之矣君之文孫曰雲曰楷從余受經于中學堂雲不卒業而歿楷則觥觥有英概辛亥以後遂不相聞丁巳十月乃寓書以其祖中憲公之墓表屬余嗚呼公之歿在光緒之十八年其時固未覩滄桑之變也公四世咸有德望在鄉里間曾祖學綱祖慎言父亞之皆贈奉政大夫公諱全有字若谷號惺齋母張太宜人舉丈夫子四公其伯也張太宜人旣逝公事其繼母孫太宜人禮如所生視諸弟尤篤縣人咸目爲孝友咸豐三年洪楊以支師北犯趣天津走連鎖僧王以索倫勁旅躡之於連鎖餉匱公賣糧數百石濟軍王以狀聞獎六品銜十年秋西兵犯闕盜賊日竊發于畿輔廷旨飭直屬練鄉團公集其鄉里曉以大義旬日間得聯村壯士數千人捐貲市械教以步伐粗能成軍而土匪祁根竹雒小雲婁占魁合椎埋之夫數百窺擾旁縣自寧晉來犯公部署壯士盡銳撲之遂北三十餘里伏尸相望婁占魁僅以身免竄伏冀縣之邵村圖再舉公諜知其狀夜集壯士再撲其巢得賊于窖中檻置而之官劉制軍長佑上其功以府經歷縣丞選用時同治紀元吳中逋寇尙未平而捻匪已大猖于直北渠率張西珠等以萬騎縱橫于南宮新河

之間且北犯東鹿鄰縣避亂者老穉咸投厝于公公既拓室以居並發廩粟用贍來者伐樹梗其要害以蹶賊馬募獵戶槍伺其罅近卽蹶仆復合集衆團扼守于智邱村賊少引卻冬十二月復悉衆來撲公狙擊其前鋒以紅衣巨礮賊大靡獲馬匹器械無算高陽相國及河間裘侍御德俊聯章入告而制軍崇厚亦奏請賞戴藍翎加同知銜得旨俞允公累勝賊歉然不以爲功時賊氛尙未靖旁縣咸築堡自固公首倡數千金集合衆力堡成衆賴以安六年賊宋景琦掠孽賧禿子以千衆犯晉縣公禦之于魏井乃官軍已蹶賊後公合擊之賊遂大挫直督劉公行縣大獎公能將以官軍二千歸公統轄扼賊于滹沱河公謙讓未遑也已而滹沱河溢公出私資禦之全活者衆陳侍御廷經公可大用得旨交直隸總督差遣七年正月捻匪張總愚自晉窺燕公整隊扼之于滹沱河賊遂自晉縣渡河北竄二月八日道饒陽深縣復窺東鹿恨公之屢挫賊必欲一逞爲快公分其所部爲四整疾無聲近賊乃謹奮公首犯陣斃賊酋四擊殺數十賊賊不能支遁去公拔出難民千餘入城制軍官文奏請賞換花翎然未晉一階也曾文正督直亟賞公能令襄辦全省軍務公以母老陳謝然于鄉里之事雖犯疑謗無所憾以

義倉提穀事力爭之于大府聲色皆厲而大府卒不敢奪其志嗚呼湘楚諸將憑身手以入兵間竟有獲顯仕者公百戰之餘仍優遊鄉里間謂標季之有公道耶生平嗜讀書課子孫必勵行崇節以詩書爲歸捐田百餘畝置義塾使寒窶之子弟親學李文忠公奏請以樂善好施飭其自行建坊公仍晏然不以置念卒時年七十有一歲子三汝舟廩膳生候選同知汝梅乙亥恩科舉人汝餘附貢生候選郎中出繼其弟後孫四柱筠柱輝貢生柱培其棧均候選同知汝餘之子八樾庚子辛丑恩正併科舉人度支部主事以覃恩貤封公中憲大夫次榕廩膳生植優廩生孝廉方正桐縣議員兼保衛團長標楷中學畢業生杓棟曾孫九炳辰候選同知炳璇炳奎中書科中書炳瑤炳琦炳瓚炳隨炳震炳巽元孫七公既葬銘不余屬楷旣以石表徵余文略敘公之戰績俾知厚德之君子亦未嘗不以武節見也

清修職郎訓導徐君墓誌銘

君諱祖莆字書樵姓徐氏福建莆田人也祖學進子身至省會以買遷致富享年九十有二父美臯襲其先業鄉里稱善人君少穎異以名諸生累應秋試不售遂絕意仕進援例得訓導隱

居課子余讀書龍潭時與君鄰毗日過從講程朱之學君被長帔交其膝褒衣廣袖與余坐論
蕉竹中或彌日不去美臯公年六十疾動近癘廢君日夕侍側母夫人亦患痰喘君躬侍二親
恆微覘意旨動適所需學進公初置肆於南臺售榛栗棗脩膾脯糗糒之屬恆橋捐其精良者
以故鬻者爭集其肆以微賄得金鉅萬美臯公繼之徐氏良賈之譽遂傾南臺君有兩弟曰葆
真曰葆元葆真謹愿度事其兄顧早世葆元能賈遂與從兄振新析產而別營一肆于中亭君
讀書不問出入又子姓繁得肆中歲割之羨餘不供米鹽衣着之費因而舉債葆元遂請析產
君乃舉中亭新肆歸之葆元一身蕭然無復餘資族黨居間者恆踴貽覘君意嚮君長喟曰吾
手足三人叔歿而季存寧能以區區者絕吾骨肉之愛諸子賢決不須此脫不肖者多貨適以
資其浪擲無爲也當君讓產時余適北行聞而歎曰書樵所爲如是平日服膺程朱爲不欺余
矣君裔于自奉布衣蔬食終其身然鄰里告貸輒不之卻其導諸子人授一藝叔子宗穉獨能
文以郡試第一人補博士弟子員君喜曰一衿雖微然讀書種子有續矣性好山水聞余博遊
江南諸山恆以書索遊草且自尤其腰腳之弗健及君歸道山計不時至余尙以書寓君宗穉

捧而大哭讀而焚諸君之靈座嗚呼四十九年之深交乃不能拊棺一慟其負吾良友爲何如也君有書樵漫草四卷越麓日記十二卷彌留中悉令焚之配王孺人繼配陳孺人子七長宗稷業商次宗稹以郡諸生由福建高等學堂畢業奏獎拔貢留學日本法商二科學士三宗積福建高等學堂畢業生奏獎優貢留學日本法政大學任南臺地方審判廳推事前君卒四宗穆英華書院畢業生供職閩稅關五宗秩早歿六宗稹福州英華書院畢業生七宗稼幼讀女一孫七孫女十一曾孫一君享壽六十有九既葬于某鄉某山宗稹以狀請補銘因爲之銘曰
儼而若愚聽擗鈔而不以爲疵惟茶之茹惟道之娛窆于茲銘之以林紓

馬遜庵生壙銘

海城馬遜庵營生壙于馬家屯因余友成澹堪來請銘夫營生壙達觀也預凶事非禮也願達觀之人齊生死一彭殤寧以凶自諱避也因爲之文以歸之曰遜庵名忠駿字盡卿一字無悶姓馬氏曾祖有英公妣林夫人祖鴻典公妣劉夫人父慶陞公妣沈夫人本籍山左清初移墾始出關隸漢軍廂白旗佐領下以農世其家至君始以宦顯初入盛京將軍裕公幕府積勞保

知府趙次珊尙書開府陪京偉其才畫奏留本省補用奉旨特允尋以勳效連最得道員加二品銜君沈審有意略膽幹兼人且辯慧不爲人屈庚子變生于內列強麻起而北鄰尤慄銳將窺擾陪京總督增公遣君赴旅順與大酋阿力克協夫議停戰君以誠語譙諭至于累日阿力克協夫不能奪卒如議以歸于時君以使才名陪京矣辛亥之變吉林全省權運無所控攝庶僚竊藏逃匿至百餘萬之鉅君于此時受事不事糾劄而羣吏感其廉誠自相催勒無復逃漏商民稱便官帑以充黑龍江密邇俄疆遠氣所及鐵路交涉動至訟閱君機鑒強敏弭禍無形悖計竟無所逞論邊才者咸推君爲第一君以懷讓之足以迷國也媒蠹之足以害明也通穢之足成爲大梗也乃委謝名利樂就山水于哈爾濱馬家溝住宅之東南五六里地曰馬家屯治田百畝築遯園以居顏其齋曰晚稼軒自號曰無悶主人就園之西南隅營生壙焉計君年裁五十有三以百年計身親此壙者尙隔四十有七年莊子曰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余以爲不得遯者自然也存者不知所謂亡也蓋云視其生爲亡不以爲存視其死爲存不以爲亡又何往而非存哉今君之生壙卽君之長存也君夫人解氏適劉氏子四女六而晚

華秋雲則其侍人也余向見龍眠寫西園雅集圖王晉卿二姬皆侍研席惜余不善畫仕女不然將虛擬其髣髴而歸之君矣誌成敬爲銘曰

知滅于冥極則無涯者焉吾賊順一中道處真常德保身全生于是乎得隆乎封者此壽域小人伏焉君子息遺之後胤爲世千億

清處士甘君紹堂墓誌銘

蜀中甘生大文少年英特其爲文也高騁夔鳳乃無介而請業於吾門進之則辯慧能審古人所以用心於文字間者蓋可語也壬戌正月奉其尊甫紹堂君事略乞余補銘其幽鳴呼蜀中山水奇麗靈氣積鬱恆產隱德之君子如甘君其一也君諱培紀字紹堂祖諱道述父諱家本咸有學尙君少遭憫凶繼母陳太孺人撫之有恩意同懷姊則口授以語孟姑丈周君朝彥甚器之旣長輟舉子業而行商姊亦適張氏顧貧不自存君爲買宅姊苦不育日以邱隴不治爲憂君曰歲時奠醢我自任之我死則任者吾子孫也姊百年之後復奚憂已而果爲姊經紀其喪封植其墓卒踐平生之言君規檢嚴而有沖操周恤貧乏惟力是視恆用立身行己之道匡

掖後輩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德平居喜讀易亦間及星卜顧未嘗以術術也大文生五歲君卽舉史事中之涉於忠孝者朝誦而夕警之迨疾革尙引其手曰經訓足以陶心庸德始克寡過吾之望汝不必以富貴也君旣歿而邑之後生聚語及君恆太息以爲微紹叟以誠格我吾竹之俗胡能淳善而合於禮衷耶君以咸豐丙辰九月生於光緒丁未六月卒年五十有二卽以其年十二月葬茨笋溝之新阡元配馮孺人繼配何孺人丈夫子四大定馮孺人出十二而殤次大文又次大章大方早歿女三長適張氏次適周氏又次曰桂榮聰明嗜學大文自以爲弗及也大文字蟄仙執業於北京中國大學著論可二十萬言余旣嘉其孝又心儀甘君之德因爲之銘曰

彼焚鬚者之僞也君事姊之誠則畢其羨隧也有子婉然學之粹也處衆藹然永無懟也匪熾匪裔周親懿也經訓是循詔子至也嗚呼甘君卜此佳城實萬禩之利

宋母張夫人墓誌銘

今大理院書記官宋君庚蔭孝子也奉其嫡母張夫人事略徵銘於余庚蔭爲循吏宋牧九先

生已逝之繼室李夫人出乃不私于所生仍致孝於張夫人則其竭誠盡禮于牧九先生者至矣禮宜爲銘夫人姓張氏滎陽處士張君建勳女也居邑西之南流村年十七來嬭宋氏時先生方肆力於文史蔚爲詞傑而夫人亦該涉能爲之儷閨門雍穆然亦不假晷刻日息息于米鹽井鏗之計故先生得不問其家事而治文章旣而先生以第一人入邑庠丁丑中州大無鄭尤槁乾宋氏故多田然亦累歉而罄顧親族苦餒者仍留集其門夫人哀之力嗇其所奉者以贍貧乏稱者載道時復苦疫殍殍而死者相枕藉先生於所識者旣爲切脈處方起病者衆然夫人以盛罷之後亦嬰疾以就羸殆遂以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時卒年二十有四子襄女少真均天以此之故庚蔭乃益悲其母也夫人婉嫕有儀深疾世俗之涼薄旣不逮事其姑則盡禮于其世母王太夫人扶持抑搔侍疾至忘食寢王太夫人亦視之如愛女身後恆觀述其懿行以示庚蔭故庚蔭之視張夫人亦如震川之淒戀其母抒哀于事略之中其詞曰嗚呼吾母之宅心忠厚宜被戢于天何猝構瘡痍一瞑勿視冥冥者其可知耶其不可知耶嗚呼孝矣夫人生前好吟詠尤以唐之開元大曆爲正宗恆以蠅頭細書積爲數帙加之丹黃凡涉于

忠孝節義之什恆吟諷不去口庚蔭之生距夫人之逝已五年矣而夫人之母尙健旺酷愛其外孫迨庚蔭隨宦隴右匆匆歸汴未及謁而夫人母日趣人具食以待庚蔭向人述之猶雪涕也今將以戊午四月啓夫人之攢與牧九先生合葬于王府墳之祖塋並其弟庚倉庚原前來乞銘余感其兄弟之孝且夫人行應銘法因爲銘曰

年之弗昌賢者之悼也賢而獲聞又天之所以勞也德敷其子而致其孝孰謂非躬仁者之效也嵩山峨峨汴水滔滔清泉白石奠此玄宅旣堅旣牢永利其孫曹

清中憲大夫邳州知州東麓王公墓表

東麓王公之彌留也諸子爲治凶具公詫曰服改矣汝輩將用何等衣冠殮我者諸子以前清制度對公歎曰我固清室老知州也且易簀矣復顧諸子曰田橫之五百人寧無復仇之資乃駢死耶諸子莫對公遂瞑此吾友劉少崧告余者少崧蓋少小受知于公長而教育之者也並請余爲表公墓嗚呼公平日恆自稱亡國之大夫寧知清亡而公心固未嘗與之俱亡也在法宜爲公辭公諱肇震姓王氏字生之東麓其號也系出晉太保祥太高祖者聘始由臨沂居費

乃世爲費人曾祖淑濬公祖訓導公杞考興麟公官松滋知縣寇犯鄂松滋公自差次履新公兄弟均在圍中城破見擄老僕黃登僞降乃以計出公公年甫十三耳松滋公亦歿于任所公依其世父殿麟公公方解組歸自宣化者撫之如子而公卒犯百險歸松滋公及母趙夫人之櫬于松滋時公已以第一人入郡庠會賊發于蘭費之間號曰幅匪宣化公以忠義號召里中少年擄賊於肇鼎陣殞公年二十一投袂起與旗山寨劇賊孫化祥相持者三年賊鋒莫敢逞而郡縣咸倚以爲重旋從蘭令長廩撲武得賊巢被創幾殆又以民兵百二十襲費攻嶮峻之賊砦克之膽力偉壯善以寡擊衆擒匪李成擁數萬騎過境賊火映發近百里公聚壯士百餘人夜襲之賊幾驚潰而陳公國瑞適以銳師至賊平公自笑謂爲天幸也大府上其功以府經歷歸部選用尋用閻文介薦得旨選缺後以知縣用加五品銜己巳復用文介薦擢知縣遂依外舅海曲丁公于鄂中以例指分江蘇任徐之睢寧令下車斬劇賊王狗熊而徐桂堂者仍廢亂縣中適有名妓願脫籍者公下令曰孰得徐桂堂者以此妓偶之己果得賊公如言于是郡中咸偉公能旣調宿遷河決飢民環籲賑局聲洶洶然公至令列炬開門犯風沙立河堤上慰

撫災黎聲淚俱下衆皆感涕而去賑局得全調補清河清河古淮陰地于南中爲極衝公饒有治績升補邳州邳州多盜號難治公以鉤距之法行之雖趙廣漢不能過也曾忠襄巡閱至境上歎曰州將果如王牧者余何憂也旣以河工得保直隸州補缺後以知府用旋復以河工加四品銜十五年春奉檄權銅山十六年復回邳州公歷五邑治煩理劇有循吏風十七年以疾乞休覃恩授中憲大夫旣引疾日與父老課田事累徵不起然心感宣化公舊恩愛撫其二孫過于己子光緒己亥費大祲盜賊紛起公出巨貲編巡社賊爲之鎮懾蓋畏公能兵遇之防立躡而費藉以寧庚子拳亂幾有民教之鬭公咸以理論遣之費得無事辛亥革命軍起皇帝讓政公悲慨不可自勝疾革猶念田橫也遂以民國二年陰曆六月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歲配丁恭人爲海曲丁觀察守存女知書通大義閨房之內肅然方公以民兵撲賊恭人鎮定日爲縫旗及戰士衣先公十八年卒窆蔡氏項氏均有賢聲子九人長景祐光緒辛卯舉人次景祐光緒庚子壬寅併科舉人先公卒三景邳邑庠生四景禮府經歷五景禔以軍功獎五品銜賞加花翎六景崇廩膳生山東師範選科畢業生七景禔八景禔均親學九景祓後公歿孫八人

長壽德浙江候補縣知事次壽恩山東師範選科畢業三壽壽山東高等學校畢業四壽敘陸軍軍需學校畢業餘皆幼曾孫二人士壯士慶女五曾孫女三今將以某年某月葬公于村西新阡余感公之節概及其治績又重以劉君之請因爲之辭署之石表

清贈奉政大夫東鹿李君墓表

嗚呼何東鹿李氏之多賢也古稱其地仗義尚俠人習文武余觀于李氏而信矣余凡再表李氏之阡屬者李君寶鋆復爲其本生考渭臣君來徵文然前表均敘武節卓然爲北方魁傑之士君則文采掞麗開其訓業廣掖鄉里後進宜余之傾心于李氏不置也君諱兆選渭臣其字也曾祖訥增廣生候選訓導祖希望太學生考全智己酉科武舉授武德騎尉三代均贈封奉政大夫君少穎異讀書必洞旨要索經得輿輶史得綱百家之書咸搜討磔裂勿憚苦慮於是文藻蔚發爲一時之冠以第一人補博士弟子員君曰文不先行吾當務實踐踐實必躬孝悌蓋君之事母孟太宜人固以孝聞矣猶自弗慊則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無敢遺晷刻之懈伯兄湘浦君溫裕有容君事之益恭其訓迪子弟以克己厲約爲塗軌務凝斂神志不恃科名爲浮

競之具蓋卽以一身實踐勗其後昆嗚呼北學之純質不競聲氣如君者吾益思夏峰矣君旣以學行聲于時然身爲後進歸仰不能不有以策勵之乃立梯雲社里中躬爲之董于是束鹿人士咸駸駸嚮學稱北地之秀者必曰束鹿君之功也君天性惇摯伯兄湘浦以疾卒于里第君哀痛逾節因而嬰疾旣肩家政勞戚交訐日咯血數升遂以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得年三十有七歲子二長寶墀貢生次寶鏊庠生藍翎同知銜寶鏊出爲湘浦君後女一孫二炳琨炳璋孫女一嗚呼古來孝子悌弟不幸殉骨肉之變非不知留身以儲用也情沸于中義復熾焉焦然肝膈以卽于癯瘠吁可悲矣余佳君之奇行不可不紀因據余所見者書而揭之阡次

清武德騎尉晉贈奉政大夫候選守備晰庵李公墓表

公諱全智字晰庵姓李氏直隸束鹿人也曾祖學綱祖慎言父亞之均贈奉政大夫公次叔少而抗健矜尙武節恆與里中少年聚講技擊勇者莫抗中道光己酉武科舉人天性孝友事繼母孫太宜人先意承志禮如所生而事其伯兄若谷公尤嚴憚如對師保動必稟承若谷公洞

兵法悉阨塞險要聰明蓋若天授當是之時北直屢有寇警若谷公度其鄉里之壯健可以爲兵者結爲巡社已而婁占奎聚衆數百人撲寧晉北犯束鹿若谷公以鄉兵敗之于周家莊捕斬首虜公單騎逐賊賊攢槊以進公大呼陷陣賊咸辟易會援軍至圍解劉制軍長佑上公功奏請以守備候選議敘五品銜于是束鹿軍鋒流寇咸惴縮莫敢遽逞同治元年捻匪宋景詩以萬騎窺擾直東南宮新河諸縣咸被兵衆以束鹿李氏兄弟爲劇賊所憚爭攜家來就婦孺繼屬于道公憫其流徙則告之若谷公除舍舍之日發倉廩膳此避亂者公自巡視弗令有所不及至亂平始已公勇而寬裕尙然諾崇勤抑荒謂阿芙蓉之流毒中國壯者以靡學者以惰法所不道嚴飭子孫勿犯雖躬席豐厚然不自暇逸秋稻旣登恆率舊時巡社之少年較獵于原野雖風雪兼天仍怒馬獨出公蓋謂丈夫不自振刷疲其筋力慊慊如沈瘵者可悲也歐風旣煽古禮漸就夷沒而公於鄉尙行儺禮人人樂其和易時聚父老談里中軼事相與笑樂然遇非義之舉則凜然必加訓迪雖戚畹勿憚人以此愛而敬之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七歲配王宜人附子汝春優廩生候選訓導汝桐候選同知贈公如其官

兆選庠生女二孫四桂岑太學生寶墀貢生桂銘廩生國史館膳錄議敘鹽大使寶鑒邑庠生
藍翎同知孫女二曾孫六炳琳炳瑜炳琨炳璋炳琢炳琮曾孫女六元孫一元孫女三嗚呼古
稱燕趙多感槩悲歌之士此昌黎送董生之微詞也公忼俠尚義而本之以孝友寧如昌黎之
所云公之曾孫曰炳琳者奉狀至吾家乞爲石表之辭而公從孫楷又從余授經者以通家之
誼故樂述公之懿行武節以表之阡次

清安州馮先生墓表

安州馮生肅恭孝友人也前此十年余主大學講席時生曾與弟子籍屬已供職于外交部而
部人咸偉其能官也其世父倬甫公歿二十餘年矣生追憫先德且不忘教養所自以余通家
因徵文以表其阡嗚呼滄海橫流中而生獨敦古誼以振叔末澆訛之俗何其孝也公諱汝翰
倬甫其字也籍直隸之安新縣居端村鎮少而該敏讀書尋虛逐微務得真際居恆落落有選
想然廉退縝密內而家庭外而交際咸衷以禮言笑不稍輕苟父牖雲公饒于財而體幹癯憊
仲弟潤卿又以癰瘰死公以親邁弟喪乃與季弟謀自輟己業變業爲買遷然得間仍日流覽

卷帙用自娛適商業旣日隆起而牖雲公養疴于別墅公奔走定省雖細事必諮而始行然其教子姪也嚴毅無稍假借日以身爲率其詔子弟曰禮猶隄防也弛防而潰害甚于洪水且爲科名而讀書其志尤極卑劣詩禮中固有大義通其義則修身涉世畢其內矣生平不御豐腴而養親則備極甘羶出納有制然親朋語以緩急則慷慨無吝容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里第元配朱宜人前卒繼配張宜人舉丈夫子二長肅寬己酉拔貢生出繼潤卿公後次肅仁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生女子子二長適王鴻敏次適王藍田孫二秉謙秉恬公旣葬倉卒中未有銘幽之文遲之又久始徵文于余嗚呼庸行之不磨而醜言怪節者恆嘲靳以爲梗野以公之孝友敦篤能使其從子除喪垂二十餘年猶戚戚然思表其阡豈惟肅恭兄弟之孝亦公之能仁其子姪故生其追懷之思則馮氏一門固足以礪世而磨鈍矣因樂爲之文以表之

屏南徐君霞軒墓表

嗚呼余身處中原蕪梗之時艱治蠹化者方倡爲夷滅倫紀之說利者麻起雖悉力與搏莫之

勝也計唯有敘述吾鄉有至行而躬孝友之君子使狂僭齋義者聞而發媿焉則汾洋徐君霞軒者其行足以勵世矣君諱蔚文字揚墀姓徐氏霞軒其號也世爲閩之屏南人曾祖奇銳祖裔盟父居盛君有兄曰炳文官甌寧訓導君娶吳氏續娶胡氏君少而穎異與兄炳文共肩輿應府試見者蔚然稱兩神童也既補博士弟子旋以優等食餽應拔萃科再冠其軍旋得矣以父病罷試馳歸蓋當暑而病洩污及茵褥臧獲莫與中冓廁喻之役君則親取而澣滌之躬侍湯藥六十餘日夜則露香告天而居盛公旋捐館舍君哀毀幾於絕粒顧以母在始稍進食自是絕意仕進以奉母終其身母夫人端嚴匡勸理家動協軌範意稍不懌君及胡安人咸膝行請杖候老人意解始起雖兒女成行而曲意承歡厥狀猶孺穉也其事兄炳文尤謹甌寧訓導之缺君資在兄先願遜讓請兄就職且曰兄得仕所以顯亡親吾終養所以慰慈母兄弟行可耳炳文任訓導年餘虧累滋鉅請於析產之日劃以自償君不可屏之爲俗凡身任家政而能力致於豐裕者必別酬之以腴田君曰兄弟同產共利焉有別也吾烏敢私先人之遺以自肥其身君處己約而待人恕苟利於人雖傾資無憚科舉旣罷君遂創立簡易識字學校及高等

小學校各一鄉有二亭一日道日一日安邊歲久且圯君爲庀材修之晚清之末君以捐資助餉得獎同知未及仕遂構國變而君亦歸道山矣君生於清咸豐丁卯年十一月五日卒於民國己未六月念四日年五十有三歲繼配胡安人後君十日卒子四式圭式莊式周式廉式廉爲胡安人出女二長歸楊氏早卒次未字孫三女孫二俱幼嗚呼盲者之閉目如寐暗者之閉口如默反倫夷常者之持論如新然覺而使視問而使對則盲暗者窮其以反倫夷常爲新理者使之型其子弟則異日反諸其身亦適所自窮若徐君之躬行孝弟至於老暮而無變者豈惟型其家亦足以型末俗矣故特書其梗概表諸其阡

清處士可園陳先生石表辭

嗚呼有明之亡遺逸之士或隱或見或被刑禍以死或廣授生徒著書等身或身死而遺書晚出然可錄而存其人十僅五六而槁死於山林者不計焉以禁網嚴而媒蠹夥也清之革命漢族自相愛護其感先清養士之恩甘蟄伏而不出世亦以遺老視之一無所忤故金陵可園陳處士抱奇壽以終其遭際如夏峯焉處士名作霖字雨生晚年盲其目自號曰盲和尚所學沈

博恢富少有神童之目曾祖某以名德重其鄉世稱曰石渠先生祖豐之以名進士官中書父葆常爲名孝廉未仕故處士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光緒元年領鄉薦時金陵新復處士授徒自給三上春官報罷遂不復圖仕當道儀其宿學禮聘修江蘇通志並主奎光書院講席得士至夥顧蕭曠不事米鹽之末日遨放于山水間金陵近畿諸山麻鞋遍焉所著書二十五種都一百七十四卷富哉言乎顧以孤介之性值權綱濯弛盜賊橫放之時則託於詩歌以抒其悲爲八高賢贊取管寧陶潛司空圖顧炎武此足知其志矣享壽八十有四歲臨命自製墓銘謂後進競尙新學無可託乃自爲銘越庚申詰嗣詒紱與紆相見京師述處士生時常稱紆之行能爲其類因以阡表屬紆嗚呼世變之亟乃有六朝五代之末所不經見之亂民戾士囂宜處士之不輕屬人以文乃身後而紆適爲處士表墓則果氣類相感而然乎處士子四人詒紱詒祿詒壽詒謀女三孫五此幽宮蓋其自卜也嗚呼江南山水靈秀所鍾能福慧雙修爲有清一代之完人處士其可以瞑矣

禮園記

禮園者昭通李君勅風兄弟築此以娛其親耀庭太先生者也地曰鵝頂大江自西來與涪江合重樓合閣均在雲際巴渝之勝概也先生事親爲孝子殺賊爲健將迨老則愴然一隱淪也樂勅風兄弟之養屏居此園江氣侵曉而起修白一道仰合於松篁欄楯迴曲窈而深縹而復遊人乍至往往困於輿綠而不知返山石豁閭中豁然乃見池光芙蕖送馥溽暑爲卻凡樓觀亭館可十餘處則皆匾而名之獨角山樓下俯涪江爲全園關鎖之筆天碧在襟雲片入檻俯視風帆沙鳥皆平過樓下愴然不復爲人間想矣嗚呼方先生遇回亂舉家伏竄於仙人洞洞固以仙名然賊火向下燠灼幸而不死則苦疫而殍斃家人且盡其半以視今日憑斯樓以納涪江之勝則洞之仙固不如仙其樓矣先生曾以鄉兵破賊鄉人服其武節旣逝勅風兄弟卽營兆域于茲園而海內詩流過渝必憇其園凡投贈題詠幾盈牛腰恨紆獨未嘗至耳前此三年勅風以圖見屬余苦亂未之應今冬復以書來爲圖而歸之迴念漢回之閔在園之未成乃今日之創渝者尙爲回乎不知兵烽曾近于是園否余固甚惜先生之不再起與一角兵力也

汕潮林氏建立太師公廟記

吾林氏先祖太師公爲殷宗之懿親剖心而死于獨夫之朝公子堅公逃長林山遂以爲氏追
溯發源所在則見之林寶所著元利姓纂而後人以爲吾林氏爲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誤也
堅公之取長林爲林氏猶李氏之以食李木子爲李氏唐高祖朝博士林立無議之者何爲議
及長林之非吾閩望族以陳林爲半陳爲有媯之後林則太師之後皆聖裔也太師祠墓在河
南之衛輝府去城十五里衛爲殷墟則太師之葬衛確矣顧有人于偃師得銅盤銘篆文少異
于衛輝或疑墓之有二又安知偃師之刻非好事者之所爲耶夫偃師之碑可以贗爲則林開
之說決屬臆造卽鄭漁仲亦疑吾林氏祖長林之非初無確證直考訂家自銜其淹博翻古人
之案以爲能滋可笑也近者余聚徒講學于京師林生修來與講席別余歸潮將集資建太師
廟于汕頭昭報本反始之意賢哉修也吾祿公之後子姓繁衍至十餘萬宗譜至不可考實則
皆溯源于祿公更上之則溯源于堅公吾輩知崇堅公爲始祖則凡氏爲林者皆伯叔兄弟也
猶大帥將百萬之師隸尺籍者胡能一一皆稔其姓氏知爲大帥之卒徒衝鋒陷陣則同命羣
處和集則守法棠棣之華纍纍相附而生不有其根株華又焉附堅公者吾林氏子孫所託而

生者也心念堅公則不能不念太師公之盛德而遺其後修之集資建祠可謂知所本矣紆老而不文伏螯京師于世無一長之足錄獨保守其遠祖之遺訓不敢爲惡以取戾卽防其玷我先烈也所願吾同姓之英賢亦本道而崇德無負太師公之遺澤斯則今日立祠之本意也戊午十月裔孫紆記

山居課子圖記

余居京師得友三人曰宋鐵梅曰成澹庵曰徐敬宜皆吉林人也之三子者咸貞整有道素過從甚歡余恆戲敬宜果爾我生於宋季與明初者當終身不復相見宋時燕雲十六州尙屬北朝而明固有遼陽松杏然所謂果勒敏珊延阿林者不歸明之版圖則余與君又何投契之有於是相與大笑今者敬宜以鄉人集舉而長吉林所謂長者卽前之巡撫也敬宜德動於衆仁被其州以州人領本州事吾固知敬宜之必有洽於吉林人之心也然敬宜生吉林長吉林我世伯驗修太先生又爲吉林之耆德鄉人儀太先生之冲操器望其必以禮太先生者禮敬宜矣敬宜旣以孝行名其州嚮曾以山居課子圖見屬余苦於鉛槧未之應也今敬宜且別我而

歸吉林想更至昨日時山居常髣髴其月影燈光愴然而思其親矣吉林之山在古爲肅慎山海經稱曰不咸後魏始曰太白金則曰長白清仍之草木多白然興京之納魯窩集則高樹幕天而翳日吾固未知當日讀書之在何所度其地必有清泉美石佳木因以意爲之重在課子不重山居也

九謁 崇陵記

紆以庚申十月二十日破曉趁車祇謁 崇陵易車於高碑店過涑水毓清臣及張君聘太守遇紆於車次同至梁格莊過梁文忠種樹廬已爲人賃居遂入文忠墓廬卽文忠之葵霜閣供文忠象左方有小扉通文忠墓旣至以隻雞斗酒奠諸墓下嗚呼臣不先君紆此來爲謁陵來不宜私奠朋友之墓顧文忠精靈實戀戀 先皇者蒞墓告謁陵之期冀吾友精靈偕我三人共朝陵也旣奠而悲是夕輾轉不復成寐五鼓起肅冠帶嗽不可仰旣登車嗽止近神橋聞水聲出亂石間蓋橋圯而水漫也主祭琳國公預戒執事以辰至乃假牲積庫靜候已而國公遣騎延紆及清臣君聘相見於西朝房國公年二十餘喟曰余此來奉勅來諸君之來蓋爲天

良來也紓淒然莫答禮成國公送紓輩於廡下更前垂及玉階紓進曰此饗殿之前墀也公止
嗚呼天潢中乃有謙下如公者 先皇帝之澤未泯矣紓至此凡九度而祭品日形其縮陵戶
且多飢色九年中顛替之狀皆足增人之悲矧神橋一圯三年弗治後來益不堪想矣七十賤
臣來已逾分別能爲無窮之憂亦公所謂遂吾天良而已因記之寄示清臣君聘二君子於涑
水

番禺梁文忠公種樹廬記

種樹廬在梁格莊之西 行宮之東小屋三楹老藤交其簷則吾友番禺梁文忠公廬於是爲
先皇帝種陵樹者也方 先皇帝賓天時公在南中聞訃括髮袒見星而行望國門而哭用
人子奔其親喪之禮旣至項城以邏騎日尋迹其所在語當事者不聽入臨公自席蓐於逆旅
中夜枕塊而哭哭凡九日哭天子之禮也旣而 梓宮奉移至梁格莊公以麻衣犯風雪復席
蓐宿於 行殿廬次廬居二年日泣告諸當事者趣起陵復輯萬金爲倡且冒風雪至陵下語
守陵衛士以臣子之職人皆爲動已而陵工告蒧公朝衣荷鍤親植二柏於明樓之下柏青葱

高三尺許臣紆嘗以瓶水跪灌其根則公所命也嗚呼公今已矣紆再至陵下廬中不復見公矣公遺命葬骨於廬之東莊人叢葬處也守陵郎中李公遐齡不及知其事既葬乃大悲奔而語紆曰公家固不重堪輿言然地蹙而村囂匪惟無神道不足以碑且人家炊煙日綿亙及其殯宮此何可也因述公生前相得永福寺後官地一區自定其窆窆之所既語郎中而不及語其公子紆悚然爲之告諸陳太保及朱伊二師傅請如李郎中議已而李公來言公家憚遷葬議寢嗚呼公生平厚我我乃不能報公竟貽此無窮之悲也雖然廬邇公阡歲再朝陵宿公之廬謁公之墓禮所謂有宿草不哭余亦弗知其能禁與否然君臣朋友之義卽有禮在亦終不能止余以勿悲聞李公將奏請以此廬永屬梁氏余悅其可以歲至是間也因爲之記

風雨恩勤圖記

圖爲唐企林大令用變風鷗鴟詩意斷章取義囑爲賢母謝太夫人作也太夫人極母氏之勤劬如犯饕風憊雨而全其家企林兄弟哀其母爲子姓勞瘁請製是圖然圖者圖其迹莫圖其心則仍爲萬山風雨之中母子一廬情話使觀者知賢母之心可也嗟夫紆亦喪母之人耳每

見孝子思親未嘗不爲心痛矧太夫人在新婦之下分遣諸子就學家無餘贍責家日叫囂於其門太夫人復然不爲之動是直堅坐於饔飧風雨之中矣觀其訓子之言曰人愚不自立橫逆之來無較也及企林兄弟咸得祿養宿逋一清而太夫人語責家曰幸諸君雅量寬假孤孀至於今日聞者慚不可仰嗚呼此光風霽月之言直開舊時之陰晦仰見寥廓矣迴念亡母陳太孺人身處貧罄之日親黨中有加以嘲訐者太孺人如不之聞及不孝能養轉爲其家手葬三棺焉蓋慈母望子心醞務樹德以培植之固無計乎排媚之來今證諸謝太夫人乃益信矣當企林出宰良鄉時太夫人曰循吏以善爲程尙有無心之過須知仕途中造孽易而積善難若由官致富則直自剗其先德卽以八珍奉我我心戚也以故企林歷任煩劇均著風節企林有兩弟曰勵曰凱勵爲吉林和龍稅捐局長凱爲陸軍測量局科長咸以積學聞於時太夫人年七十卒於津寓而企林之來求圖時念母之容戚然余心憫其孝也旣爲之圖並述其所聞記之圖後

理耕課讀圖記

余既罷正志學校講席退而賣畫於長安市上就余受六法者可十數人茹生臨元亦自薊州來請業余門則薊之令君也初爲黃鶴山樵而樹石井井然雅談及其家事則戚然出其母氏潘夫人之哀啓曰吾母之勤劬至矣孝行溢於三鄰之間其訓迪臨元兄弟必衷於義尤能審分處約治田以活吾家今臨元兄弟幸霑祿仕母竟棄養劬勞鞠育之功安可無紀必得先生圖而記之孝哉茹生中年而仍念母真近於終身慕矣顧母之賢可文而言之不能圖而出之今如生言就母之理耕課讀二事使賢母之孳行見吾圖記之中其可也潘夫人爲名宦仰山先生愛女來嬪岱林先生時翁瀛槎太先生方日用鰾以佐酒潘夫人躬烹鰾以進及太先生捐館舍漁人呼鰾過其門潘夫人聞聲號慟漁人聞而屏息自是過門不更呼鰾也嗚呼蓼莪之廢不期千載下更有其人矣方夫人治田城外時岱林先生已病廢家居門戶則夫人一力當之外課田而內課子已而長子萃以吏才署按經廳臨元出宰吉林農安徧歷諸煩劇旋調任薊州養源供職京師警察廳三子均以吏績聞方臨元之宰農安也農安方大疫夫人躬自製藥賜予州民之不能延醫者恆於夜中露香告天於是舉州之民得藥輒愈識者以爲非藥

之靈蓋天相夫人有以活此州民也及臨元調署榆樹雙陽諸縣夫人恆隱屏後聽訟偶得罅隙必使臨元反覆訊鞠務得實而止以故臨元事母猶師尤欲得余文以表彰之嗚呼以母之賢臨元之孝余又何靳此區區者而不爲之辭臨元家上谷與定興鄰定興鹿徵君父子節義鄉也城外景物吾圖雖不得其髣髴然田家風味可想象而得且爲圖藉以彰母之賢至山水林壑吾圖固不必悉力求肖也

秋室研經圖記

周禮天官太宰以經邦國註經法也釋名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故儒有六經醫有內經卽爲法而利於常用者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不稱素問後漢張機傷寒論出始定今名晉皇甫謐就經中分素問九卷鍼經九卷與漢書十八篇數合後此靈樞出或謂卽唐王冰改九靈之名爲靈樞杭世駿引隋書謂九靈別爲一書駁之聚訟紛紜均考訂家之言與醫道無涉夫張機醫之聖也旣宗內經猶習儒者之必宗六經吾友浙西陸仲安先生以醫名京師治內經絕熟余耳其名未之奇也前年第五子璚病瘵隱而且堅先生曰危候也治

之經月瘵破而創平庚申秋璫復大病他醫誤投藥衄湧出數斗憊不自勝先生至曰殆矣然可爲也必四十日可愈日投參耆各半斤凡三十餘日疾漸瘳見者咸橋舌然先生署案必引內經而下藥則與仲景傷寒論之分兩差重余曰醫者意也旣得經意即可恣行若泥古患其不中於病寧遲而有待則病深而藥弗及猶危城坐困乃擁重兵弗進此湘東之援臺城賀蘭之坐視睢陽也至項羽之鉅鹿則破釜沈舟以前得勝着矣璫之病趨困鉅鹿時也君用經意而出之以神勇則璫之命實生於先生之筆端計無以報先生者然先生研經而得效因爲秋室研經圖以贈並爲之記俾世之知先生者固能用經意以活人也

泊園記

己未庚申間朝局勞如亂絲再卜相咸曰周公沈觀吉然余凡三面公翛然如無所聞造其廬花木叢蔚之處顏曰泊園嗚呼此足知公之心矣泊凡數義集韻泊止也道德經泊乎其未兆訓爲恬靜無爲夫曰止知止也曰無爲以時局方之則無可爲也余觀三國六朝五季之末躬負時望人咸以冲操懿量目之者一聞徵書在門慨然遽出終至爲人劫脅遏抑使不得展其

所學而清望轉因而減此寧謂之知其不可而先止也耶武侯之澹泊知止也其能有爲者遇昭烈也故師侯者當師其止不當競其爲公積書連楹名動海內身膺疆寄終泊然一歸于恬靜誰則足以劫脅遏抑之者則宜乎泊園終稱爲公之園也園之大不能過三畝花焉竹焉石焉水焉朱闌曲折微徑通乎深綠公堅坐讀書吟嘯其間其視擁重兵積厚賞用以熏轅天下者吾不必較其優劣但權以勞逸公終以澹泊勝矣雖然余意仍望公之爲而不樂公之止今爲泊園之記且贍以圖者重違公意也

六合十齡童子賊中尋弟記

林紓曰天下孝友之士有中必死之法而卒遂其不可償之願而獲全其間若有鬼神陰爲之相理終不可卒度亦僅委之於天而已如吾所聞六合十齡童子吳錫之冒萬死於賊中尋弟是也錫之爲道光時人長余過十歲不宜目之曰童子顧不稱童子則天賦孝友之性於人者不爲奇故仍稱以童子誌奇也童子名嘉祺字錫之世居江南之六合縣父永寬字敬夫母巴氏童子有兩弟曰嘉忻嘉佑敬夫爲邑諸生文采鴻麗江表之士多與納交率知名者咸豐三

年緒寇陷金陵六合屹然孤懸江北爲賊之所必爭顧乃死守以阨賊衝城且下敬夫夫婦率其三子夜縋而出避賊於池河鎮鎮故有田則童子曾祖慶元公別業在焉池河屬皖之定遠必取道來安經滁州越關山道始達時劇賊四眼狗以十萬衆躡皖北河南捻匪應之盡氣所及隨在糜碎賊酋李大受適以衆至童子遇之於關山道舉家伏叢莽間賊過嘉斨竟不知所及敬夫夫婦大悲以嘉斨決冒賊刃以死賊中恆以槩貫嬰兒爲戲嘉斨甫五齡定不免顧遍覓陳尸無五歲兒形如嘉斨者知未死也旣至池河收遺田五百餘畝幸遠賊鋒因恃耕而食顧父母念兒甚巴夫人尤痛不欲生日就癯憊童子曰弟亡母決不生求生吾母者必得弟再請尋弟堅不許則竊錢四百而出巴夫人再失其愿子痛乃尤甚然無如何也時捻賊屯滁州童子行乞將至滁夜中遺失道髣髴有白毫光導其前往往往恆得道饑則摘取未熟之黍菽食之捻旣窟宅於滁亦僞立官府不復遮殺行旅童子行乞滁中經年一日忽遇一士流於市驚曰若非吳氏兒耶何面目一似敬夫耶士流氏李爲敬夫友陷賊爲記室童子得父執遂瀝情告以尋弟而來李復驚曰然則若弟固在此矣先是嘉斨失其父母及其兄弟時方五齡作兒

啼向賊求面其母爲賊將衛姓所得樂其幼愿而白晢恆以自隨賊中咸目曰衛氏兒也時衛方以能軍見賞於巨酋立躋僞職深以得兒爲祥出紅錦裹其身縱之遊行於賊中李以鄉音固稔其爲吳氏兒也及聞童子言則爲請之於衛衛以李方爲記室暱渠帥重違其請遣嘉旸與童子相見於壁門之外抱提大哭衛亦憐之資遣以歸兄弟突至拜其父母父母怪駭如接夢寢於是鄉里譁噪以爲吳氏兒果得弟歸矣嗚呼黃蔡洲之萬里尋兄記爲其六世祖廷璽作也廷璽兄伯震私其妻子於道州無復友于之愛廷璽不忘其兄閒關求之顧長大非童子年也若錫之者固一童子耳以天賦之厚孝友至性空前絕後吾友趙次珊尙書方修清史余雖不文固將以此記請附孝義之傳因先具草還諸其家錫之娶汪氏無出以嘉旸子榮華嗣今有孫五人矣閩縣林紓記

南湖舊隱圖記

江陵距三峽之口介重湖之尾爲大江上流重鎮古稱衣冠薹澤所謂南湖者城南之水會縱橫百餘丈視吾閩西湖得十之二而杭穎二湖彌不及矣然明瀟絕底湖心有田居者便於漁

而豐於稼及門胡新三奉母築室居於湖心母趙太夫人出土族明體達變厭亂而戒新三勿出湖居本母意也母今年七十矣新三從余受左史南華其爲人強毅而深醇遇事能勝其鉅且視余甚親余固未審其處家如何蓋心知其能孝也母壽在九月新三弗徵余文但乞余畫請圖其南湖故宅意者母樂湖居得圖足爲衰年之臥遊噫新三知養志矣湖濱富桃柳湖心饒竹柏圖中樓簷翼然於蒼碧之上母所居也自更兵亂樓中積書連楹咸不可問新三豈惟念母意亦甚惜其書夫白雲親舍以親在白雲之下今太夫人已入都則圖中特其舍耳因名之曰南湖舊隱異日亂平新三奉母南歸水鄉如故桃李依然吾圖豈惟母壽之徵亦承平之券也新三以爲如何

黃笏山先生畫記

余年十六省府君於臺灣始獲拜黃韞山先生於李氏寓齋先生朱顏白髮能酒而健談恆誦其介弟笏山先生玉柱詩厥聲琅琅余年穉未學然已心偉其結響之高流韻之遠逾年笏山先生以長松巨幘贈李氏則奇古蒼鬱一鶴立醜石上振翮欲飛余每遇李氏輒吮筆摹撫之

凡數十百次不復一似越乙酉始與先生詰嗣芸激太史同事吳航謝枚如師余亦適得先生松鶴一小幀卽以歸之先生長君樾激大令比來京主大學講席得黃祕書秋岳驚歎其文詢之則笏山先生文孫也秋岳古近體詩鮮榮修澠偉爲詞傑雖海內老輩不復能過駢文亦不假緣澤自極撝麗乃吾鄉特出之秀私自歎息先生善人之果有後也先生家傳爲吾師謝先生手筆敘其居官之能聲乃余得秋岳書言傳中詳吏事而略藝文頗以爲憾然余曾聞韞山先生言兄弟東渡遇賊于澎湖先生藏明板杜詩及石谷畫冊于積薪中賊曾覓得之去詩取畫先生欲索歸賊手韞山先生止之嗚呼天下性之所嗜寧復計及利害以一畫之故幾輕其性命此足知先生篤嗜風雅之酷矣先生善松竹寫竹石秀勁師與可飄灑過天池生余恆謂吾鄉老畫師寫竹足以肩隨先生者唯一謝瑄樵瑄樵落筆如風雨乃殉難清漳余至都問之善竹者竟無人知瑄樵而先生與鹿定興相國友善都人士間或知之然終不如余知先生之深也余不善竹畫松則私淑先生四十年今太史家尙有先生所遺巨幀二松夾立一鶴中翹於魄力中標以神韻絕作也嗚呼覘先生風節者可於畫中求之矣

潛廬記

韜光庵在西山之麓於志乘無考蓋非勅建者庚子之亂圯于兵燹吾友吉林徐敬宜因其舊址築潛廬居之潛之爲義見於易復見於詩有深沈之義蓋深者淺之反而沈者又浮之反嗚呼淺者之載物幾何而浮者之燭理又幾何也世之蘊才智而不自檢攝灼之而立熾礪之而立反于出處之際動輒有悔去深沈之義遠矣敬宜以鄉人之請歸長吉林吉林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敬宜夷然行其分之所安及遇讒而歸仍夷然行其分之所安也喜憎不形升沈如一予甚異之私心頗謂其能潛辛酉六月敬宜招同陳太傅及周少樸張乾若宋鐵樸成竹山諸公集于西山之別墅顏曰潛廬余始恍然敬宜于未長吉林以前固已潛矣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蓋其應鄉里之請炤之時爾其不可常炤又歸之于潛可謂無悶矣廬之廣不能三畝蔭以松栝週以扶闌遠望城闕在煙雲渺靄間玉泉諸山咸拱揖闌楯之外敬宜神宇蕭閒然語及鄉井恆太息不言乃至今日榆關烽火絳及天地白骨蔽野以一家之人爲主客之搏敬宜坐視不復能救將歸咎于潛之不幸乎吾則謂與其不可救不如仍還吾潛或且潛龍其有

用之時乎用爲之記以勗之

蘇園記

閩江有村曰蘇瑄村陳氏聚族居之數百年去海濱四先生之古靈不十里山幽而俗醇吾友
絮庵尙書長於是村旣通籍遂舍其遺產二萬餘金歸之陳祠爲歲時報饗之需陳宗賢之然
尙書子姓繁多仕于朝因築室于宣武門之東治園四畝名之曰蘇園不忘其鄉也園之構無
重樓邃閣之制松檜中書舍三數楹拓餘地以藝蔬果之屬怪石四五離立篁竹間樸野仍如
村居尙書年七十有一晨起扶杖徜徉見園丁之灌藝弗力則亦自理其瓶鋤其伉健雖老于
圃事者不能過夫以尙書之幹濟長於理財而精于剔弊其營東西二陵省官中金三百餘萬
兩以此親貴大臣弗悅言者摭他事論列之因罷去尙書夷然長日舍樹藝灌漑外無他營亦
不時出游若尙書者亦可云善於養晦矣夫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此抱朴子之所惡
今日武臣方用奇括天下之財盡入數大帥之橐中京朝官林立幾餒而仆無所謂榮亦無所
行其貪尙書知之甚深故蕭然以老圃終在亢海中尙不自知而寧知今日所謂榮耶方尙書

盛時議者頗有異同余獨堅信其能廉天下唯廉者始不以退隱爲憎今尙書日遊憇于此園蓋真能隱矣且真爲不畏亢悔之人矣因樂爲之記

致遠亭記

致遠有二義武侯之寧靜以致遠直隱居求志將推致其遠圖也吾友宋鐵樸綜路政于哈爾濱築亭亦曰致遠蓋欲致遠人之來歸也二者之旨同乎林紓曰同忠武旣定三分于隆中固知其不能并魏矣然未嘗以蜀自局累起而圖魏卽欲致魏之竊據者歸迸之蜀今北隣糜碎成割據之局此單于歸漢時也鐵樸經營路事崇國威而敦睦誼亦固知北隣之不易馴然求致其來歸之心初未嘗一日懈也乃忠武紂于勢而兵力疲鐵樸亦紂于譏而路事罷所欲致遠人之來歸者乃不竟其施而止近歸京歸營小園種竹灌花用以自遣然尙戀戀于其亭圖以示余且徵余文以紀之嗟大丈夫許國之心固勿問其事之成與弗成亦但論其志耳侯之不能并魏侯自知之乃知其不可爲尙爲之志也夫以羅刹之地大物博士勇而多馬而吾國又值權綱弛紊之日鐵樸憑一己忠盡之力其能如漢宣時坐受單于之款耶而鐵樸弗計而

冒爲之亦其志也亭在邊遠其山川之形勝不可得詳但就鐵楸名亭之意余爲闡發之亦以見鐵楸之築斯亭非苟然也壬戌五月林紓記

箴宜女學校碑記

清原任荊州將軍祥公以庚子之亂憂憤卒遺命不立嗣以愛女繼識一女士治喪女士既終喪卽舍宅建箴宜學校又舍田六百畝園九十畝典易釵釧佐之十年中糜金錢一萬餘圓女士爲年亦五十矣而校中造就者衆吳下彭君翼仲爲余言其事請余充講席明日女士偕其女弟子駱樹華來見女士語及雍乾時事誦孫文定三習一弊疏聲琅琅然余大駭異而樹華亦拜余門下以校長隨學生聽講殆奇女子也逾年女士病革余省之見樹華慘悴如憂其母越日女士卒余臨弔而樹華暈仆者再至同臥尸簣抱尸而哭余責樹華若有老母在今如是異日何以處母喪耶女士旣逝而族衆來爭校產羣責樹華樹華堅決啣其亡師遺命力支此校罄其所積以充校費衆鑒其誠且服其義箴宜之校得至今存者樹華之功也樹華爲女士卜葬臨穴慟絕居喪百日哀毀骨立自是日喘喘如病癥結其教學子也必崇儉約衣飾偶爾

人時必命易之雖甚病亦必升座講演寒暑無憚講堂奉將軍木主以女士附祀曰是以畢吾世也女士無家而樹華亦不嫁以一身殉校事嗚呼難矣壬戌冬女弟子白祥華錄樹華所敘校中事可千餘言示余余歷歷知之俾別爲刊刻但就余所見者爲之記俾學生之執業者知此澌濁之世尙有女宗也癸亥正月閩縣林紓記

遜園記

馬君忠駿治園於馬家溝名之曰遜易九四好遜君子吉小人否曰好者喻名利之足以蠱人乃乾體剛健絕之以遜喻自克之君子也嗚呼今之能自克者誰也君獨明於盈虛生死之理遜而不已且營生壙於其間示終遜之意易上九所謂肥遯也寬裕自得曰肥莊子曰生生不生正以求生過急所以不生今能寬裕自得則不期生而自生生壙雖成其所以須此壙者爲時迫矣園之制有晚稼軒在叢樹中其前爲无悶亭四週皆田萬綠上下春秧旣布微風徐動君自挾瓶鋤旣耘而灌見者寧知其爲高世之君子也陶潛嗜酒而不能田其詩敘田事甚詳然時時以死生繫念讀其共遊周家墓柏下詩雖以酒開顏然尙岌岌於明日之事所云明日

者數不可知也是終有死生之見互於其懷今馬君園遊觸目卽見生壙非倉卒之過柏下也物有所忌則觸之而成慨若明於生死之分雖日觸之寧復有互於懷所謂肥遯之君子馬君適其人乎余旣爲之圖以相隔千里虛構初不能肖今但闡發其肥遯之理肖之以吾文癸亥正月林紓記

御書記

宣統十三年冬 皇帝行大婚禮臣紓恭繪四鏡屏以進 皇帝顧太傅臣陳寶琛以臣紓十謁 崇陵忠事 先皇帝御書貞不絕俗四字頒賜臣家犬馬啣恩九頓伏地鳴咽不止伏念此爲漢臣范滂稱處士郭泰語也謹按易疏貞正也釋名貞定也諡法外內用情曰貞賤臣安所得諡然取正於聖賢之言堅定其義利之辨或庶幾焉 皇帝憐臣衰老親加聖訓勗臣末路雖九死不復能報草野微賤義又不能妄上謝表僅望闕泥首而感涕今年清明因復匍匐陵下見松柏蒼翠春氣映發欣欣而向榮竊以爲 先皇遺澤潛滋於草木者如此况紓身被破格之恩感念 皇帝尤追感 先皇於無已矣前此賜臣煙雲供養春條臣謹以 天章名

其樓曰煙雲今之御書則供之堂上嗚呼布衣之榮至此云極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於道曰清處士林紆慕示臣之死生固與吾清相終始也宣統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臣林紆記

記雁宕三絕

余無濟勝之具恆恃輿而行雁宕之山高而險者無若馬鞍嶺而輿亦可達故雁宕之山雖未周歷而經余所至均便于輿者也辛酉五月三日溪行至大荆越謝公嶺趣靈峰道腰輿漸入蒼碧無復塵壤從崩榛綬藤中一經蛇蜿下趣合子橋泉脈淅淅出橋下左次怒石斜起而北嚮其高矗天微雨新過苔綠益濃橋之正面則兩壁箝合而中裂髣髴有臺殿樓閣歷三百七十七級始及洞口卽靈峯之羅漢洞也高樓四層上及峯半石壁陰溼雨沫濺及闌楯不知所自來意其爲飛泉也右爲伏虎洞天光豁然余與同遊者列坐楹軒洞外諸峯登降拱揖據而莫測其窮湊而不謂之沓貢巧獻媚集于余前暮色漸起流雲入洞燭光爲歛食後靜臥聞泉聲達曉矣

初四日自靈峯謁靈巖浙西蔣季哲營樓奉母家于靈巖之屏霞峯導余前絕壁四合天地純綠余婚然如入夢寐石之穹然而高嶽然而深或中窪而廣者若潭石受水侵嚙漸成爲剖瓠形其空立而降者若危墉積雨將崩下駭行客然竅必出泉隨石窵產輿夫踐石而過逐步必聞水聲萬竹梗道不知所窮竹中突見天柱峯高可數百丈與展旗峯對峙如主客其中則屏霞嶂作青紫色橫亘天半其長與諸峯臂接而遠引繇延可數里以外篁竹之杪出殿角則靈巖寺也左爲卓筆峯有飛流下墜雷噴雪濺余知爲小龍湫龍湫非奇卓筆奇也峯自地拔起幾齊天柱其旁羣峯雜立如擣菹誌皆有名時余已造靈巖寺外石級宛轉入篁竹中則蔣氏之屏霞廬見矣登堂拜母季哲延余宿危樓上不雨時聞雨聲則樓後飛泉滲漉下墜深池夜燈旣上萬蟲交撲以山中積陰連旬樓空不窗蟲趨光而入同遊者更易履襪備明日往觀大龍湫

明日爲端午節晨起飲卯酒卽登輿行四里至馬鞍嶺馬鞍嶺一名石城嶺爲東西谷之中界嶺背石凹作馬鞍形鑿石爲階級其銳峭處則累小石爲着足地下視羣山如兒孫環膝起伏

高下相距可數百丈余下輿踐小石逾嶺脊過經能仁寺寺乃無僧出觀大鐵鑊委荆莽中年
代乃不可紀道經燕尾泉卽溪流自龍湫來者沸白濺沫分二股落大石間山人稱曰燕尾
泉也山益深泉亦喧豗盈耳由連雲嶂近大剪刀峯卓立雲半峯有裂紋雲經其竅作快翦分
帛狀側轉視其背則又若估帆飽風故又名爲一帆風更蹊溪石百餘步見大龍湫矣巖石亦
深紫如屏霞峯雨集日歛陰森如納甕中龍湫之來澹若輕雲顧雲橫而泉直耳計之當在二
百丈以外出坎尙攢積如疊鱗甲漸下漸廣亦漸模糊聚億萬細點紛落澗中澗水寒碧受瀑
不爲滯汨之聲曲折盤石而過漸成篆紋其視燕尾泉之崩騰狂逝乃大異蓋巖旣高厲泉力
經久慵而不能狂也泉下石亭久圯莫修有臥碑一則吾鄉梁退庵中丞紀遊碣也是日復歸
宿于屏霞廬同遊者高夢旦鄭稚星李拔可及蔣季哲與余爲五人壬戌五月林紓補記

祭丁和軒文

維丁巳四月後死弟林紓謹託其門生陳贊文以清酌時羞之儀致祭於吾友和軒丁先生之
靈曰嗚呼余年二十是歲識君破屋陰沉饒蚤與蚊君方獨酌意態嶙峋通名甫竟抗聲論文

指斥牧齋亟賞劉黃高吟杜詩飄飄凌雲旁人議君飢或涉旬不務苦慮得酒輒釀余曰達哉足稱吾友心契迹迥恨不能酒不酒亦趣日從君後余時病肺嘔血盈斗日必造君自午達酉君素輕死視命若帚所貴自適胡天胡壽我聞君言興會颺舉委命於天坐而待死竟不能死今且七十君竟先我但有噉泣台江精舍佳竹美石秋夜月明人息蟲寂彼此單衣西風動壁剔燈論事辯曲引直君發奇語震若霹靂古獄沉寃立驗白黑我輒喪膽佩君宏識間亦山行用自娛適方廣嶢嶠綠陰若織洞天深邃石扉百尺夜行迷道虎嘯叢棘四更到寺明月在席水簾下天山翠四塞蠶僕斗病伏如蜴蜥僧言神譴伽藍之力君怒僧言豎髻如戟我禱伽藍笑謔間出遲明僕愈諱言非疾自是山游日益爲伴九度石鼓履巘若坦背僧出肉用以佐飯僧聞牛腥合十閉眼君爲絕到噴酒滿甕東際樓高松勢蜿蜒我自作畫君强署款韋曹互奪彼此詆譎余負狂名動忤裨販庸品廝濫斥我風漢君獨不然抗辯侃侃聲色俱厲指曰造訕亦不告我躬自悲歎昊天不弔我構家難乙未十月余丁母憂病妻侍母亦以療休仲子再天我痛欲踣七日之中君十臨弔忍淚慰我語必中要如冰沃炭滅我內燒如付善藥令我自療

己亥正月余客浙西看梅超山款竹西溪每得君書輒索吾詩既得吾詩君輒軒眉庚子亂稔
辛亥清亡君每書來如癩如狂詈彼凶殄斥此狂猖誓言必死將蹈沅湘我以為激導誘百方
君終引決江流洋洋嗚呼痛哉七十有三年並夫子一生力善收局以此病子瘡痍未必不起
君託離孫悲涼滿紙我垂古稀仰恃天咫一諾無變唯力是視卅年撫孤四五弗已後此茫茫
誰則知耳惜君遺稿散落披靡精爽弗滅詩特末技我必傳君製爲私史識君論述記君踐履
冥冥萬年交誼無已哀哉尙饗

公祭江杏村侍御文

維戊午故曆之四月三日愚弟陳寶琛林紓謹以時饌之饌再拜致奠于故侍御史江君杏村
之靈曰嗚呼龍比得名晚夏末商節抗龍比鮮有不亡竟免于亡 聖恩洋洋輒言正議世稱
梅陽梅陽有君名動九閭翰林起家世儀文章既涉霜臺議始昌 崇陵上賓薄海惋愴受
命監國唯攝政王手定王儀君疏特詳惟時諸貴甫脫襦襜乳口論政穀音引吭乾兒義孫互
結死黨君首論劾辯暢激壯道子暗畏元翰悵惘廷旨切責斥君狂慧君感 國恩卽蹶猶起

當塗之讖攻踣項氏退顧南山進備東市下筆凜然震懾神鬼司馬稱疾永寧內徙彌天大禍
機兆以此當斷不斷頽運斯圯三州連帥好比侶據懷緩迷國非賄莫飫君發其奸照燭計數
七疏不餒王曰庸絮還爾鳳池趣君之去君念梅陽梅花怒開老母倚門盍歸乎來流水抱村
落花撲杯蘿蔓深深一徑蒼苔奉母讀書優哉悠哉滄桑之感一慟萬古老作冬郎願乖杜甫
舉目蕭寥金風鐵雨暝然化去上與天語嗚呼哀哉綿亭峨峨涵江欲波南望祭君傷如之何
桂旗掣風駢螭駕鰲神絃之曲代以離騷尙饗

祭林文直公文

維年月日林紓李宗言謹以時羞之饌致祭于清侍郎林文直公之靈曰嗚呼文山疊山唯死
是求文山授命柴市高秋疊山賣卜橋亭優游匪優匪游唯死是求抗節弗貳公實其儔弔公
壯歲白簡西臺瀕別挾摩冬蟄聞雷凶回旣懲檻塞立開宿奸擯公引爲身災南詔之守謬語
廷推悠悠南行首著吏節化及烏蠻土石蒙烈以次儕敘開藩陳臬旣秉節鉞誠貫金鐵先帝
知公召自連帥奉敕裏行同平章事衆响漂山恣爲姦利鼎湖之變摧心置地孱王枋國空山

引虎漢水如沸金風鐵雨旣建宋台遂開霸府我公悲涕首疾心腐拂袖析津遠此擲豎徵書
在門逃暑脫畧上接夏峯下俸青主毗隣竟歲唯觴及壺至痛徹心旣憊且癯我再謁陵公爲
歎歎匆匆五稔遂悼黃鱸嗚呼哀哉公之精英萬劫不磨公之涕淚倒海傾河唯我知公魯陽
不戈今爲哀祭杯酒相過弔公生平來明去白匪瑕匪玷是日完璧痛哭奠公紙錢一陌鑒我
丹誠庶幾來格尙饗

祭沈敬裕公文

維戊子之十一月愚弟林紓卓孝復高而謙謹以時饌之饌致祭於誥授光祿大夫敬裕公之
靈曰光緒丙戌我始識公行館深沈交簷槐桐驚座豪談酒波鱗紅氣蓋中原萬騎爲空五年
不面公官江左牢盆手握日與艱瑣夜深燭跋無廢唱和江漢湯湯帥者南皮撫接義故賞公
雄奇新寧差品尤極延推文襄移節橐筆相隨簡齋石林藻采紛披獨臂松古萬柄蓮欹茗澗
香溫酒熟魚肥行館分題句飾章絺正陽編出韓矩杜規禍胎戊戌晚翠遇難風高柴市月涼
甥館愛女毀殉悼此嬰婉死義寧冤抱忠奚怨仰懷文肅衍衍執憲許國心醞斷布愈健庚子

慘變盜發神京閭闔陰風出沒鬼兵萬櫓北趣號曰義征聶馬所部槁若死莖下顧吳皖上盼襄荊如迎雨勢萬木無聲公籌互保告之忠誠閩粵景和羣師僉盟殘喘以蘇危局弗傾決劇剴繁由是知名尙功錄賢位以不次入尹畿輔吏莫舞智張趙三王同科異致三輔豪椎埋若戲殖戮匪難殲之非義載礪威器厚爲之備廣開戍邏調集武吏節樓隆秋風掣帥幟京畿固寧適中時忌遷晉轉粵遂藩西江贛民不慧畿翻鄱陽吳師討叛厥聲洋洋公曰么麼沸蜩及螳驚爆何爲作此張皇文告一聳瘞盾埋槍旣守贛撫受代適至饒涎川流奔慾騁嗜公格其貪狂許弗避陰喉臺諫遂干吏議囊琴及書愴然北來江亭月上蕭寺花開詩躍寒缸愁沒深杯旦夕招我遇輒意解笑謔無閒語雜販稗南皮入閣搜獵中外公仍歸然亢不請丐公道所存天章錄拜藩條旣握節鉞旋賚我戲塞主以窮爲怪公曰匪窮卽窮何害天禍有清辛亥變起公隱滬上奮髯抵几跡追白雲氣遏蒼水退尙咎心進忍蒙恥我遊江南相見悲喜嗣是再見我公休矣彌留經月得書四紙書無他語頗思荔支亦復念我愴懷睽離公子來時我方謁陵衣冠凌寒午夜踐冰嚴霜凍膝鼻涕垂膺小病旣蘇來唁公子主客失聲愴胡能已鳴

呼哀哉文肅廟堂遺書欲壁命公報國聲出金石公果不負以死自盡世多雌黃史有黑白公其瞑乎安此毅魄尙饗

祭高子益文

維己未九月愚小兄林紆謹以庶饒清酌致祭於子益六弟之靈而告之曰嗚呼道義之交卽死寧止况弟及我同臻暮齒居恆別我一逝萬里猝一把握猶隔日耳揣貌擬容幾燭膜理惟衰之虞強健則喜 景廟末年入朝之始參議尙書與聞國是國旣卒斬戕胥用詘邪陰涌趨以國外市直不見容遂去京邸曉泛渾脫南渡瘴水獠羞活鸞踐蛇犯虺旣蒞監司艱鉅誰委奉勅過嶺媿室已矣赤日聞雷震及肺肝急淚奪眶心痛若刈幽痼旣深容色槁乾奉勅裏行相見冬晚失聲而哭燈昏行館匪揀君悲情不自筦轉相慰止餘淚猶潛明日宣麻尙書左丞外力排山日肆憑陵彼固橫猾君亦方輒狎弄虎兕如聽蛙黽外交以靖積歲無梗愛女贅壻賀客殷盛粉侯在門女構奇病調嚙間作悁固沈瞑吉禮成凶立畢其命君幸作達神宇堅靜明年外簡遂寄藩條仍趣炎方山水迢迢舊日瘴衣腥膩甫消物換星移言歸海上愛弟作隣

門宇相向招邀老猛基酒邀放忽膺使命持節羅馬積思幸遂喜極成訝促膝傾談恆及中夜
 余方忤俗日肆慢罵君憂吾禍動色驚咤綱紀戒行餞君荒祠殷憂被顏若溝深悲長跼抱我
 泣涕漣而謂余老暮鬢已成絲何爲任氣斷送頭皮病軀遠出再見何期生平至契非爾莫怡
 此行懸懸舍爾誰思嗚呼哀哉我心碎矣幾拚殘年願代爾死媿室知我我淪肌髓汝心尤厚
 越出常軌聞過則悲聞善則喜苟非骨肉何遽至此交徧天下誰則汝比嗚呼哀哉汝竟棄我
 我成孤立所餘夢旦海上就食會少離多詎常接席夢亦契我語若藥石每得箴言寶如拱璧
 麟鳳佳名海藏所錫三年聚首無間朝夕風埃不避車鈍巷仄造門大呼穉女走匿燐魚燬肉
 佐以佳腊飽食蒲博互相娛適天禍君家竟罹不測命懸庸醫尸返故宅病妻欲僵面無人色
 弱妾投繯死僅瞬息見豈能忍止又無術嗚呼哀哉愛國之心淪入黃土歐西之役力主用武
 忠不見錄尙復誰語天下方亂南北齟齬奄焉窅焉卽君寧處我旣寡歡四盼誰侶欲抒積愫
 旣吐復茹水月寺門舊君對宇車過腹痛幾欲搗戶嗚呼哀哉日夕悲君端增我老以詩代哭
 伸我懷抱俯對繡帷仰觀蒼昊髣髴魂來歸此靈座旣哭且笑靈其鑒我哀哉尙饗

清番禺梁文忠公誄

維宣統己未 番禺梁文忠公以疾卒於京寓其友閩縣林紓行哭弔諸其廬而公未大殮也嗚呼我公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於法宜誄顧劉勰有言賤不誄貴實則公旣視我爲布衣交則余之誄公特朋友之私誄非破格也因揮涕爲之辭曰

嶺海之南天統貞臣美髯偉貌德粹學醇英年對策遂職太史首忤權相抉其癥疾同官愕眙駭爲誰氏公則浩然長劍天倚旣留清祕鯁亮是矢再劾時宰遂忤聖旨旣弗黨順糾劄以起北辭魏闕南渡瘴水廣雅建節伸以禮聘蓮節梅候璧箋分詠公爲永叔張則文禧庾嶺峨峨大別嵯峨以義友忠相從節麾公匪阿尊廣雅錄德道義之契淪貫金石琴臺初花漢水旣汐吾友海藏時與吟席公旣陳臬我過武昌公方引疾款我東廂蘊義懷忠發聲瑯瑯自陳面聖力彈驕王無畏恐獨胡肆狂猖立儲議定孱王仇洋漪瀾徐剛狼若虎偃制敵使鬼救國以釅濫用威器挑邊如狂客兵東蒞林立萬櫓 天子下殿關路阻長我公麻鞋奔赴行在泥首帳殿堅請獨對此座可惜語見風概 兩宮動容理密旋廢執則知公首定大計 龍馭旣迴

奸賊愈張鼎湖之痛繼以上陽公抱苦塊來蒞國喪邏騎四集張吻如狼勿聽哭臨肆其權強
公望祕殿腸斷欲僵 梓宮奉移西駐梁莊公仍麻衣結廬其傍三年陵工實助實襄大署陵
碑天骨開張手種陵樹檜柏成行紆也小臣戀恩感涕八度隨班謁陵如禮公曰來紆汝灌柏
樹 帝后神靈必且賚汝抱喪跪淋雜以淚雨公既嬰疴癯憊獨處今年陵下樹廬乏主明樓
霜嚴神橋月曙泣告 先皇祝公燭愈爛尾燦箕公竟高舉目昏淚盡我心如刃君子道喪來
日大難嗚呼哀哉公之風節無忝諫官公之詩筆直掩後山公之獎善自據肺肝公之輝惡無
憚莽瞞語必宗經動皆合古世味威寶乃曰酸腐匪酸匪腐源本忠孝耿耿赤心巖巖道貌吾
年七十遇公輒拜公書盈寸時發異采前此三年曾徵吾畫永願庵深萬松成籟以我劣筆爲
公壁疥署第一流萬目駭怪知己之感累劫無殺嗚呼哀哉我公生死無玷 大清九鼎既遷
帝制猶行公處講筵詮釋羣經待漏五更騎馬禁城生貌新法死戀舊京北吳南梁羨隧所營
魂依 先帝東西二陵皓月在天鬼燈不青稼軒道隣地下爲朋喆子侍衛先業其承文忠嘉
謚唯公克勝懿行嘉言請俟碑銘

畚曾李先生誄

嗚呼余同年摯友畚曾李君歿經月矣君未歿之前五日紆視之析津神木色朽服裘而據榻茵褥污染作深黝色則進藥棘胃所嘔噦而出者也在勢爲殆越三日得其季子宣鉞書言疾微瘳又明日卓子芝南來言君已不起余大戚卽趁車造弔則君未大殮也嗚呼前此二十五年匪日不就君兄弟時高媿室周辛仲方雨亭咸無恙聚談恆至夜中君兄弟積書連楹余一假讀且盡今聞其書及畫軸咸無一存而君亦奄然逝矣君三弟均不永年君年獨六十綜先世亦未有修長及君者然在朋友追想歡聚之樂爲日則又甚促矣君旣舍鱣業服官江右攝廣信府篆迎養我年伯母沈太夫人于郡中廣信者君外祖沈文肅公舊治也當緒寇撲城時林夫人以劍授公自據庭井而坐賊至則入追賊退城完君蒞郡因銘其井曰誓井額其堂曰寶井堂紆續爲之圖且記矣而信之父老因文肅而禮君君之視信民亦敦篤若故舊誠奢訓簡日懇懇然鉛山令將死囚六人至郡獄均殺人論抵者然囚中有矐目人君曰人乃見矐於瞽而不知避耶是獄必枉飭鉛山令更鞠之未報而代者至君指陳冤酷之狀卒得原洗者

三人君處郡日淺然愛禮人士經所賞拔多英博之彥既去郡通問之書仍相屬於道君家世忠厚太年伯光祿公善聲被其鄉里別業中有所謂光祿吟台者一時名輩恆集而爲詩鱣業旣敗吟台別屬君仍日招詩流結爲支社月恆數集君詩近義山喜爲悲亢之音其過金川門詩雖陳元孝不能過也國變以後居海上經年乙卯仲子宣威將築樓於析津迎君入都已而訛傳兵警遂遷析津以待樓成而不期君之遽逝也長君宣璋以墓銘屬余君生前固以此相屬矣因忍悲而爲之誄曰

弗滓其天神與化居綰綬胡樂解組胡吁彌祖以仁植產唯書晚益親道納容於愚渡海北來流連郭墟心惡俳嬉潛蟄弗出收視成瞑退反吾質短榻親燈尺案受日霞想雲思歛入抱膝屏富絕貴真曰遺逸危行言遜唯君詔我悠悠蒼天又弱一個貞方云逝孰遏吾過誄之以文用代楚些

冒母周太夫人誄并序

祖曆壬戌之正月得吾契友冒廣生告喪書且徵哀誄之文驚悉吾老伯母周太夫人捐館舍

矣夫以吾友之孝遭賢母之喪其呼籲如何可陰繪其慘狀而得之孰非人子紓其能泚筆爲母誄耶且少不諫長矧以紓之不文焉足誄母之賢顧二十年來廣生與紓爲道義交去年五月紓遊雁宕遇廣生於道途尙殷殷詢母眠食廣生曰健甚乃垂及七十之年而告終則宜乎廣生輕擲一官而乞終三年之喪也母氏周爲吾閩賢太守周公季貺女太守博極羣書兄弟皆顯宦廣生稱爲五周先生者廣生少穎異周氏諸舅咸曰阿靈有我家性阿靈廣生小字也太夫人年二十六而孀析產時得二百六十金舅都轉公方官粵東憐之足成千金太夫人遂依都轉於粵東廣生六歲妹吳夫人甫四歲太夫人日割百錢供饘粥及廣生歸如皋應童子試則太夫人銳減至六十錢蓋萬苦矣廣生歷縣郡院三試皆第一補博士弟子員甲午領鄉薦甲辰京師商部立廣生考上第補平均司主事迎養太夫人於京師於是紓始獲朝太夫人於京寓中廣生書高於屋也紓絕意仕進廣生以太夫人健在不能不圖祿養壬子簡甌海關監督罄其所得且假諸妹壻吳君用威以八千金贖歸徵君巢民先生故宅先生爲有明遺老紓戲稱爲二百年前壬午同年而同志者也太夫人旣歸如皋戊午廣生量移鎮江關鎮江古

稱北府有金焦之勝廣生遂奉太夫人至鎮江未幾患作先是危病者二均其女孫景琮景珂
割股以進不藥而愈至是廣生乃齋戒禱諸觀音洞明日疾間時人咸以爲孝感也廣生既調
淮安關而太夫人仍留居鎮江辛酉十一月卒於鎮江寓廬享壽六十有九生平惡聞人過家
人卽有議論亦中止之其居鎮江歲輒施糶施冬衣及米廣生在淮安每有善舉必告太夫人
所謂養志也廣生嘗欲請旌母節於朝太夫人曰朝廷所以旌寡婦者謂其可嫁而不嫁耳夫
不貳孀人之常節人子爲信旣晚且求旌以勵我此其初心何居滋輕我矣斥不許嗚呼母之
言爲歷古節母所未言者也宜紓之五體投地矣敬爲誄曰

祥符籍地周爲冠族昆季通貴祿潤優沃篤生祥女慤素韶淑碩人碩碩林風謾謾來嬖於冒
內睦外肅早苦孀單京卿不祿一子一女唯母之穀旣殫撫誥且盡誨鞠日食百錢遑議旨蓄
儻然無冀倖而知足子抱豐藝森厥頭角躋絳清途雅有智局京口春深江水滔滔閣隱松寥
臺聳妙高板輿奉母蒞自如皋襲馨擷奇其樂陶陶母愈儉抑安匱達豐天錫龐樛莫敢榮通
在年宜修於體非癘忽構羸悴營療俱窮始廬終葺倏爾告終嗚呼哀哉臨命之言豈特金石

孀守常節於世胡白唯有名心始邀恩錫子果愛母勿尙沽激德符中庸論乃奇闢泥首陳辭
上之靈席

告嚴幾道文

維祖曆之壬戌正月後死友林紆及其門生陳希彭以時饌之饌致奠於吾友幾道嚴君之靈
爲文以告之曰嗚呼君才之大實北溟之鵬其振翼也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顧乃無厚風
之積雖未卽於天闕然亦不復逍遙矣圖南之不終其責在風寧復在鵬之翼耶嗚呼彼東人
之所謂元勳者勒崇垂鴻視吾神州猶培塿焉恃其標銳肆彼殘齕君實與此輩同學前四十
年已痛哭陳述於樞近之臣發其悖計顧乃居積薪之上而不知君雖欲灑剔抉摩求畢其議
而莫可嗚呼此宜君之抱疴伏息懨懨於鄉里間也嗚呼當塗篡竊神器之時乃籠檻及君君
翛然卻其千金不署勸進之表顧乃以中國不宜共和一語竟竄名入黨籍中使君抑抑無可
自伸一腔之冤不能敵萬衆之口而吾獨知君者以君假吾柳州之文手加丹鉛知君之屬意
於柳州蓋自方也柳州君子人也昌黎永貞之行意屬夢得於子厚無與至爲之誌墓爲之碑

羅池無一語及於叔文蓋知柳州深矣吾文去昌黎萬里寧足雪君之冤然君之心柳州之心也吾恆謂屈平之騷谷風也柳州之騷氓也谷風之怨響抗而長氓之怨聲咽而悲讀柳州之騷其沈憂淒黯淚與聲俱而君丹鉛其上吾未嘗不以悲柳州者悲君也嗚呼君今已矣臨命之前一月尙以詩壽予七十有佩玉利於走趨一語蓋用昌黎之文以況余嗚呼予長安賣畫翁耳寧自期爲君子之玉至所謂利於走趨者或時流憐余老悖無能恕之游行於長安人海之中亦苟延殘喘而已轉不如君脫然塵壒之表之爲得也君著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此至可哀也旣瀝酒於壚復爲悲歌以降神曰

望仙宸之沆寥兮披瑤煙於絳霄
騖龍鸞而上徂兮託巫陽而難招
神下盼而長吁兮知彤亂鉤裂之不可以終朝
毒燎備爨兮天半絳其芒燦四海滲涸兮雜大禍與詩妖
哀穰至之無期兮後死者胡以自聊
略董道而仗正兮世方目爲儒臬類磨廳之弗息兮寤駭憊於夜晝
幸夫君之蕭閒兮居帝所而騰嘯揚桂旗於靈風兮亦羅池之降廟
請再拜而伸奠兮冷髮輝乎夕照尙饗

張太夫人誄辭

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其體似頌彥和盛推體陵巧於敘悲余讀黃門集所登哀誄之作頗贈於他集顧有不宜悲而宜致其崇禮之詞垂爲百世規範者如余之誄 張太夫人是也 太夫人言之嘉懿子孫之繁衍章太炎爲之誥吾友鄭海藏爲之傳備極詳贍嗣乃及余余直綜其事納之於誄曰

萬禩女宗首鄒之孟光靈所被寧在陰政鞠誨賢子實曄家乘隴西之望卓有賢母爲鄴冠族行規動矩吳軍屈橋越覆其旅舉宗僑滬克有寧宇家不訾厥業始浩穰力相其夫謀匪弗臧子姓鱣鱣約以義方喪亂既寧言歸其鄉瀕歲大無魁蠹以猖聚其逋孽白日方洋睥睨貴勝窺庾及倉母詔宗子多藏厚亡罄藏以糴或戢其銳盜仍阻亂悖計日張母曰行也屏居海上明年悼外乃始歸葬宿豪弗戢秘若魍魎誑誘愚鈍載之遠颺無憚鬚鬢况乃穉壯初饗其餌恬始號愴夫人哀之遺子下狀西鋒方銛大吏無語監司猥賤蟄類窩鼠連船以載如販牛殺夫人心國力障外侮靡金四萬出魚沸釜幾六百衆盡脫岸囿在義非子爲仁匪煦浙東再飢

稿苗及黍購米萬屯載自江潯霑漑旁縣鄆爲之阻夫人戚然曉以大義善鄰是寶胡靳其施每值饑饉惠無弗至三澹浙東深仁孰譬聖曰富教母審其利力創四校師徒講肄越人賴之學日以粹滄海灝漶潮來漲天嶢嶢劍挺累覆大艣落伽峨峨浙之鎮山萬帆所趣觸險心寒夫人建表塔鐙其巔夜行以安不手能前仁播數州名垂萬年獨不喜兵佳兵非瑞何謂武怒孰名威器尤黜申韓惡其毛鷺藝業可尙何必舞智子姓宗之咸蹈軌迹六子皆賢富有才畫徵五拔出奮其健翮鈴謀冠時名重尺籍孫曾七十維天所錫大耋旣屆泯然乘化賢聲所播震及朝野列諸史乘榮我中夏

高子益哀辭

嗚呼吾子益官至卿貳年垂六十內膺朝委外握使節任職廿年多所匡建在法宜諫何爲哀之嗚呼吾之哀哀吾之私交也凡其德績美効埋幽有銘紀實有史吾辭一不之及矣嗚呼吾子益自是其已乎其終與吾不相見乎旣決我於中道胡爲日揭其肝膽以示我吾心不爲君碎吾淚不爲君竭舍吾媿室外何人能致我悲愴至此耶君之奉使於羅馬也吾方構狂病激

許驚爆君則感咨若憫吾死臨餞嗚咽互相抱跽泣諫勿爲老狂以自困吾悲慚至不敢仰視奴僕驚咤試問天下非骨肉之愛曾如是之忠懇乎嗚呼吾之寸心爲子益死久矣三十年前朝吾年母程太夫人於鑄龍堂日蒙賜食媿室夢旦及君咸聚飯吾或三數日不歸間論事與媿室忤奮髯抵几聲震屋瓦而君與夢旦蕭閒若無事似媿室有獨具之見而余亦非無證之談片語疏解卽歡笑如恆狀太夫人聞之亦視以兒輩之爭棗栗微哂弗怪嗚呼太夫人子我矣子益安能不以我爲兄者自媿室之亡每歲生日吾祀之春覺齋七年矣子益與祭者凡二年其顏色甚戚夫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吾不之慟子益又寧敢慟然其隱悲媿室之心則一也夢旦於此二年中三至京師子益竊竊語我疑其憔悴吾曰君但自保其躬夢旦明達善衛攝不能病也嗚呼夢旦南下甫十日君先決棄夢旦矣悲哉悲哉方君之構疾也五日中余凡五視廿七日單車至西醫院門外御者言主人已殆余失聲哭諸院門之外尾尸車而造新居乃聞如君縊於車中舌出矣遇救而免嗚呼婦人殉夫正也顧此一男及三幼女者將如何矧其夫人亦量絕而咯血斗餘令奉尸入新居卽夫人意也然亦懨懨矣嗚呼吾其能瞞而對

此斷腸之狀耶夫義能使其朋友哀仁能使其妻妾死友愛於兄弟在君特常節爾吾不恆哭
子益者蓋防夢旦之悲也然余心中積淚殆成痕矣因爲辭以哀之曰

病若雷車之轟暴兮余心獲慙而若撞胡君子之弗年兮壽康乃穀之狂童日焦悚而若有思
兮殆國憂之內訌藉楸枰以將朝昏兮久陰牒其隱痛羸病劇兮秋風高喪車歸兮諸雛號總
帷深兮寒月白哀樂變兮換今昔送君行兮吾將何賴以自怡強自支厲而忘懷兮輒夢嚙而
成悲魂歸來兮揚桂旗羌不留兮真棄我而如遺

陳太保壽文文用駢體附錄集末

夫入海但思存宋實孤忠不腐之丹忱遷鼎尙復宗周特萬古未開之創局國非小腆九重留
少帝經筵天予修齡七秩啓老臣壽寓此吾鄉螺江太保暨王夫人七秩雙慶紓所以難已
於言歟公蓄地負海涵之量具鉤河摘洛之才史道隣爲文信國後身韓昌黎出陸宣公門下
先世以名臣作循吏去官留載道口碑羣從用碩學掇巍科罷朝聚滿牀牙笏公體道爲用蹈
理則和顯豈徇人貞不絕俗始以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南省五墨職近霜臺東極一星光朝

帝座翱翔青瑣追陪赤墀雖謝表自引爲狂愚而 召對不勝其欽矚矣時崇厚奉使以東事見劫於敵塞垣喪地使命失辭籌邊未築墮門附庸竟成甌脫乃崇厚者不斥無禮於沮渠轉類同謀之僕固視董晉之訶回紇蓄縮宜慚較趙昶之喻鼠仁風裁早貶櫬落實甚控攝無方人既喪心一字不爭富弼公先痛哭再疏請斬王倫雖杼鯁許之誠無救黨親之錮既授左春坊左庶子仍以伊犁西漢之事上疏力陳謂一方不宜割棄全局誤自司徒九曲最屬肥饒拱手授從都督蓋力爭天德防蹙國以厚虜廷非坐棄邾城但劃江遂清夷患也然而北氛稍戢東禍先胎公以馬政浮海爲挑邊孟珙助元之非計拚飛維鳥大梗將成莫赤匪狐小人難恃且謂示弱所以驕突厥要盟無由弭吐蕃因而坐論戎機嚴彈邊帥通侯無憚爲抗疏之彥昇廷折不阿過拾遺之求禮雖錄武安之績終嫌趙孟之偷勲貴亦稍斂其冒猥近習爭相驚以風采乃綿宜者以喧呶奸雜之行爲盛京都統富陞所劾廷議並富陞斥之公復疏爭其不可宋廣平不按月將之罪據典憲以爲言孔左丞仲明李位之冤非中旨所得奪自是復有護軍毆打太監之獄 兩宮震怒刑部嚴譴玉琳公曰殘氣不剛宦官於物爲陰類悖傲自辯朝廷

處此有常刑昔鄧宏因衛士忿爭斥廝養之惡詞無準寶軌戒家奴外出矧宮省之門籍綦嚴
我朝以寬大爲恩執法亦聖明所恕得旨勿問公直聲旣震疏草日多湯若士因星變
陳言程伊川以說書寓諷姚崇十事宏直一人雖端簪理笏非東皋子之夙心而羽義翼忠實
房元齡之素志在大政力加匡建特重綱維於僉王少所包荒初非絞切彼琦善者有誤國辜
恩之罪得報功崇德之祠函札于連帥以私俎豆及奸臣之鬼公謂廟食非稱妄擬桐鄉武節
無聞難儕樂社而楊某冒爲之請豈樵蘇罔識上疏爲竟陵立碑邱樹垂荒捐貲代忠貞修墓
者耶露章旣上輿論稱平一時寶吳張鄧諸公亦各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惟官是視直道
而行刺舉無避一言直犯天顏撓屈不聞萬手爭抄疏草駸駸臻孝文之治幾幾成元祐之風
矣光緒甲申高廬敗盟馬江受敵公以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奉勅視師江南華省五更暫辭
內值牙旗三丈自出行邊乃渚中本可備曹而江流助逆洄洑亦宜障宋而風力摧軍公方集
采石諸將之援師而適丁魏國夫人之凶耗自是長侍椿闈漸辭楓陛矣築樓江濱名曰滄趣
漁榔左右新鯉跳波蘆蕩縱橫野鷗分界停艇子於闌干以外輕着潮痕落橘花於襟袖之間

微占臘信夏池藕稔冬閣梅酣公於此養詩心增琴趣焉顧季鷹旣遂純鱸而幼輿仍耽巖石
復就石鼓國師巖營聽水齋一區因澗施樓就泉展席鶴巢近戶僧影排雲仙氣撲對月之綸
巾梵響挾入窗之墜葉或悠悠經月或兀兀窮年林泉之願庶其償矣山水之貪仍未已也於
是小雄山聽水第二齋成焉一溪見底上蘸銀雲萬竹成屯中開碧巷廣坪百步藏濃綠之中
飛瀑三層破空青而下茶戶供其雉兔山僮撈得魚蝦公自諸子遞及百家撐胸可五千卷由
甲申迄於己酉息影近三十年幾幾以齏粥送終久久與漁樵爭席矣迨太元再起安石山中
非復黑頭大定且相隋公海內徧行赤氣紹聖元符之末國老全非豬突豨勇之軍兇鋒方熾
時宰欲以除害墾菑之任屬資忠履義之躬因有山西巡撫之命未到官 廷旨改授統慶
宮師傅方十道之宣撫未行而三晉之亂萌已兆廷湊擅誅宏正希彩狙殺懷仙留後之立旣
專藩鎮之鋒難戢設公親持虎節往試豺牙但有舌挺常山笏揚秀實乃忠如裴度冒斃不死
於承宗福過魯公尺組未加於希烈此則名存斗籍生作福星之應者歟已而 皇帝讓政玉
改步移世局翻新中時趣便公不取石城之節豈答臨河之杯蹇蹇厥躬依依王室久之漸臺

之衣冠頓渺高廟之戶牖無驚正衙不飲牽機無憂諛之徐騎省匡山幸存塊肉仍講學之陸
秀夫出入宮廷道左訝先朝冠履從容山水畫中繪遺老鬚眉旋以實錄告成拜太保之命
王祥因碩德被選功名延朱雀之諸孫潞國以大耄受封冲淡葆黃花之晚節而王夫人者逮
下維和承慈以遜七言詩句聊當家書百畝村田常煩主計以答拜爲禮世傳樊氏之女宗用
雅量相高我愧山濤之家客今日者設悅偕懸弧並慶直蜚聲爲天下聞家能文與蓄德同稱
謹作序代我公生傳